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William Butler Yeats*

# 叶芝诗集

下

傅 浩 译





#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傅 浩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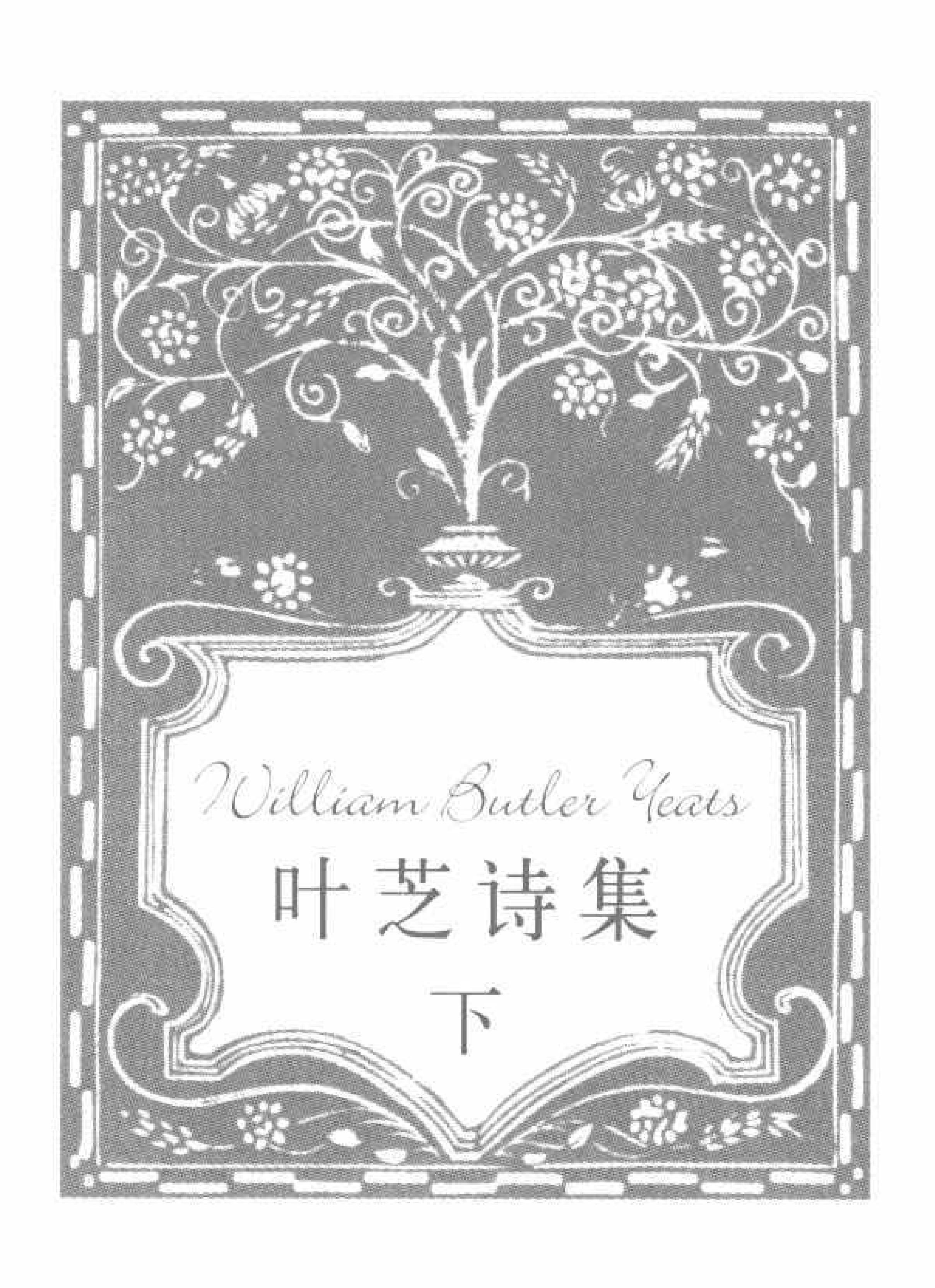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19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创作丰富，其诗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精华，几经变革，最终熔炼出独特的风格。其艺术探索被视为英语诗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缩影。艾略特曾誉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本书包括正式结集的全部标准版本的叶芝抒情诗的中译文，共计374首；并附有详尽注释，以及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译者对自己早先的译文和注释做了全面修订。“他在对叶芝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翻译了这本诗集。他的译作忠实于原著的艺术风格，语言流畅，文字凝练”（屠岸评语）。“……是现有叶芝诗歌翻译得最完整，在我看来也是译得最好的一种。……这部书对中国诗歌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以后的时间里会逐渐显现出来”（张曙光评语）。

责任编辑：赵志明　平面设计：张志伟



20世纪
世 界 诗 歌 译




傅 浩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 第一辑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文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卡瓦菲斯 著

## 第二辑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 第三辑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策划：王亚民 楚尘



# 纪念伊娃·郭尔一布斯和康·马尔凯维奇[1]

## 一

利萨代尔[2]，傍晚的灯光，
朝南开的大窗户，
两个穿丝袍的少女，都
很美，一个像羚羊。
可是一个肃杀的秋天
把鲜花从夏日的花环上剪除；
年长者遭了死刑的判处，
遇赦后，挨过寂寞的长年，

① 伊娃·郭尔一布斯(1870—1926)：诗人、社会主义者；康斯坦丝·郭尔一布斯·马尔凯维奇(1868—1927)：革命家。后者因参与1916年复活节起义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17年6月遇大赦出狱，仍旧活跃于爱尔兰政坛。叶芝自1894年起与该姊妹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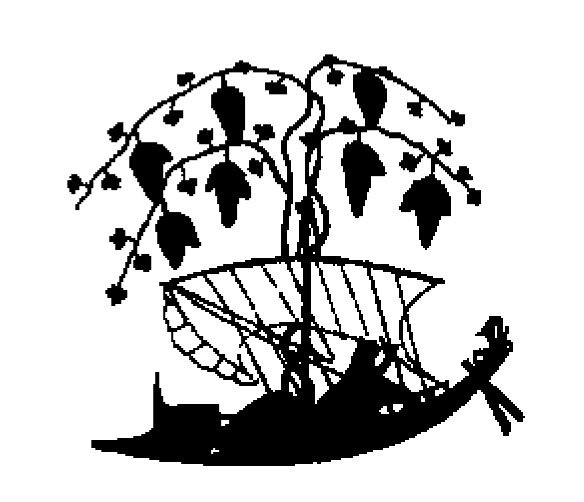
② 盖尔语，义为"盲人的庭院"，郭尔一布斯家族在斯来沟郡的庄园。

在愚氓中间从事阴谋。
我不知年幼者梦想什么——
某种模糊的乌托邦——她仿佛，
当枯萎衰老瘦骨嶙峋的时候，
这类政治的一个鬼影。
好多次我想访寻
这位或那位，谈论
那乔治时代[1]的旧宅，混同
心灵的图景，回想
那桌子和青年时代的谈吐，
两个穿丝袍的少女，都
很美，一个像羚羊。

二

亲爱的幽灵，现在你们洞彻，
一切与共有的是或非
作战的愚蠢行为。
天真者和美丽者

① 乔治时代为1714—1820年。而利萨代尔建于1832年。叶芝要么搞错了，要么是指其建筑风格。



除了时光没有仇敌；
起身，叫我划一根火柴，
再划一根，直到时光燃起来；
假如大火升腾而起，
就奔跑，直到所有智者都知道。
我们建筑了伟大的楼台，
他们宣告我们有罪；
叫我划一根火柴把火吹着。

1927.10

# 死[1]

垂死的野兽不知
恐惧或希望；
临终的人却满怀
希冀和恐慌；
多少次他死去，
多少次又复活。
一个伟大的人物
壮年面对杀人者，
把轻蔑投向
呼吸的交替；
他深知死亡——
是人类创造了死。

① 此诗作于1927年9月，是为爱尔兰自由邦司法部兼外交部长凯文·欧希金斯(1892—1927)被恐怖分子刺杀而作。



# 自性与灵魂的对话[1]

## 一

**我的灵魂：**我号召去那盘旋的古老楼梯；
把你的全部心意都置于那陡阶，
置于那破裂、崩坍欲坠的雉堞，
置于那无息的星光耀映的空气，
置于那标志着隐蔽极轴的星辰；
把每一缕漫游的思绪都集中在
一切思想都在那里成熟的方位：
谁又能把黑暗与灵魂分辨区分？

**我的自性：**横在我膝上的这神圣的剑
是佐藤的古剑，依然像从前一样，

① 此诗作于1927年7—12月间。

依然快如剃刀，依然像明镜一样，
不曾被几个世纪的岁月染上锈斑；
扯自某位宫廷贵妇的袍衣，
在那木制剑鞘上围裹包缠，
那绣花的、丝织的、古老的锦缎
破损了，仍能保护，褪色了，仍能装饰。

**我的灵魂：**一个人盛年久已度过，
为什么还要在想像中回顾
那些象征爱情和战争的事物？
想一想祖先留传下来的夜，
只要想像蔑视凡尘世界，
理智蔑视其从此到彼
又到其他事物的游移，
夜就能使你脱离生与死的罪恶。

**我的自性：**元茂[①]，他家族的第三世，
五百年前造就了它，它周围躺着
来自我所不知的某种刺绣的花朵——
像心一样猩红——我把这些东西

① 元茂长舟备守（译音）：日本铸剑师，生活于弘和年间（1394—1428）。



都当做白昼的象征，与那象征
黑夜的塔楼相互对立，
并且像是以一个士兵的权利
要求一份再次犯罪的许可证。

**我的灵魂**：如此的充实在那方位流溢，
继而泻入心意的盆地之中，
使人震惊得又盲又哑又聋，
因为理智不再能够辨识
“在”与“应在”，或“能知”与“所知”——
也就是说，不再能升天；
惟有死者能够得到赦免；
但我想到此时，舌头便僵硬如石。

## 二

**我的自性**：活人是盲目的，且嗜饮。
有什么要紧？即使水沟不干净。
有什么要紧？即使我再活一次，
忍受那成长的艰辛；
那少年时代的耻辱；那从
少年转变成年的坎坷；

那未成就的成人和被迫
与自己的愚笨面对面的苦痛；

那四面受敌的成就之人——
他究竟如何才能够逃避
那些恶意的眼睛的镜子
投射到他眼睛里的那毁损
而污秽的形象，直至终于
他认定那形象是他的形象？
而假如在寒风中荣誉临降
逃避又有什么好处？

我满足于从头再活过
一遍又一遍，即便那是
把一个痛打众盲人的盲人投掷
到盲人沟的蛙卵中间去的生活；
或是把男人所做的或不得
不忍受的蠢事——假如他追求
与他灵魂无缘的骄傲女人——掷投
到那最有繁殖力的水沟里去的生活。

我满足于在行动或思想中追溯



每一事件，直至其源头根柢；
衡量一切；彻底原谅我自己！
当我这样的人把悔恨抛出，
一股巨大的甜蜜流入胸中时，
我们必大笑，我们必歌呼，
我们备受一切事物的祝福，
我们目视的一切都有了福气。

# 血和月[1]

## 一

愿这个地方有福气，
这座塔堡更有福泽；
一个血腥、傲慢的强者
曾经从这家族中崛起，
启用、主宰着它，
就像这些墙壁从这些风吹
雨打的平房间崛起——
带着嘲弄我竖起了
一座强大的标志，

① 此诗作于1927年8月。叶芝原注："'血和月'的部分象征得自以下事实的启发，即巴利里塔堡顶部有一废弃的房间，蝴蝶从了望孔飞进来，然后在窗户玻璃上死去。"（1933；《叶芝诗集新编》597页）



并以诗歌一遍遍把它唱赞，
嘲弄一个顶端
已半死的时代。

## 二

亚力山大[1]的塔是一座灯塔，巴比伦的塔是
运动的天穹的一个影像，太阳和月亮的一本旅行日记；
雪莱有他自己的塔，他曾经把它们叫做思想的王者。[2]

我宣布这座塔是我的象征；我宣布
这架似盘绕、转圈、螺旋的踏车般的楼梯是我祖传的楼梯；
哥尔斯密和那主教，贝克莱和柏克曾经旅行到那里。[3]

在预言者的盲目狂乱中击打着胸膛的斯威夫特——

---

① 埃及亚力山大港法罗斯岛上的灯塔曾经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毁于十四世纪一场地震。

② 英国诗人珀西·比舍·雪莱在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中提到“思想的王者”。

③ 奥立佛·哥尔斯密(1728—1774)：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作家、都柏林圣帕垂克教堂住持主教；乔治·贝克莱(1685—1753)：哲学家、科隆尼主教；埃德蒙·柏克(1729—1797)：政治作家兼演说家。

因为他鲜血浸透的胸腔里的心把他坠下到人类中间来
　了，
从容地吮咂着他的头脑的贮蜜囊的哥尔斯密，

和证明国家是一棵树，这不可征服的禽鸟的迷宫，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只给数学等式抛下枯死树叶的、
有着更高傲的头颅的柏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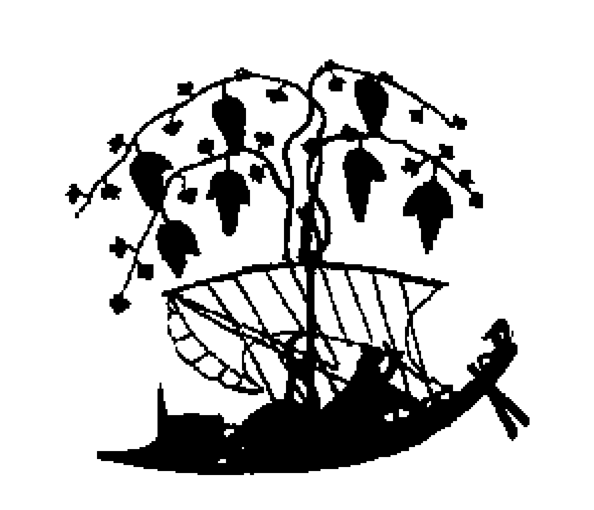
以及证明万事万物都是一场梦，尘世这头务实
而愚蠢的猪猡，及其看起来十分结实的幼崽，
只要心灵一变换主题就必定立即消亡的、上帝任命的贝
　克莱；

“狂暴的义愤”①和劳动者的报偿，
那给予我们的血液和国家以其自身无穷欲望的力量；
除了上帝之外被理智的火焰焚毁的一切。

三

无云遮蔽的月亮的清纯

① 引语出自斯威夫特的墓志铭，参见“斯威夫特的墓志铭”一诗。



把它的箭杆射向地面。
七百年过去了它依旧皎然；
无辜的血没有留下斑痕。
那里，在鲜血浸透的地面，
曾站立过士兵、刺客、刽子手，
无论是因盲目恐惧，是为每日薪酬，
还是出自抽象的仇恨，都鲜血沾满，
却不能抛洒一点一滴在其上。
那祖传的楼梯上面的血腥味！
我们不曾流过血的人必须聚集在那里
在大醉的狂乱中喧闹着要月亮。

## 四

紧贴那些尘封的、微明的窗户，
那些龟背纹蝶、孔雀斑蝶
仿佛在明月辉映的天空上紧贴；
一两只夜蛾在翩翩飞舞。
是否每个现代国家都像这塔，
顶端半死？无论我说什么，
因为智慧是死者的财富，
一种与生命不相容的东西；而权力，

像一切沾有血污的东西，
是生者的财富；但是没有污痕
能够沾染上月亮的面容，
当它从云缝中得意地窥望时。



# 膏与血[①]

在黄金和宝石装修的墓穴里边
圣洁的男人和女人们渗流出
奇迹的油膏，紫罗兰的香气。[②]

而在被夯实的泥土的重压下面
躺着吸血鬼充满鲜血的身躯；
它们的尸衣血污，嘴唇尚湿。[③]

---

① 此诗作于1927年12月，1928年和1929年有所修改。

② 第1节 据说西班牙卡米尔派修女圣忒瑞莎（1515－1582）死后数百年，棺木已朽，而其遗体宛如生时，且渗出奇异的油脂，散发出紫罗兰似的香气。参见"踌躇"一诗613页注①。叶芝于1928年2月2日致信友人T.斯特支·穆尔："顺便说一句，请勿再引用他（译按：斯特支的哥哥、哲学家G.E.穆尔），直到你问过他以下问题：'你怎么解释这一事实：当圣女忒瑞莎的墓被打开时，她的遗体渗出奇异的油膏，发出紫罗兰香味？'如果他解释不了这基本事实的话，那他就什么也不懂。"（《W.B.叶芝与T.斯特支·穆尔通信集》121－122页）

③ 第2节 叶芝读过一些关于吸血鬼的小说。

# 维罗尼卡之帕[1]

那天国的环形路[2];贝瑞尼丝的头发;
伊甸园的帐篷支柱[3];那帐篷的帷幕;
大地和空气的象征性的荣耀!
在那里创造这伟大和荣耀的
天父与他的天使军团
站立在一个针眼的环形路里。

---

① 此诗作于1929年。据基督教传说,维罗尼卡之帕是耶稣前往受难地途中一个名叫维罗尼卡的女人给他擦脸用的手帕或面纱;当耶稣把它归还给那女人时,他的面影印在了上面。

② "天国的环形路"是古罗马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205—270)所著《九章集》第2章第2节的标题;在其中上帝被置于宇宙的中央,万物围绕着他。据传说,古埃及王托勒密三世(前284—前221)之后贝瑞尼丝二世(前273—前221)在他凯旋归来时献给他的一束头发化成了贝瑞尼丝慧星。

③ "伊甸园的帐篷支柱"也许即"他听见蒲苇的呼喊"一诗中的"天轴"。



有人发现了一个不同的柱子[1],以及它在一方
浸泡在鲜血中的绢帕上作为图案矗立的地方。

① 指耶稣受难十字架。

# 象　征[1]

风吹雨打一座古谯楼，
一位盲隐士敲钟报漏。

无坚不摧的长剑仍旧
背在流浪的傻子肩头。

剑刃包裹金缕的锦衣，
美人和傻子睡在一起。

---

① 此诗作于1927年10月。



# 洒落的牛奶[①]

我们曾有过作为和思索，
有过思索和作为的人士，
都必将漫流，然后稀薄，
像洒落在石头上的牛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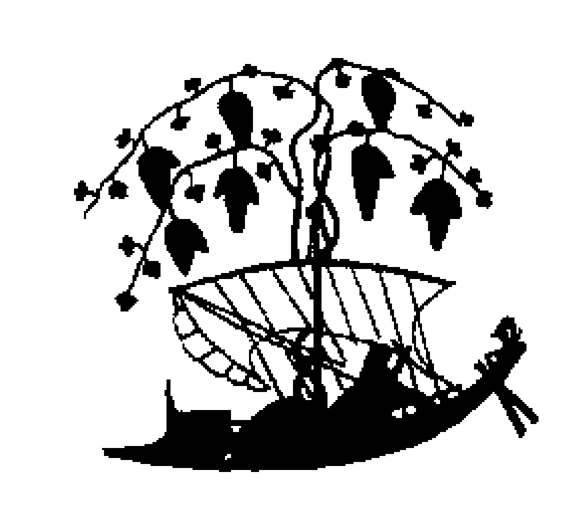
---

① 此诗作于1930年11月8日。

# 十九世纪及以后[①]

虽然伟大的歌不再回返，
我们仍拥有热切的欢乐：
海滩上白石如卵
落潮下哗哗唱和。

① 叶芝于1929年3月2日致信莎士比亚太太："我渐渐担心世界的最后的伟大诗歌时代已经结束。"



# 统计表[1]

“那些柏拉图主义者是祸根，”他说道，
“上帝的火日趋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那里悬挂的一张图表，
出生的女人比男人多。”

① 此诗作于1931年。

# 三次运动[①]

莎士比亚之鱼漫游在大海，远离陆地；
浪漫主义之鱼回游在收向手中的网底；
那些躺在沙滩上喘息的鱼[②]是什么东西？

---

① 此诗作于1932年1月26日。
② 指现代主义的拙劣实验作品。



# 七　贤[1]

**第一位**：我曾祖父曾经在格拉坦[2]家里
　　跟埃德蒙·柏克说话。

**第二位**：　　　　　　　　　　我曾祖父从前曾经
　　与奥立佛·哥尔斯密在小酒馆共坐一条板凳。

**第三位**：我曾祖父的父亲曾经与科隆尼的主教一起
　　谈论过音乐，喝过焦油水。[3]

---

① 此诗作于1931年1月30日。柏克、哥尔斯密、科隆尼的主教（贝克莱）：见"血和月"一诗569页注③。

② 亨利·格拉坦（1746—1820）：爱尔兰爱国者、演说家。

③ 贝克莱相信美洲印第安人所谓焦油水具有药性疗效、包治百病的说法。

**第四位**:可是我曾祖父见过斯黛拉[1]。

**第五位**:　　　　　　　　　　　　我们的思想从何而来?

**第六位**:来自痛恨辉格党的四位伟大人物。

**第五位**:柏克是个辉格党人。[2]

**第六位**:　　　　　　　　无论他们知道与否,
哥尔斯密和柏克,斯威夫特和科隆尼的主教
都痛恨辉格党;可是什么是辉格党?
一种主张平均、心怀仇恨、崇尚理性,
从来不通过圣徒或醉汉的眼光
看事物的人。

**第七位**:　　　　　现在人人都是辉格党,
但是我们老年人团结了起来反对这世界。

---

① 斯威夫特所著《致斯黛拉日记》(1766—1768)中收信人以斯帖·约翰逊(卒于1728年)的化名。她与斯威夫特精神相恋终生。

② 英国政治中的辉格党发源于支持信奉新教的威廉三世反对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的自由派贵族,与由保守的乡绅和商人组成的托利党相对立。



**第一位**：美洲殖民地、爱尔兰、法兰西和印度
频频骚扰，柏克的伟大旋律也反对它。

**第二位**：奥立佛·哥尔斯密歌唱他亲眼所见：
充满乞丐的道路，田野里的牛群，[1]
却从未看见过沾染血迹的三叶草，
那些田野高举起来反对它的复仇之叶。

**第四位**：斯威夫特的坟墓把血迹消磨掉。

**第三位**：　　　　　　　　　　一个声音
来自科隆尼，轻柔得像芦苇的飒飒声，
增大着音量；如今像一声霹雳。

**第六位**：这四位受的是什么教育？

**第七位**：　　　　　　　　　他们走在路上，
就像儿童一样，摹仿着他们所听见的声音；
他们懂得智慧出自乞丐中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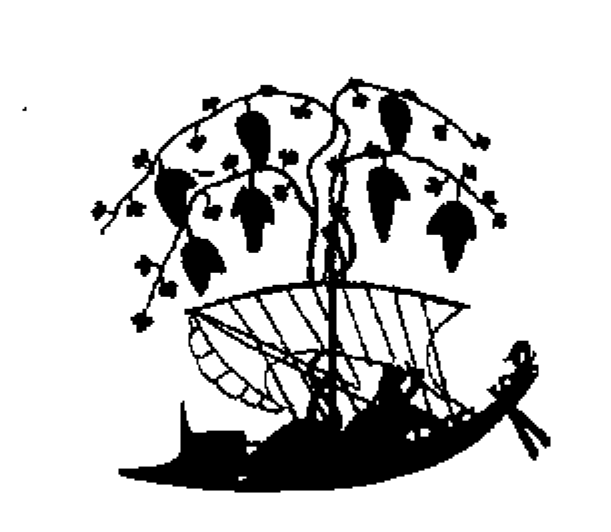
① 奥立佛·哥尔斯密在《荒村》一诗中描写大饥荒使乡村人口锐减。

# 疯狂的月亮[1]

由于生子过多而发了狂，
月亮在天空中蹒跚；
被她游移的眼眸那绝望
目光看得神经错乱，
我们摸索，徒然地搜寻
生自她的痛苦的孩子们。

茫然或已死去的孩子们！
她带着处子的骄慢
初次在山头踏舞的时辰，
何等骚动传遍乡间：
每双脚都服从她的眼神！
领头起舞的是何等男人！

① 此诗作于1923年4月。



好像月亮的食虫鶲，
我们的手变苍白，手指
就像细细的骨针；
被那恶意的梦变得苍白，
伸展开来，好似根根
都能划破够得着的东西。

# 库勒庄园，19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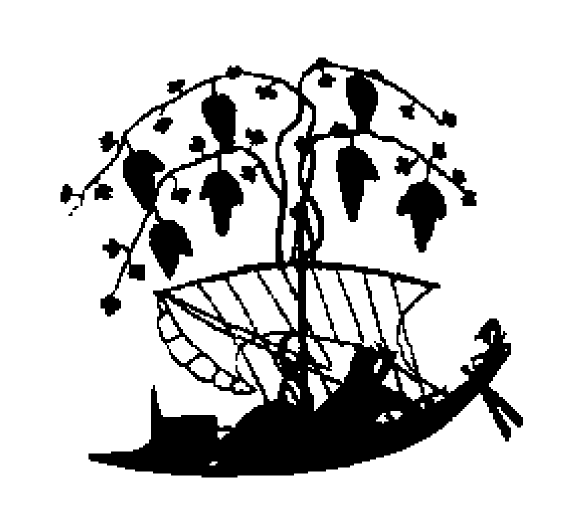
我沉思默想一只燕子的飞翔；
默想一位年迈的女人和她的房屋；
尽管那西天的云彩依然明亮
却已消失在夜色里的枫树和椴树；
为我们之后的学者和诗人们
在那里无视自然而构思的杰作巨著；
久已被编结成一贯思想的纷杂思绪；
那些墙壁产生的舞蹈般的荣誉。

在那里在把缪斯们佩带的那高贵的
剑锋锤打入散文里之前的海德[2]，

---

① 此诗完成于 1928 年 9 月 7 日。库勒（盖尔语，义为“角落”）庄园是格雷戈里夫人在戈尔韦郡的地产。

② 道格拉斯·海德（1860—1949）：爱尔兰学者兼翻译家。



在那里一个尽管内心羞怯却以一个
男子汉的姿态发火的人[1],在那里那迟钝的人,
那好沉思的人,约翰·辛格[2],以及那些
好冲动的人,萧一泰勒和休·雷恩,[3]
曾发现建立在谦恭之上的自尊、
布局甚佳的风景和良好的友人。

他们像燕子一样前来像燕子一样离去,
但是一个女人的坚强有力的性格
能够使一只燕子保持它最初的意图;
在那里仿佛围着一个圆规的中点 
旋转的五六个被造就的燕雏
在梦想的空中找到了实在真切——
那些横向切入或反向跨越
时间的诗句的理性之美。

在这里,旅游者、学者、诗人,请肃立,
当所有那些房间和走廊都消逝以后,

---

① 指叶芝自己。
② 约翰·米灵顿·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
③ 约翰·萧一泰勒(1866—1911):土地改革运动的积极分子;休·雷恩(1875—1915):艺术收藏家兼评论家。二者都是格雷戈里夫人的外甥。

当荨麻在一个不成形状的土丘上摇摆，
树苗在破裂的石缝里扎根的时候，
请敬献——眼睛朝地面低垂，
脊背转向太阳的辉煌
和阴影的一切动人之处——
片刻的纪念给那戴桂冠的头颅。





# 库勒和巴利里,1931①

在我的窗台下面那河水湍急奔流——
水獭在水底下游,水鸡在水面上跑——
在上天的俯瞰下清亮亮地流过一里路
然后渐渐黑暗落入"黑暗的"拉夫特瑞的"地窖",
钻入地下,在库勒庄园的一块岩石裸露的
地方升起,在那里舒展到一个湖泊里,
坠落到一个洞穴里才算终结。②
水不是繁衍孳生的灵魂又是什么?

---

① 此诗作于1931年2月。库勒:见"库勒庄园,1929"一诗586页注①;巴利里:见"拟刻于巴利里塔畔石上的铭文"一诗459页注①。

② 1—7行 叶芝错误地暗示那条流经巴利里塔堡的小河流入库勒湖。爱尔兰诗人拉夫特瑞(1784—1835)是盲人,故说他是"黑暗的";他有诗句云:"巴利里塔堡里的地窖坚固结实",据说是指塔堡附近河流中的巨大深穴。

在那湖泊的岸边上有一片树林子，
此时在冬季的太阳下面全是干枯的枝条，
在那里的一小片榉树林里我曾经伫立，
因为自然女神上演了她的悲剧，
那所有的怒吼都是我的心境的镜子：
听见天鹅起飞的骤然的雷霆巨声，
我转过身去看树枝在何处击破
那泛滥的湖泊的粼粼闪耀的水波。

那里还有另一个标志！那风暴的白色
就好像是天空的凝聚浓缩；
像灵魂一样，它漂入人们的视野，
在清晨却消逝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而又那么美好：它改正了
知识或知识的匮乏所犯下的过错，
那么傲然纯净，一个孩子也许会想
那可以用一点墨迹毁坏弄脏。

一根手杖戳在地板上的声音，一种
来自某个从椅子到椅子辛劳的人的声音；
著名的手装订过的可爱的书籍，
古老的石雕头像，古老的绘画到处都是；



旅行的人们和孩子们在其中觉得满意
和快活的大房间；一位最后的继承人[1]
在那不曾有过一个缺乏名望
或不断干蠢事者统治过的地方。

一块创建者们在上面生活和死去的地面
曾经显得比生命更贵重；祖传的富有
纪念意义的树木或花园
使婚礼增色添彩，姻亲和家人，
每一位新娘都意足心满。
在时尚或仅仅奇想发号施令的地方，
人到处挪动——那一切伟大荣耀都被耗尽——
就像某个贫穷的阿拉伯游牧人和他的帐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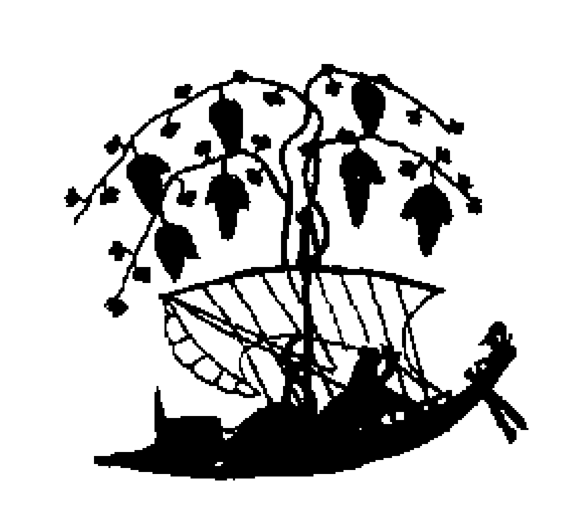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择
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们
称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
一切，最能祝福人类心灵
或提升一个诗韵的一切作为主题；

---

① 格雷戈里夫人的独生子罗伯特死于意大利战场。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那高大的骏马[1]没了骑手，
虽然荷马曾经跨上那鞍韂驰骋在
如今那天鹅在渐黑的洪水上浮游之处。

① 高大的骏马：指珀伽索斯，诗人灵感的象征。



# 给安·格雷戈里[①]

“决不会有一个被你
耳边那些强大的
蜂蜜色堡垒抛入
绝望的小伙子，
只为你的本性而爱你
而不为你金黄的发丝。”

“可是我可以用染料
给那儿染上各种色彩，
棕色、黑色或红色，
那么绝望的小伙子
就会只为我的本性而爱我

① 此诗作于1930年9月。安·格雷戈里(1911—　):格雷戈里夫人的孙女。

而不为我金黄的发丝。”

“我听一位老信徒
昨晚才宣布说是，
他发现了一段经文证明，
亲爱的，惟有上帝
才会只为你的本性而爱你
而不为你金黄的发丝。”



# 斯威夫特的墓志铭[①]

斯威夫特已驶入安息；
在那里狂暴的义愤
无法撕裂他的胸膛。
沉迷于尘世的旅人，
有胆量你就模仿他；他
曾经为人类解放服务。

① 此诗初稿于1929年，完成于1930年9月。除第一行及“沉迷于尘世”外，此诗是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在都柏林圣帕垂克大教堂中的拉丁文墓志铭的忠实译文。

# 在阿耳黑西拉斯——沉思死亡[①]

以摩洛哥[②]的牛羊身上
肮脏的寄生虫为食，
喙似苍鹭的白色牛背鹭
越过狭窄的海峡，栖止
在园林里浓厚的夜色中，
直到曙光在交汇的海面绽迸。

少年时，在傍晚时分，
我常给一个朋友带去——
希望一个年长的慧心
推荐更具实质的乐趣——

① 此诗原题"在阿耳黑西拉斯度夏期间所写下的沉思"。阿耳黑西拉斯：西班牙南部一城市，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北岸。

② 摩洛哥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



并非牛顿的比喻中所说，①
而是罗西斯②平滩的真贝壳。

阳光里有更大的荣耀，
空气中一股夜寒降落，
让想像力多多关照
那位伟大的讯问者；③
他会问什么，如果被问及，我
又能以适当的自信回答些什么。

1928.11

---

① 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1642—1727)曾经说："我不知世人会怎样看我；但我自己觉得我不过像一个孩子，在海滩上玩耍，不时地逸出常规，捡到比一般漂亮的卵石或贝壳罢了，而伟大的真理之海洋在我面前尚全然未被发现。"(大卫·布鲁斯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生平、著作和发现》，爱丁堡，1855年，第2卷407页)

② 见"被拐走的孩子"一诗31页注①。

③ 指上帝。

# 选　择

人的理智被迫要选择
生活，或工作的完美，
若取后者它就得弃绝
豪宅，在黑暗中愤激。
故事结束后，消息如何？
运气内外，辛苦留下印记：
那古老困惑是个空钱袋，
或白天的虚荣，黑夜的痛悔。



# 摩希尼·查特基[①]

我问是否我应当祈祷，
可是那婆罗门却说：
“什么也不要祈祷，
只是每夜在床上说：
‘我曾经是一个国王，
我曾经是一个奴隶，
傻瓜、无赖、流氓，
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无不曾经当过，
而且我胸膛上面
曾有上万美人枕过。’”

① 叶芝于1885年在都柏林会见孟加拉婆罗门摩希尼·莫罕·查特基（1858—1936），从此树立了他对轮回转世学说的终生信仰。

为使一个少年的狂乱
日子平静下来，
摩希尼·查特基
说了这些，或类似的话。
我加以解说阐释：
“年老的恋人还会拥有
时光所拒绝的一切——
坟墓堆积在坟墓上头，
他们或许得到慰藉——
在这变暗的大地之上，
那古老队伍行进的所在；
诞生堆积在诞生之上，
如此连番的轰炸
有可能把时光轰跑；
生与死的时刻相遇，
或者，如伟大圣哲所说，
人们以不死的双脚跳舞。”

1928



# 拜占廷[1]

白天的种种不洁的形象[2]隐退；
皇帝的酒醉的士兵们上床沉睡；
夜籁沉寂：大教堂的锣鸣，
接着是夜行者的歌声；[3]
星辉或月光下的圆屋顶蔑视
人类的一切，
不过是聚合的一切，
人类血脉的怒气和淤泥。

一个幻影、人或鬼在我眼前浮动，

---

① 此诗作于1930年9月。拜占廷象征艺术和灵魂的圣地。叶芝认为灵魂须不断轮回再生，逐渐达到不朽境地；而每次再生前，须经净化。此诗即写灵魂超脱轮回，走向永恒乐土之前的最后一次净化。

② 物质世界的现象。

③ 妓女拉客声。

说是人更像鬼，说是鬼更像幻影；
因为裹在尸布里的哈得斯[1]的线轴
也许会解开那缠绕的道路；
一张没有水分也没有气息的嘴，
可能把众多没有气息的嘴召集；[2]
我向那超人者欢呼致意：
我称它为死中之生、生中之死。[3]

奇迹、鸟或金制的玩艺，[4]
说是鸟或玩艺不如说是奇迹，
栖止在星光照耀的金枝上，
能像哈得斯的晨鸡[5]一样啼唱，
或者被月亮所激怒，身披
不朽金属的光华，高声轻贱
平凡的飞鸟或花瓣，
以及一切淤泥或血液的聚合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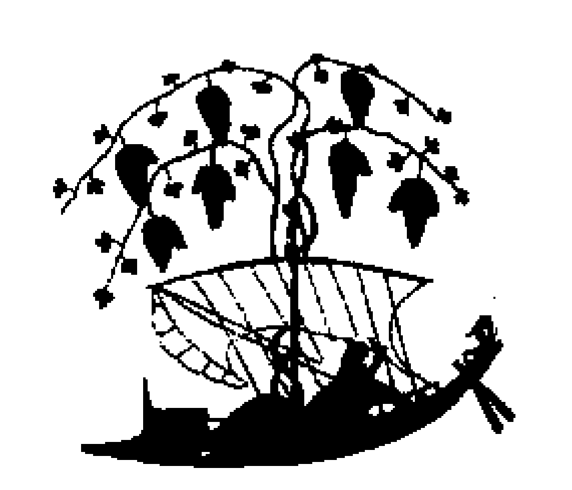
① 哈得斯是希腊神话中之冥王。哈得斯的线轴喻灵魂，它降生人世而缠绕上“经验”（尸布），因为生对于灵魂意味着自由的丧失，监禁或死亡。解开缠绕的“道路”（生命）则意味着脱离尘世，回到永恒。

② 13—14 行　无生无死的精灵召集灵魂回归永恒。

③ 在活在世上的人看来，精灵的影像是死的，但从永恒的观点看来，却正是它活着，而世上之人是死的。

④ 艺术品为不朽之象征，故它藐视自然物和人类。

⑤ 古罗马人墓碑上刻有雄鸡，为再生之先导。



夜半，皇帝的铺石街道[1]上飘闪
不假柴薪和钢镰燃点，
狂风不扰，生自火焰的火焰，[2]
血生的鬼魂来到其间，
一切怒气的聚合体于是撤离，
消逝在一个舞，
一阵失神的痛苦，[3]
一种烧不焦衣袖的火焰的痛苦里。

跨骑着海豚[4]的泥血之躯，
鬼魂鱼贯而来！工匠们截断那洪流，[5]
皇帝御用的金匠们！
舞场铺地的大理石[6]
截断聚合的强烈怒气，
那些仍在孳生

① 康斯坦丁堡广场上有镶嵌图案的甬道，为艺术之象征。
② 传说拜占廷街角有磷火，可涤除死魂灵身上的不洁。
③ 日本能乐剧中有少女在想像的罪恶之火中挥袖而舞的场景。叶芝借以指尘世之火。
④ 西方传说，灵魂由海豚驮往极乐之岛。
⑤ 艺术的创造者抵御人欲的进攻。
⑥ 艺术之象征。

新幻影的幻影，①
那被海豚划破、锣声折磨的大海。②

1930

① 尚未脱离轮回之劫的灵魂。
② 人类情感之海。



# 圣　母[①]

三重的爱的恐惧；一颗穿过
一只耳窝的陨落的流火；[②]
房间里到处扇响的翅音；
恐惧中的恐惧——我在我
子宫之中怀孕着诸神。

在每个普通女人熟悉的表演，
壁炉旁边，花园小径中间，
或者在我们踩衣物、

① 此诗作于1931年9月3—12日。

② 1—2行　叶芝原注："有人告诉我，'圣母'中的'一颗穿过一只耳窝的陨落的流火'句晦涩难解。我记忆中的是拜占廷风格的镶嵌画'报喜图'，画上有一条线连接着一颗星和圣处女的一只耳朵。她通过那耳朵接受天使报喜的话音，一颗星陨落，一颗星诞生。"（《叶芝诗集新编》598页）

说闲话的岩石水池边，
难道我不曾得到满足？

我用我的痛苦赢得的这肉身，
用我的乳汁喂养的这陨星，
这使我心房的血液停滞
或把一股寒意刺入我骨髓中，
使我的头发竖起的爱是什么？



# 踌　躇[1]

一

在极端之间
人往来奔跑；
一把火炬，或喷火的气息，
来摧毁消灭
所有那些白天
与黑夜的对立；
肉体称之为死，
心则称之为懊恼。
但假如这些是对的，

① 此诗作于1931—1932年间。最初题为“智慧”。第一部分题为“什么是欢乐”；第二三部分题为“燃烧的树”；第四部分题为“幸福”；第五部分题为“良心”；第六部分题为“征服者”；第七部分题为“对话”；第八部分题为“冯·许戈尔”。

什么又是欢乐？

## 二

有一棵树，从它的最高枝起，
一半全是闪耀的火焰，一半全是
露水润湿的繁茂的绿色叶子；
一半是一半，然而又浑然一体；
一半和一半消耗彼此所更新者；[1]
那把阿提斯[2]的形象悬挂在
那凝视的愤怒和盲目茂盛的树叶之间者
也许不知道他所知的，但确不知道悲伤。

## 三

获取你可能得到的所有金银，

---

① 11—15行　威尔士传奇集《玛比诺纪》描写有一棵“高高的树在河岸边，从根到梢一半是火焰，另一半是绿叶”。

② 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土地女神库柏勒为阻止他与别人结婚，使他阉割了自己；死后化为一棵松树。詹姆斯·G.弗雷泽在《金枝》(麦克米伦，1890)中说，在阿提斯节期间(3月22—27日)，一个年轻男子的模拟像被悬挂在一棵仪式性的松树中央，作为“他托形于树而再生的象征”。库柏勒的大祭司传统上即阉人，称阿提斯。



满足野心，或使琐碎的日子
生动起来，使它们充满阳光，
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些格言：
所有女人都宠爱一个懒散男人，
尽管她们的孩子需要一份财产；
世上从未有过一个男人曾享足
孩子的感激和女人的爱慕。

别再困陷于忘川①的树叶中间，
开始为你的死亡做准备吧，
自第四十个冬天起以那思想
检验理智或信仰的每一件作品，
和你自己的双手制作的一切，
把那些作品叫做呼吸的浪费，
它们不适合那些骄傲的
睁着眼大笑着来到墓地的人。

## 四

我的五十岁来而复去，

① 希腊神话中的冥河，鬼魂饮其水可忘却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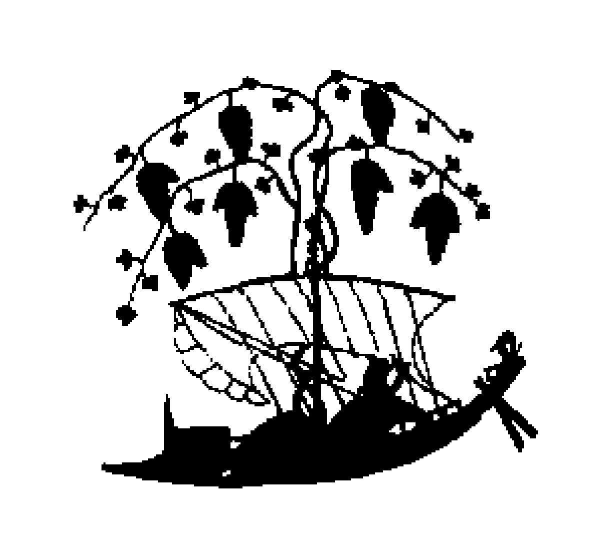
我，一个孤独的人，
坐在伦敦一家拥挤的店里，
一本摊开的书和一只空杯
摆在大理石桌面上。

我注视着店铺和街道之时，
我的身体突然燃烧生辉；
好像持续了二十分钟
左右，我如此幸福，
感到我有福了且能够祝福。

## 五

虽然夏日的阳光给天上
云彩的繁叶镀金，
或冬日的月光使田野沉降
在风暴播撒的纷乱之中，
但我无法观赏，
责任如此把我压倒。

多年前说过或做过的事情，
或我没有做过或说过



但认为我可能说或做的事情，
把我压倒，没有一天
不回想起什么事情来，
我的良心或虚荣心不受到惊骇。

## 六

一片河流纵横的原野在下面铺展，
一股新刈的麦草的气味
飘入他的鼻孔，那伟大的周公[①]
抖落高山的积雪，高喊：
“让万物全都消逝。”

由乳白的驴子拖往巴比伦[②]
或尼尼微崛起之地的
车轮；某个征服者捉着缰绳
对厌战的士兵们高喊：
“让万物全都消逝。”

---

① 周公(卒于前1105)：即中国西周时期的周公姬旦。
② 巴比伦：见“黎明”一诗346页注③；尼尼微：见“断章”一诗514页注①。

从人类被血浸透的心中萌发
那些夜与昼的繁枝，
俗艳的月亮在那里悬挂。
什么是全部歌曲的意义?
“让万物全都消逝。”

##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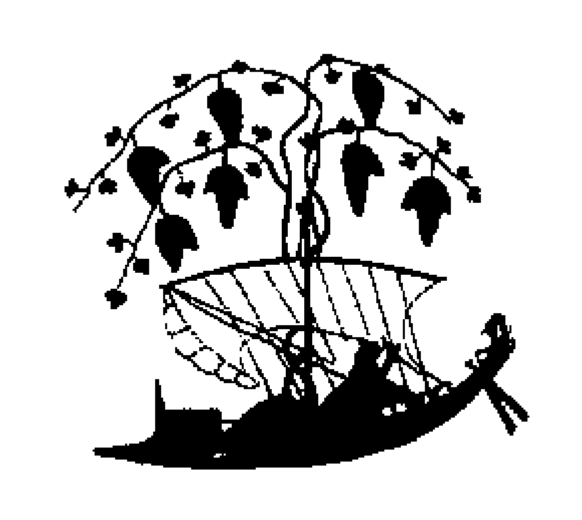
**灵　魂**:寻找出真实,丢下似是而非的东西。
**心**:什么,作为一个天生的歌者却缺乏主题?
**灵　魂**:以赛亚的煤[①],人还能有什么更多企求?
**心**:在火的单纯之中被震惊得无言哑口!
**灵　魂**:看那火,拯救行走在那里。
**心**:荷马除了原罪还有什么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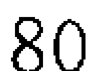
## 八

是否我们必须分手,冯·许戈尔[②],尽管彼此很相似,
因为我们都承认圣徒的神迹并尊崇神圣的品质?

---

① 《旧约·以赛亚书》第 6 章第 6—7 节云,天使以燃烧的煤块接触先知以赛亚的嘴唇从而使他净化。
② 弗里德里希·冯·许戈尔男爵(1852—1925):天主教哲学家。



圣女忒瑞莎[1]的遗体完好不朽，躺在坟墓里， 
浸泡在神奇的油脂里，散发出芳香的气味，
它那刻字的棺板能祛病疗疾。那从前曾经掏制
法老的木乃伊的同一双手也可能使一位现代
圣徒的遗体得以不朽。我——虽说心也许会找到解放，
假如我变成一个基督徒，选择在坟墓里好像
最受欢迎的东西作为我的信仰——扮演一个前定的角色。
荷马以及他的未受洗礼的心就是我的楷模。
那狮子和那蜂窝，“圣经”上曾经怎么说？[2]
那么去你的吧，冯·许戈尔，尽管你头上带着福泽。

① 阿维拉的圣女忒瑞莎（1515—1582）：西班牙卡米尔派修女、天主教会主要圣徒之一。据艾莉丝·拉维特夫人著《圣女忒瑞莎生平》（伦敦，1911），“棺木充满土和水，但圣女的遗体完好无损，她的肌肤洁白柔软，就像刚下葬时一样富有弹性，仍然散发着同样的芳香浓郁的气味。而且，她的肢体渗出一种具有类似香味的神奇的油脂，使空气及与其接触的一切充满芳香。”

② 《旧约·士师记》第 16 章第 5—18 节记载，以色列士师参孙从他所杀的狮子的尸体中提取蜂蜜，并以之作谜语。谜底是“甜蜜出自强者”。

# 老年的争吵[1]

她的可爱之处哪儿去了?
在这盲目苦闷的城里,[2]
狂热者们发明的一切,
不值得考虑的
幻想或事故,
使得她陷入狂热。
我已足够宽恕
那宽恕老年者。

从前活过者现在都活着;[3]
只有这是确实无疑的;

① 此诗作于1931年11月,记与毛德·冈的一次争吵,可能有关绝食女囚事。
② 指都柏林。
③ 轮回观念给老之将至的叶芝以希望。



古代的圣贤不曾受欺骗：
在歪曲事实的日子的
帘幕以外某个地方，
生活着那寂寞的人：
她曾在我这双眼前闪光，
带着盾，步态宛如春神。[①]

① 叶芝在《自传》中写初见毛德·冈的印象："那时，她就像春天女神的古典式化身，维吉尔的赞美'她走起路来好像女神'只是为她一人而写的。"

# 思想的结果

熟人；伴侣；[1]
一个亲爱的聪颖女人；[2]
最有天赋者，特选者；
都被他们的青春所败坏，
全都，都被那非人的
苦涩的光荣所毁灭。

但是我已清理了
废墟、破烂和残骸；
我辛苦多年，终于
达到如此深刻的一个思想，
以至于能够召回

① 熟人：不知何指。伴侣：指莎士比亚太太。
② 指格雷戈里夫人。



他们全部勃勃的生气。

这些是什么人的影像：
目光呆滞转过脸去，
或推卸时光的肮脏负担，
伸直衰老的双膝，
犹豫或停留？
什么人的头或摇或点？

1931.8

# 对不相识的导师们的谢忱

凡答应要做的事情
他们都付诸实现；[①]
一切就像露珠晶莹
悬挂在草叶尖端。

① 指叶芝太太“自动书写”时下降附体的“神灵”们。



# 悔于讲话过激

我对无赖和傻瓜狂言乱语，
却超然不与他们群聚，
想要把角色变更，
投合捡到的听众，却无法驾驭
我狂热的心。

我搜寻我的长处：尽管随意
发挥的讲话，每每借优雅的举止
把仇恨化作打诨，
但任何言行都无法触及
我狂热的心。

我们已经从爱尔兰跑出来。
大大的仇恨，小小的空间，

自始就伤害了我们。
我从母亲的子宫里带出来
一颗狂热的心。

1931.8.28



# 格伦达涝的溪水和太阳[1]

通过复杂的机制，溪水
和滑翔的太阳奔驰；
我心中似乎充满欢欣：
我做过的一件蠢事
却使我心神不定。

悔恨使我的心混浊不堪；
可我算什么，竟敢
妄想我能够比
普通人有更好的表现
或更多的见识？

太阳或溪流或眼睑的什么

① 格盖尔语，义为“双湖之谷”，位于韦克娄郡拉腊镇附近。

机制放射出那闪烁，
把我的身体洞穿?
是什么使我再生，生活，
像这些仿佛自生的事物一般?

1932.6



# 或许可谱曲的歌词

## 一、疯珍妮与主教[①]

带我去那遭雷劈的橡树那里，
好让我，在夜半钟声敲响时，
(人人都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可以祈唤灾祸在他头上降落，
为了我那死去的亲爱的杰克。[②]
驴粪蛋最不值钱，他说：
那有钱人和那驴粪蛋。

当他下禁令驱逐了行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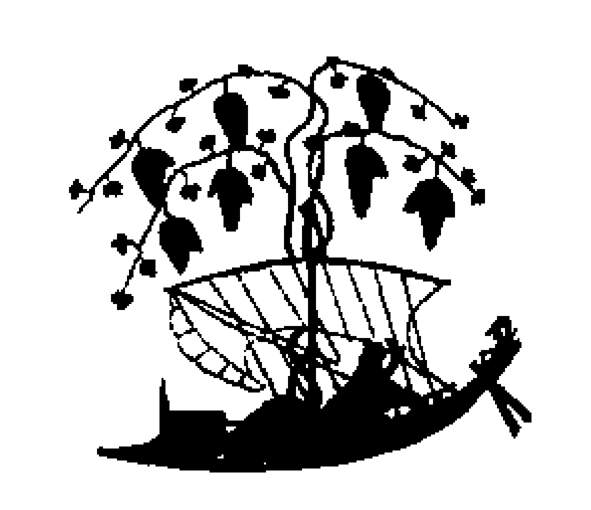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29年3月2日，原题“疯玛丽与主教”。疯珍妮的原型是戈尔韦郡郭特乡一位以言语放肆善于讽刺著称的老妇人，人称“疯玛丽”。

② 叶芝在剧本《那锅肉汤》(1903)里的一首歌词中首次使用“雇工杰克”这个名字；可能是得自格雷戈里夫人的剧本《将输的游戏》(1902)。

雇工杰克时，他还不是主教，
（人人都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甚至连教区牧师都不如，
可他，手里攥着一本旧书，
大喊我们活得像牲畜牲畜：
那有钱人和那驴粪蛋。

那主教生就一张皮，天知道，
皱巴巴就好像鹅的蹼脚，
（人人都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他也无法用神圣的黑衣遮住
他那驼背，就好似苍鹭，
可我的杰克挺拔像白桦树：
那有钱人和那驴粪蛋。

杰克占有了我的处女身，
叫我去橡树那里，只因
（人人都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他流浪在外直到深夜，
惟有栖身之地在那树下，
可要是别人来了，我就唾骂：
那有钱人和那驴粪蛋。



## 二、受责的疯珍妮[①]

我不在乎水手们说些什么：
所有那些可怕的霹雷闪电，
所有那些遮天蔽日的风波
都不过显示上天在打呵欠；
伟大的欧罗巴[②]当了冤大头，
她用情郎换取了一头公牛。
缶儿得喽儿，缶儿得喽儿。

为磨圆那贝壳的精致螺纹，
用那优美细巧的珍珠母壳
装饰那每一条秘密的路径，
曾使得天堂的接缝处开裂：
所以决不要把你的心挂在
一个咋咋呼呼的雇工身上。
缶儿得喽儿，缶儿得喽儿。

---

① 此诗作于1929年3月27日，原题“受责的疯玛丽”。
② 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公主，被宙斯化白牛劫持到克里特，生弥诺斯和拉达曼堤斯。后嫁给克里特王阿斯忒里俄斯。

## 三、疯珍妮在最后审判日[1]

“那样的爱情
不令人满足，
如果不能得到完整
肉体和灵魂”；
这就是珍妮所述。

“你得接受这乖僻，
如果你接受我，
我能够冷嘲、怒斥、
责骂，长达一个小时。”
“当然是这样，”他说。

“赤身裸体我躺在
那草地我的床上；
赤裸着，又被掩盖，
那黑暗的日子”；

① 此诗作于1930年10月。据基督教传说，在世界末日，基督将重现人世，审判所有活着和已死之人，善者得升天国，恶者必下地狱。



这就是珍妮所讲。

“什么能被披露？
什么是真正的爱呢？
只要时光逝去，
一切都能被知道或披露。”
“当然是这样，”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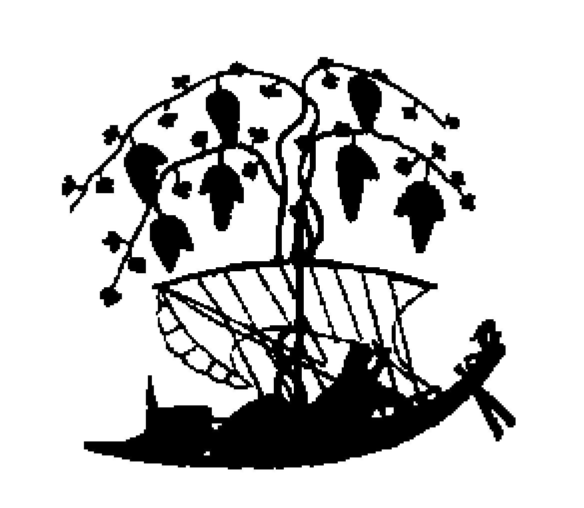
## 四、疯珍妮与雇工杰克[1]

我知道，尽管目光相遇时
我发抖直到骨髓里，
但我越是有意不把门闩起
爱就越是去的快，
因为爱情不过是一团线
在夜暗和黎明间解开。

那将走向上帝的魂灵
是一个孤独的魂灵；
我——爱的线团在地上，
我的身体在墓中——
将跃入那片光明，消失
在我母亲的子宫中。

但是假如我被抛下，
独自躺在空床里，
那线团就把我们的魂灵捆束，

① 此诗作于1931年11月。



好让他那夜经过这条路时
只要回头一看，
我死后的魂灵就会跟上来。

## 五、疯珍妮论上帝[①]

那一夜间的情郎
想来时他就来，
他走时天刚亮，
不管我愿意与否；
男人们来，走：
万物仍归于上帝。

旌旗林立蔽天空；
武装兵士相踏；
铁甲战马嘶鸣；
伟大战役爆发在
那狭窄的关隘：
万物仍归于上帝。

自从孩提时代起
就矗立的一座
残破空屋蓦地

① 此诗作于1931年7月18日。



在他们眼前亮起，
从屋门到屋脊：
万物仍归于上帝。

我有情郎野杰克；
虽然像条道路
任男人们经过，
我的身体不呻吟，
而是继续歌吟：
万物仍归于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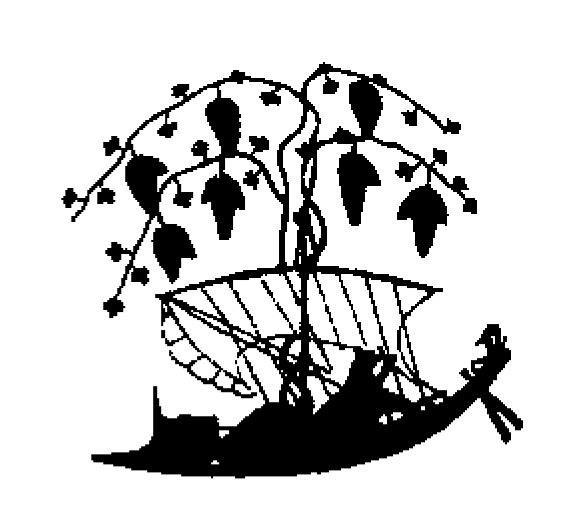
## 六、疯珍妮与主教交谈[①]

我在路上遇见主教，
他和我滔滔地交谈。
“这对乳房如今干瘪下垂，
那些血管很快也必定枯干；
去住一幢豪华的宅院，
别待在丑陋的猪圈。”

“美好和丑陋是近亲，
美好需要丑陋，”我呵斥。
“我的朋友们已逝去，但这是
坟墓或床铺都不否认的真理，
是在肉体的低贱
和心灵的高傲之中获知。

“当热衷于恋爱之时，
一个女人会骄傲而矜持；
但是爱神已把他的宅院

① 此诗作于1931年11月。



抛进了沤粪的土池；
因为未经分裂过的东西
都不会是完整或惟一。”

## 七、年老的疯珍妮观看舞蹈者[①]

我发现那象牙色的形象在那里
同她选中的青年翩然舞起，
可是当他缠绕起她煤黑的发丝
仿佛要把她勒死时，我不敢
惊叫，身子也不敢动移，
眼眸却在眼皮下面忽闪：
*爱情就好像狮子的牙齿。*

当她——虽然有人说她在做戏，
但我说她跳出了心中真情意——
拔出一把刀要把他刺死时，
我只能让他听凭命运的裁决；
因为，无论怎么说起，
他们拥有含有仇恨的一切：
*爱情就好像狮子的牙齿。*

是他死了还是她死了？

---

① 此诗作于1929年3月6日。



他们两人是装死还是真死？
愿上帝同在，当我
毫不顾忌发生什么意外，
好让腿脚可以试学
他们跳过的那种舞蹈之时——
爱情就好像狮子的牙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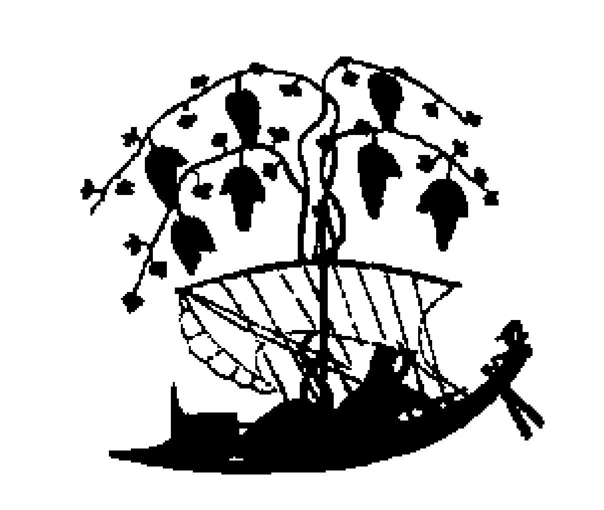
## 八、少女的歌[①]

我独自走出门
去唱一两支歌，
心想着一个男人，
你知道是哪个。

另一个却来到眼前，
他拄着一根棍子
撑直自己的腰杆：
我不禁坐倒哭泣。

这就是我所有的歌声——
当一切都说尽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老人年轻
还是少年人老朽？

① 此诗作于1929年3月29日。



## 九、少年的歌

“她将变成，”我喊，
“一个枯槁老太婆。”
一直在我的胸胁里面
静静地躺着的心儿
猛敲着骨头，充满
高尚的义愤回答说：

“抬起你那双眼睛，
投出道道无畏的视线：
如果所有织品都褪色，
她会同样美丽地展现；
我没见过枯槁老太婆
在这世界被造就之前。”

那报告使我感到羞愧，
因为心儿不可能说谎，
我于是跪倒在尘埃里。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向
我被冒犯了的心下跪，
直到它把我原谅。

## 十、她的忧虑

妆饰美丽的大地
期待回归的春季。
一切真爱必死亡，
最多也要变为
某种较低级的东西。
请证明我说谎。

恋人们有如此身体，
如此费力的呼吸，
以便触摸或叹伤。
他们每触摸一次，
爱情就愈益接近死。
请证明我说谎。



## 十一、他的信心

为了购买不死的爱
我在这眼角处
记录下来
所犯过的一切错误。
什么价钱才算够
要买不死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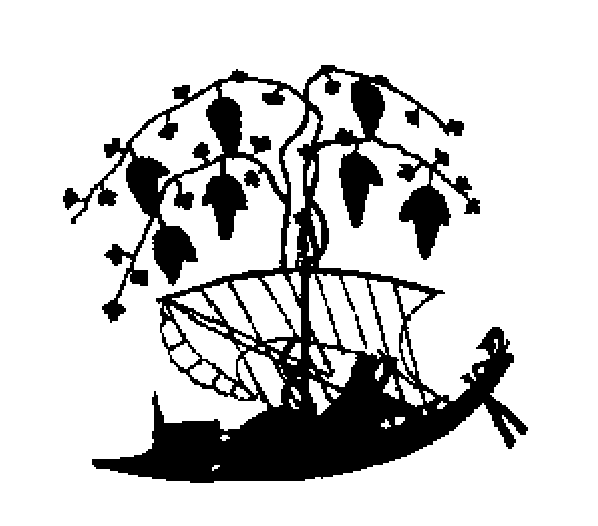
我把我的心劈成两半
我那么用力猛击。
有什么关系？因为我
知道爱情出自岩石，
自一个荒凉之处，
跃上它的道路。

## 十二、爱的寂寞①

老父亲们，曾祖父们，
像亲人应该的，起来。
假如恋人的寂寞曾经
来到你们站立的所在，
请祈祷上天护佑我们
就像护佑你们的血脉。

山峦投下一片阴影，
细细的是月亮的角；
在那蓬乱的荆棘下
我们又想起了什么？
恐惧已随渴望而来，
我们的心已被撕裂。

① 此诗作于1929年4月17日。



## 十三、她 的 梦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梦见
整夜的深不可测的智慧临降，
我剪下了我的缕缕发卷
把它们供放在爱神的墓碑上：
可是什么东西把它们驮去
高入翻腾的云中不见了踪迹，
后来在夜空之上钉挂起
贝瑞尼丝的燃烧的发丝。

## 十四、他的契约

谁在谈论柏拉图的纺锤；[1]
是什么使它开始旋转？
永恒会缩小衰退，
时光被放松解散，
丹和杰瑞·劳特
到处更换他们的爱。

不管他们信与不信，
在那根线开头之前，
我就与那一头发丝连同
那上面的所有曲卷
订立了一份契约，直至
最后一缕线纺尽，也不会中止。

---

① 在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中，格罗康讲述了厄尔在阴间的经历，以及他看见“必然性的纺锤”的幻视：“现在，在草地上逗留了七天之后，鬼魂们在第八天被迫继续赶路；四天以后，他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能够看见一道光线，像一根柱子从上面垂下来，贯穿整个天和地，颜色近似虹霓，不过更亮更纯；又赶了一天的路，他们来到一处，在那里，在光明中间，他们看见那光固定的一端从天上延伸下来：因为这光是天的束带，像船的底箍，把宇宙束成一体。从这些端点延伸出必然性的纺锤，万物都在其上旋转。”



## 十五、三件事情

“残酷的死神呵，请归还三件事情，”
一根骨头在海滩上唱，
“一个孩子曾找到孩子所必需的一切，
无论是快乐还是休养，
在我丰满的胸房之上”：
一根被海浪洗白被海风吹干的骨头。

“女人们知道的三件心爱的事情，”
一根骨头在海滩上唱，
“当我的肉体活着时，
只要我这样抱一个男人，
他就找到了生命所给予的一切欢欣”：
一根被海浪洗白被海风吹干的骨头。

“我还在寻思的第三件事情，”
一根骨头在海滩上唱，
“是那个早晨，当时我
面对面遇见我合法的男人，
接着便又伸懒腰又打哈欠”：
一根被海浪洗白被海风吹干的骨头。

## 十六、催 眠 曲

亲爱的，在从前吮乳之处
入睡，愿你睡得安稳舒适。
当强健的帕里斯沉湎
在海伦怀中，良宵初度，
在一张金床上酣眠之时，
全世界的警报又与他何干？①

亲爱的，睡一个好觉，
就像那狂野的特里斯坦所体验，②
当时，那迷药的功用见了效，
雄鹿会奔跑，或者雌鹿会蹦跳
在橡树和榉树的枝桠下面，
雄鹿会蹦跳，或者雌鹿会奔跑；

睡一个好觉，安稳犹如
降临在欧罗塔斯河岸上的酣睡：

① 3—6行 据希腊神话，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斯巴达王后海伦，从而引发十年特洛伊战争。



当时那神圣的鸟儿，在那里
实现了他命定的意愿之后，
从丽达的肢体上滚落下来，
却并没有摆脱她的呵护关怀。[1]

① 14—18 行　见《丽达与天鹅》一诗 515 页注①。“神圣的鸟儿”即宙斯。欧罗塔斯河在斯巴达之东。

## 十七、长久沉默之后[①]

长久沉默之后说话；不错——
别的恋人们或疏远或亡故，
冷漠的灯光躲入灯罩深处，
层层窗帘挡住冷漠的夜色——
我们谈论了却又再次谈起
那艺术与诗歌的至高主题：
肉体衰老即智慧；年轻时
我们彼此相爱却懵懂无知。

① 此诗作于1929年11月，赠给奥莉维娅·莎士比亚。



## 十八、像雾和雪一般狂[1]

关好闩牢窗门，
因为恶风逞强：
我们的头脑今夜最灵敏，
而我仿佛知详
我们身外的一切都是
像雾和雪一般狂。

贺拉斯与荷马[2]并立，
柏拉图[3]站在下方，
还有图里[4]翻开的书页。
多少岁月以往，

① 此诗作于1929年2月12日。叶芝原注说："1929年春，生命复归，犹如伟人的创造者们不可遏制的精力和勇气的影响一般；仿佛除了新闻和评论，那所有的遁词和解释之外，这世界要被撕成碎片。我写了'像雾和雪一般狂'，一首机械的小歌，随后在那狂热的几周里，几乎'或许可谱曲的歌词'那组诗全都涌入了脑海。然后又病了，我写了'拜占廷'和'维罗尼卡之帕'，寻找适合我年龄的主题，从而得以把自己暖回生命。自那以后，我又给'或许可谱曲的歌词'增加了几首诗，但总是保持最初诗作的情绪和设计。"(1933,《校刊本》831页)

②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作家；荷马：古希腊盲诗人。

③ 柏拉图(前429—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④ 即马尔库斯·图里尤斯·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演说家。

你我曾是不识字的少年，
像雾和雪一般狂？

你问我为何叹息，老友，
什么使我战栗惶惶？
我战栗、叹息，是想起
就连西塞罗也一样
和智慧过人的荷马都曾经
像雾和雪一般狂。



## 十九、那些舞蹈的日子已逝去[1]

来,让我对你的耳朵歌唱;
那些舞蹈的日子已逝去,
那所有的绫罗和绸缎衣裳;
我在一块石头上蹲踞,
把那污秽的身体用同样
污秽的一块破布裹起:
我用一只金杯盛太阳,
一只银袋把月亮装起。

你尽管骂,我也要唱完它;
即便那最能让你
快活的无赖,和他那
亲生儿女正在某地酣睡
在一块石板下方,
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用一只金杯盛太阳,

① 此诗作于1929年3月8日。叶芝原注说:"'金杯中的太阳',虽不包括'银袋里的月亮',是引自埃兹拉·庞德先生的《诗章》最后一首的语句。"(1933,《校刊本》830—831页)

一只银袋把月亮装起。

在时钟指示的正午时分，
就在今天我才想通这些，
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
会抛去虚假的做作，
无论对老太婆还是小姑娘，
会唱呀，唱，直到他倒毙：
我用一只金杯盛太阳，
一只银袋把月亮装起。



## 二十、“我来自爱尔兰”①

“我来自爱尔兰，
那神圣国土爱尔兰，
时间飞跑，”她喊，
“来，出于慈善，
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

一个人，孑然一人，
身穿那奇异的衣着，
在那里漫步的所有人
当中的一个孤独者
把他庄严的头转过。
“那是一段遥远的路，
时间飞跑，”他说，
“夜晚变得粗鲁。”

“我来自爱尔兰，

① 此诗作于1929年8月。叶芝原注说：“‘我来自爱尔兰’是从几年前某人给我重复唱的一首十四世纪爱尔兰舞歌的三四行发挥而来的。”（1933，《校刊本》830页）

那神圣国土爱尔兰，
时间飞跑，”她喊，
“来，出于慈善，
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

“琴手个个是笨手，
要么是琴弦该杀，
那些个皮鼓、铜鼓
和小号全都爆炸，
还有长号，”他嚷，
“小号和长号，”
翻一下恶毒的眼光，
“可是时间飞跑，飞跑。”

“我来自爱尔兰，
那神圣国土爱尔兰，
时间飞跑，”她喊，
“来，出于慈善，
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



## 二十一、舞者在克洛坎和科罗一帕垂克[1]

我，在克洛坎多风的平原上舞蹈，[2]
在科罗一帕垂克山上大声唱歌，
宣告着在飞鸟
或走兽或人类中间，
有一位完美或安息者；[3]
那无论在林间、云中或水下
会跑、会跳或会游的一切
都在欢呼、赞颂、攻击着他。

---

① 此诗作于1931年8月。克洛坎：见“黎明前的时刻”一诗270页注②。科罗一帕垂克：义为“帕垂克的土堆”，梅约郡境内一山名，是基督教朝圣中心，与圣帕垂克的生平事迹有关。

② 叶芝在《一位印度僧人》一文中写道：“某个爱尔兰圣徒，名字我忘了，曾唱过‘鸟类中间有一个真完美；鱼类中间有一个真完美；人类中间有一个真完美’。”此圣徒是十二世纪的圣策拉。

③ 指上帝。

## 二十二、疯子汤姆[①]

那睡在树阴下面的
疯子老汤姆歌唱；
“什么变化使我的思绪迷惘
还有那目光如此犀利的眼睛？
什么把大自然纯粹不变的
光变成了冒烟的烛芯？

“哈顿和丹顿和丹尼尔·欧李尔瑞，
那叫化子，虔诚的玖，[②]
仍旧嫖娼，酗酒
或在大路上唱着忏悔词；
什么东西使得这双眼眸困倦欲睡，
它们曾忽闪，看见他们在尸布里。

“站立在田野或洪水中的无论什么，

---

① 此诗作于1931年7月27日。疯子汤姆是一个虚构人物。叶芝可能是利用了一个特指伦敦疯人院病人的名词“疯人院的汤姆”。该院定期放出病人讨钱，以支付他们的住院费。

② 7—8行 都是凯尔特传说故事中的人物。



飞禽、走兽、水族或人类，
母马或公马，公鸡或母鸡，
都血气旺盛精神十足地站立
在上帝的不朽的眼光之下；
怀抱着这信仰，我生或死。”

## 二十三、汤姆在克洛坎[①]

睡在克洛坎平原上的他
定要以一首诗来歌唱
最能震撼他的灵魂者：
“永恒那匹种马
骑上那母马时光，
生下这马驹世界。”

① 此诗作于1931年7月29日。



## 二十四、又见老汤姆[①]

事物从完美之中航行出来，
都披着它们的鼓涨的风帆，
那自我化生者将不会失败，
虽然异想天开的人们设想
造船场和风暴肆虐的海岸，
裹尸布和包裹婴儿的襁褓。

① 此诗作于1931年10月。

## 二十五、关于普罗提诺的德尔斐神谕①

看，那伟大的普罗提诺游泳，
在这一片汪洋中簸颠；
温和的拉达曼堤斯②把他欢迎，
但那金色的种族③显得朦胧，
咸腥的血水淤塞了他的双眼。

或疏散闲坐于平坦的草地
或蜿蜒穿行于小树林间，
柏拉图在那边，走过的是弥诺斯，④
那边是尊贵的毕达哥拉斯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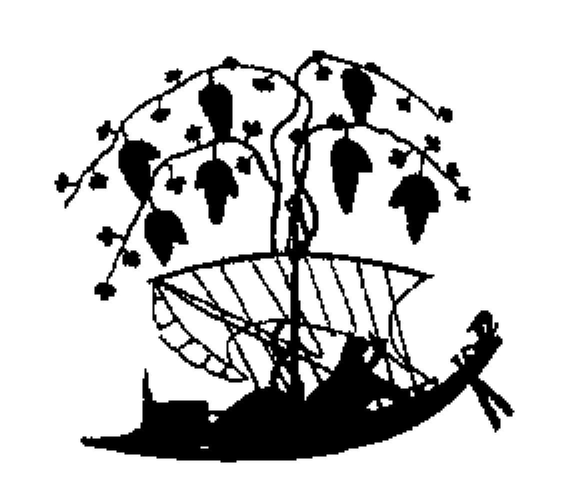
① 普罗提诺(204—270)：古罗马(一说希腊)哲学家，生于埃及，是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德尔斐是古希腊城市，其中的阿波罗神殿以神谕灵验著称。普罗提诺的学生玻尔菲利(223—304)在《普罗提诺传》中叙述了他请阿弥琉斯求问神谕，以获知普罗提诺的灵魂在死后的命运之事。神谕说他将象征性地回归，经过生命之海，受到冥界乐土判官们的欢迎，并受到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不朽的唱诗班的众神的喜爱。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与欧罗巴之子，后来成为冥界三判官之一。

③ “金色的种族”指诸神。

④ 柏拉图(前427—前374)：古希腊哲学家。弥诺斯，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王，宙斯与欧罗巴之子，死后成为冥界三判官之一。

⑤ 毕达哥拉斯(前582—前50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音程的数理基础的发现者。



和爱神的所有合唱队员。

1931.8.19

# 一个女人的青年和老年

## 一、父 与 女[①]

她听见我拍案诉说
所有的好男好女
都把她诅咒谴责，
一并提到的还有
一个骂名昭著的男人；[②]
于是随口应声：
他的头发美丽，
眼波清冷像三月的风。

---

① 叶芝与女儿安的一次对话实录，写小女孩对男性美的最初印象；约作于1928年，其时安应为九岁。

② 指叶芝。另说指一位名叫佛戈斯·菲茨杰拉德的朋友。



## 二、创世之前

如果我把睫毛描黛
把眼睛衬得更明，
把嘴唇涂得更红，
或对一面面镜子发问，
是否一切都妥当，
那也不是为了虚荣：
我是在寻找我在
创世之前曾有的颜容。

如果我凝视一个男人
好像凝视我的情郎，
同时我的血液冰冷，
心也不动，那又怎样？
他何必认为我冷酷，
或者认为他遭到背弃？
我想让他爱上那
创世之前存在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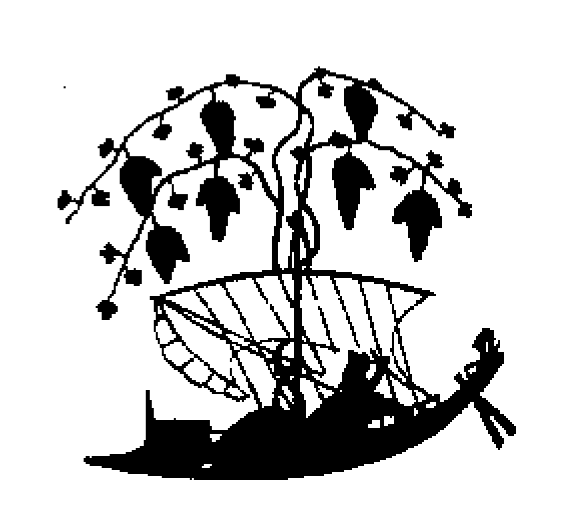
## 三、最初的表白[1]

我承认那纠缠在
我头发里的棘刺
并不曾把我伤着；
我脸变色身抖颤
不过是乔装遮掩
不过是撒娇卖俏。

我渴求真理，却
无法摆脱更好的
自我所拒斥的东西，
因为男人的注目
带来如此的满足
给我入骨的希冀。

我从黄道带上

① 在为此诗及以下的“所选”和“离别”二诗所作注中，叶芝解释说：“我把一个女人的爱情象征化为黑暗试图阻止太阳从它的大地床铺上升起的努力。在‘选择’（后改为“所选”）的最后一节，我把这象征改为男人和女人的灵魂穿过黄道带上升。”（1928，《校刊本》830 页）



扯回来的光亮，
为何这些疑问的眼睛
紧盯在我身上？
除了躲避我它们能怎样，
假若空虚的夜作出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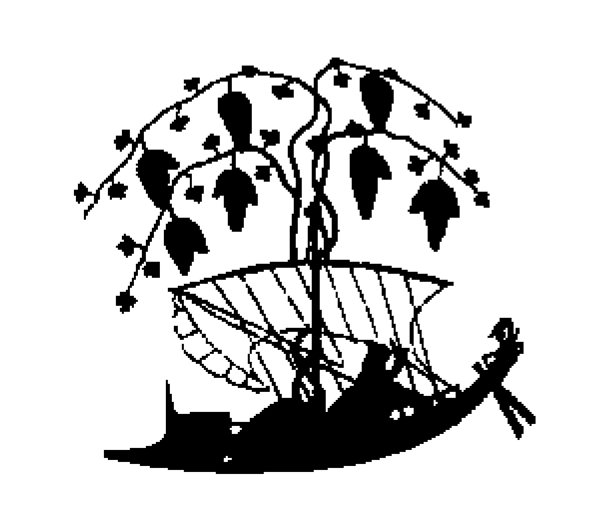
## 四、她的胜利[①]

我遵从龙的意愿直到你来临，
因为我原以为爱是接下来
一个随意的即兴节目，或固定
游戏，如果我让头巾落下来：
赋予它小小翅膀和天国音乐的那些
功绩如果也给它以智慧就最佳；
于是你站到了龙的环绕中间。
我由于疯狂而嘲笑，但你征服了它，
砸断了锁链，把我的脚踝解放，
圣乔治，不然就是异教的珀尔修斯；[②]
现在我们惊讶地凝望着海洋，
一只奇异非凡的鸟儿朝着我们惊啼。

---

① 此诗作于1926年11月29日。

② 圣乔治（卒于303年）：古罗马殉道者，英格兰的主保圣徒；珀尔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与达娜厄之子；二者都有屠龙的事迹。



## 五、慰　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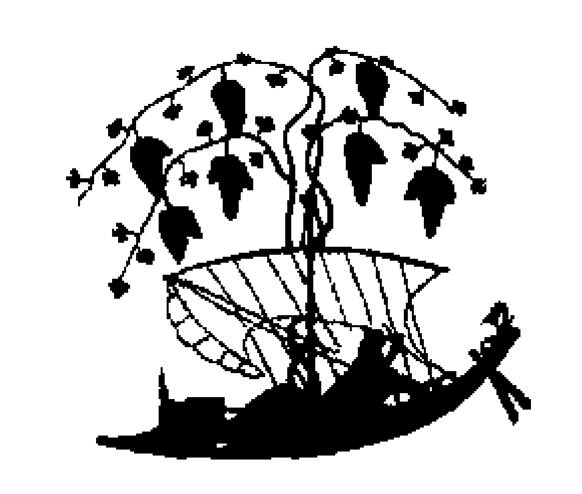
呵，但愿贤哲所说的
话语里含有智慧；
且把那身体舒展片刻，
把那脑袋低垂，
直到我告知贤哲们
人在哪里感到安慰。

假如我从未想到
那生而为人的罪过
笼罩我们的全部命运，
情欲怎会如此深切？
但是罪过在哪里犯下，
就能够在哪里被忘却。

## 六、选　取

爱的命运是被选取的。我在争取
涡旋的黄道带轨道上的一个
形象的过程中学到了这些。
他刚刚碰到我的身躯，
他刚刚自西方沉落
或在我胸房的母性的午夜
找到一种隐秘的安歇，
我就注意到他已登程北去，
而我虽躺在床上却仿佛站起。

我与天光破晓的恐怖争斗，
我选择这作为我的命运！如果
某个新婚的姑娘问起我
与一个男人共享的极乐，我就
拿那份宁静当做主要话题——
当时他的心和我的心相印如一，
两颗心在那奇迹的溪流上漂移；
一位博学的占星学家述记：



在那里黄道带被变成一个球体。①

① 17—18 行　叶芝原注说："'选取'中的'博学的占星学家'是马克罗比乌斯，那特定的一段是斯特姆博士——那位太不知名的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为我找到的。那是出自马克罗比乌斯对《希皮厄之梦》所作的注解：'……当太阳位于宝瓶宫时，我们向冥府献祭，'因为它处于不利于人类生命的宫位；从那里，黄道带与银河交会处，上升的灵魂由于其偏差而被拖出球体，那惟一的神圣形态，进入锥体。"(1933，《校刊本》831 页)阿姆布罗修斯·西奥多修斯·马克罗比乌斯是十五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以注释马尔库斯·图里尤斯·西塞罗(前 106—前 43)的《希皮厄之梦》著称。据说天上的星星都是由一个球体和一个坐镇其中的神灵构成的，而凡人的灵魂则在两个顶尖相对渗透旋转的锥体中轮回。

## 七、离　别[1]

**他**:亲爱的,夜空闭合
窥人户牖的眼睛,
此时我必须离别;
那歌声预报着黎明。

**她**:不,夜和爱的鸟儿
叫天下有情人安宁,
它洪亮的歌声同时责怪
残忍白昼的偷偷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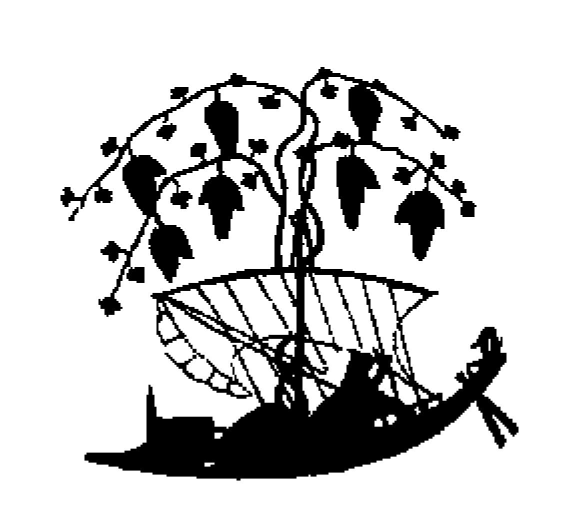
**他**:日光已经飞过
一座又一座山峰。

**她**:那是月亮洒下的光。

**他**:那鸟儿……

---

① 此诗作于1926年8月。



**她：**　　　　　　让它继续唱，
　　我给爱情的游戏
　　献上我黑暗的斜坡。

## 八、她在树林中的幻视[①]

像那繁茂的树叶下面的干燥木质，
在那神圣的树林中浓黑如酒的子夜，
太老了没有男人爱，我愤怒地伫立，
想像着男人。想像着我能够凭藉
较小的痛苦使较大的痛苦缓和平息
或仅仅为查看枯萎的血管是否流血，
我就撕破我的身体，好让其中的酒液
覆盖能让我忆起情郎嘴唇的一切。

然后，我举起我的手指，
凝视那浓黑如酒的指甲，或那从
每一根枯萎的手指尖端淌下的浓黑；
可是那浓黑变红，只见火把通明，
震耳欲聋的音乐撼动树叶；一列长队
用担架抬着一个受伤的男人，[②]
或者猛击琴弦，和着琴声的伴奏

① 此诗作于1926年8月。
②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阿多尼斯和爱尔兰传说中的迪阿米德都是被野猪所伤而死。



歌唱那造成这致命创伤的野兽。

所有高雅的女人伴着歌曲舞动，
长发松散，或者眉头紧锁忧伤，
仿佛一位十五世纪画家笔下的群众，
曼特格纳[①]的思想中没有思想的形象——
为什么他们竟认为她们永远年轻？
我一直凝视着他那鲜血染污的胸膛，
与其他人一起唱着我的诅咒，
直到突然被传染上忧伤悲愁。

那浑身血污的冤家，那野兽撕裂的废物，
半转过脸，目光灼灼盯着我的眼睛；
虽然爱情的苦涩甜蜜都已回归恢复，
但那些来自一幅画或一枚硬币的人形
既没有看见我倒地，也没有听见我惊呼，
且醉酒般地迷醉于歌唱，也不知情
他们抬到那里的并不是神话中的象征，
而是我的心的迫害者和受害的牺牲。

---

① 安德瑞亚·曼特格纳(1431—1506)：意大利画家。

## 九、最后的表白[1]

在所有与我共眠的活泼少年中
哪一个最使我欢快？
我回答说，我曾献出我的灵魂，
却在不幸之中恋爱，
但是与一个少年曾共享极乐，
他是我肉体所爱。

突然挣脱他的怀抱，我大笑着，
心想他竟激动如此：
他幻想我献出了一个灵魂，
只要我们接触肉体；
我在他的胸脯上大笑着心想，
禽兽对禽兽不过如此。

我给出一如别的跨出衣裙的
女人们所给出的东西，
但是当这个灵魂脱离了肉体，

① 此诗作于1926年6—8月间。



赤裸着走向赤裸者时，
它所找到的他将在其中发现
别人谁也不知道的东西，

给出他自己的，得到他自己的，
以他自己的权利统治；
并且，尽管它曾在不幸中恋爱，
仍把它抱得那么紧密，
以至没有一个白天的鸟儿敢于
聒噪而使那极乐终止。

## 十、相　遇

被老年暂时掩藏在
假面人的斗篷和风帽里，
彼此憎恨对方所爱，
面对面我们站立：
“我遇见了这种人，”他说，
“不会有什么好事。”

“让别人尽情吹嘘，”我说，
“但从不敢夸口自衿
有谁像我一样过去曾经有
那样一个男人作情人；
说在活着的男人中我现在
最恨那样的男人。”

“傻瓜才会夸耀那样的情人，”
他怒冲冲地断言：
但是他这种人为我这种人——
假如我们俩都能脱换
这身乞丐的衣裳——
找到了一个更美妙的字眼。



## 十一、出自《安提戈涅》[1]

征服——呵，苦涩的甜蜜，[2]
一个少女的嫩颊上的居民——
那富人和他的事业，
肥美的羊群和田野的肥美，
水手，粗野的收割者；
征服帕纳色斯山[3]上的神祇；

征服最高天；把天堂
和人间掀出原位，
以便在这同一灾难中
兄弟和兄弟，朋友和朋友，[4]
家庭和家庭，
城市和城市都会满足，
被那伟大的荣耀刺激得发狂。

---

① 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前 496? —前 406)的悲剧《安提戈涅》中一段合唱的译文的改写。

② 征服：死亡之征服；苦涩的甜蜜：爱情或生命。

③ 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所住之灵地。

④ 安提戈涅的兄弟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克斯彼此为敌，互伤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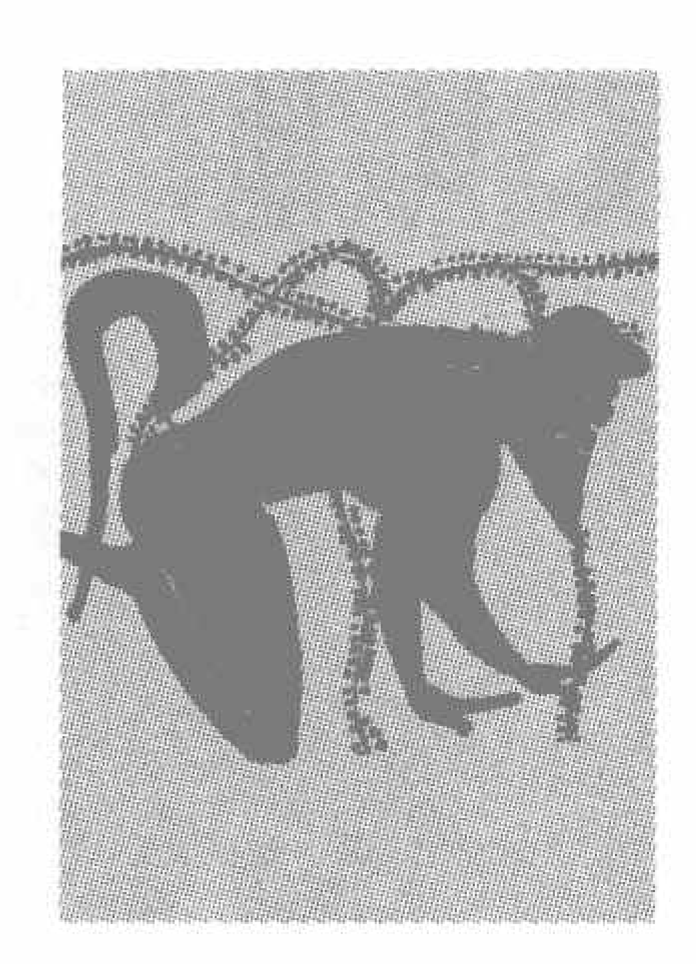
我要祈祷，我必歌吟，
而我却痛哭——俄底浦斯[1]的孩子
沉沦到没有爱的尘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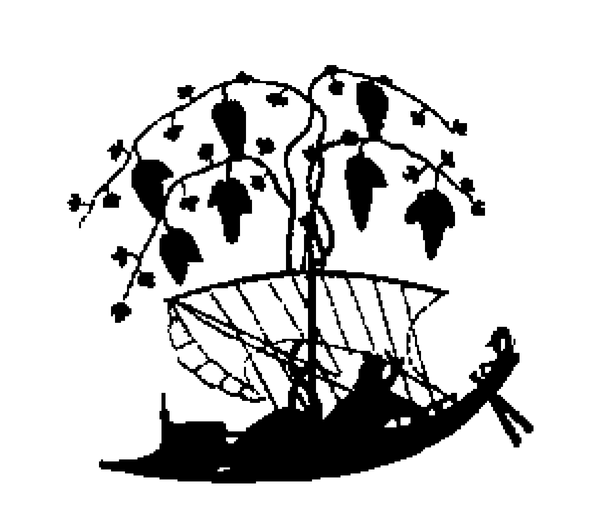
① 俄底浦斯：底比斯国王，安提戈涅的父亲。安提戈涅因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波吕尼克斯而被关闭在墓穴里之后旋即自杀。

# 帕内尔的葬礼及其他[①]

1935

① 此辑包括《三月的满月》(伦敦:麦克米兰,1935)中除“三首进行曲”(移入《最后的诗》)之外的全部诗作,共17首。





# 帕内尔的葬礼①

## 一

在那伟大的喜剧演员②的陵墓下，群众。
一簇预示暴风雨的乌云在天空中
被狂风吹来吹去；在没有云的地方
仍留有光亮；一颗更亮的星射下；
何等的战栗传遍那所有兽性的血脉？
这牺牲是什么？那里可有谁能够
忆起那刺穿一颗星的克里特箭头？

---

① 此诗作于1933年4月；最初发表于《观察者》(1934年10月)；第一部分题为“一个帕内尔派分子在帕内尔的葬礼上”，第二部分题为“四十年后”。叶芝在剧作《大钟楼之王》的前言中写道：“在‘在帕内尔的葬礼上’中，我把我在美国所作的一篇讲演稿中的段落写成了韵文。”帕内尔：见“致一个幽魂”一诗256页注①。

② 指丹尼尔·欧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其墓地在都柏林格拉斯内文公墓园。叶芝不喜欢他，称之为小丑。

闪烁星光透过的繁茂的叶丛，
狂热的群众，和在枝柯丛生的地方
坐着的一个美少年；一张神圣的弓；
一个女人，和一支箭搭在弦上；
一个被射穿的少年，一颗被射落的星。
那女人，一副伟大母亲的形象，
剜出了他的心。某个设计大师
把少年和树木铸上了西西里的钱币。①

① 2—15行　叶芝原注：“在四十年前的一个十月的风暴之晨，我听见了第四次钟鸣的第一响。我去金斯顿码头迎接早晨六点钟到达的邮船。我在等一个朋友，却碰见当时大出我意外的东西——帕内尔的遗体。我没有参加葬礼，因为在我敏感且羞怯的青年时代，我厌憎人群以及人群所暗示的事情，但我的朋友去了。她那天傍晚告诉我，当帕内尔的遗体被下放入墓穴的时候，在大白天里坠落了一颗星——那是个集体幻觉呢还是真实事件？若干年后斯坦迪什·欧格莱蒂写道：‘我陈述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的人目击过。当追随者们把帕内尔的遗骸放入土里之时，天空被奇异的光焰照得大亮。只可能是巧合，然而不迷信的人们也坚持在人的灵魂与自然力之间确有某种神秘的感应，以及风暴和别的自然骚动太经常地后继或伴随大战役而让人难以视之为仅仅偶然。……’我想到在我的《自传》附录中所描写的被一支箭射中的星的象征。叶芝在其《自传》中附录了为“骨骸的动弹”一节第四部分重写的开头，描写了叶芝见过的一个幻景：“一匹奔驰的人头马怪，稍后是一个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裸女站在一个基座上弯弓射一颗星。”（458页），叶芝讨论了这一幻景的原型意义，把它解释为类似“那母亲女神，代表她的女祭司把箭射向一个孩子，其牺牲象征树的精灵或阿波罗的死亡和复活。……她被描绘为一个身披少许丝缕坐在枝叶纷披的树中心的美女，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某些克里特硬币上”。



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逆转反拨：
陌生人杀害埃梅特、菲茨杰拉德、透呐[①]时，
我们就像观看彩绘舞台的人们一样生活。
那布景，那一旦消逝的布景，是什么材质：
它不曾触及我们的生活。但流行的狂热，
歇斯底里症把这猎物拖了下来。
无人分担我们的罪行；我们吞食他的心时
也并非在一个彩绘的舞台上扮演角色。

来吧，用那指控的目光盯住我。
我渴望被指控。在爱尔兰，
唱过和说过的一切，都不过
是人群中的传染病菌孳生的谎言，
除了老鼠们[②]死前所聆听的诗歌。
什么也别留下，除了那属于这裸袒
灵魂的空无，让所有能评判的人来评判，
它究竟是个禽兽还是个好汉。

① 罗伯特·埃梅特（1778－1803），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1763－1798），沃尔夫·透呐（1763－1798）：爱尔兰爱国者。
② 据说古爱尔兰吟游诗人具有以吟诗杀鼠或驱鼠的异能，见欧文·康内兰编译《莪相学会学报第5期》（1860）所载文《关于伟大的吟游诗人制度的记录》。

## 二

其余的我略过，有一句话我收回。
假如德·维列拉[1]吃了帕内尔的心，
就没有嘴皮松垮的造谣者赢得那一日，
没有国民间的仇恨把国土撕裂劈分。

假如考斯格瑞夫[2]吃了帕内尔的心，
这国土的想像力就会感到满意，
或缺乏那个，政府掌握在这样的手中，
它惟一的政治家欧希金斯就不会死。

甚至欧达菲[3]——但我不再提更多的名——
假如他们的学校有群众，他的教师有孤寂；
他就会穿过乔纳森·斯威夫特[4]的阴暗树林，
在那里撷取改良他的血液的苦涩智慧。

---

① 伊蒙·德·维列拉(1882—1975)：1932 年起任爱尔兰自由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威廉·考斯格瑞夫(1880—1965)：爱尔兰自由邦第一任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32)。

③ 艾因·欧达菲(1892—1944)：国民卫队第一任司令；1933 年被德·维列拉解职后，组织"蓝衫"运动，任纯粹盖尔人党主席，1934 年退出政坛。

④ 见"斯威夫特的墓志铭"一诗 595 页注①。



# 《大钟楼之王》中被砍掉的头颅选唱曲[1]

备鞍乘骑，我听见一个来自
布尔本山和克瑙克纳瑞的人说，
那大钟楼里的钟表说什么？
所有那些悲剧人物纵马奔驰，
却避开罗西斯角涌动的潮水，
那山坡上的狩猎大会。
一个缓慢低沉的音符和铁钟的鸣声。

是什么把他们带到那里远离家庭，
那彻夜与海浪搏斗的库胡林，
那大钟楼里的钟表说什么？
那驰骋在海上的尼娅芙；默默

① 叶芝剧作《大钟楼之王》于1934年初版，同年7月30日在都柏林艾贝剧院首演。

端坐下棋的姑娘和小伙？[1]
除了英雄的豪纵还有什么？
一个缓慢低沉的音符和铁钟的鸣声。
艾立尔，他的女伯爵[2]；那个
罕拉汉，不过像个狂野的嫖客；
那大钟楼里的钟表说什么？
独自一人骑着马来到那里，
那国王[3]能使臣民注目凝视
因为他没有头发却有羽饰。
一个缓慢低沉的音符和铁钟的鸣声。

---

① 在叶芝的剧作《黛尔德》(1907)中，黛尔德与奈希弈棋，等待着康纳哈给他们带来的厄运。参见“尘世的玫瑰”一诗66页注③。

② 在叶芝的剧作《凯瑟琳伯爵夫人》(1892)中，诗人艾立尔爱着女伯爵。

③ 叶芝的短篇小说《国王的智慧》(载《隐秘的玫瑰》1897)中的主人公。



# 依谱重填的两首歌

## 一

我的派丝汀·芬是我惟一所欲得，
我已憔悴消损至皮包骨头，
因为，我的心所有供租用的一切
只是我孤苦伶仃所能啸讴。
　　　哦咯，哦咯！
明天夜晚我要去把那屋门砸开。

一个男人，孤苦又伶仃，小腿上
还有斑痕，他有什么本领？
我但愿，我爱人坐在我的膝头上，
在酒馆的两个酒桶间痛饮。
　　　哦咯，哦咯！

明天夜晚我要去把那屋门砸开。

孤苦伶仃孤苦伶仃我躺了九晚上
在霪雨中的两丛灌木之间；
我原打算用口哨引她到那条路上，
我吹呀，吹呀，吹也枉然。
哦咯，哦咯！
明天夜晚我要去把那屋门砸开。[①]

## 二

我但愿我是一个老乞丐
转动着珍珠似的瞽目，
因为他看不见我的所爱
陪伴着别人招摇过路；

一个阴郁、沮丧的乞丐，
除了偷偷摸摸的野狗——
呵，生来就盲目的乞丐——

① 第一首歌为叶芝剧作《那锅肉汤》（1903年初版）1922年版所增补的一首歌。“派丝汀·芬”（盖尔语，义为“秀发少女”或“芬的小女孩”）是一首流行的爱尔兰民歌的标题。



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

或别的什么，除了诗人——
头脑空空，一无所思，
只会为美貌娘儿们押韵，
独自一人在床上作诗。[①]

① 第二首歌中的第1及2—6行最初发表于叶芝剧作《演员女王》(1922)中；第2—5行增入《三月的满月》(1935)中。

# 为老年祈祷[1]

上帝防止我产生人们仅仅
在头脑中思索的思想；[2]
那唱不朽的歌曲的人，
他在髓骨中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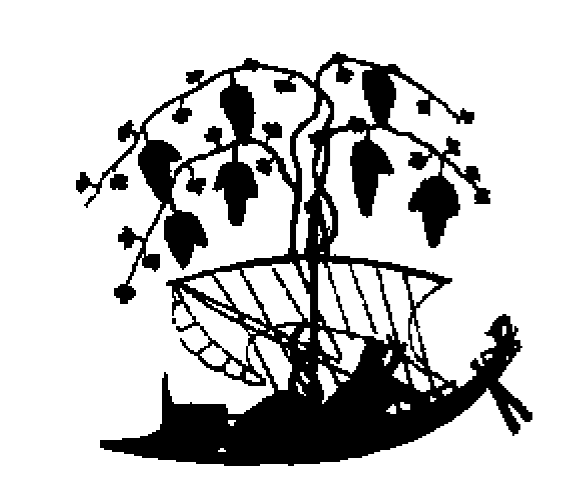
因那一切而成为一个智慧老人，
会得到所有人夸赞；
呵，我作为什么才不至于因为
那歌的缘故显得像个蠢汉？

我祈祷——因为时尚文字已过时，

---

① 此诗作于 1934 年，最初发表于《旁观者》(1934 年 11 月 2 日)。

② 叶芝在《玛瑙的切割》一文中写道："我们只相信那些不是在头脑中而是在全身里形成的思想。"(《随笔与序文集》，125 页)



祷祝辞又转回一轮——
尽管老而不死，但愿我显得
像个愚蠢、热情之人。

# 教会与国家[①]

这里是新鲜的题材，诗人，
适合老年的题材；
教会与国家的权力
被它们的暴民扔在脚下踩。
呵，可是心的酒浆将变纯，
智的面包将变甜。

那要是一首怯懦的歌，
就不要再在梦中流连；
假如教会和国家是
在门口咆哮的暴民怎么办！
酒浆至终将变稠，
面包将变酸。

1934.8

---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旁观者》(1934年11月23日)，题为“徒然的希望”。



# 超自然的歌

## 一、瑞夫在波伊拉和艾琳之墓畔①

因为你发现了我在黢黑的夜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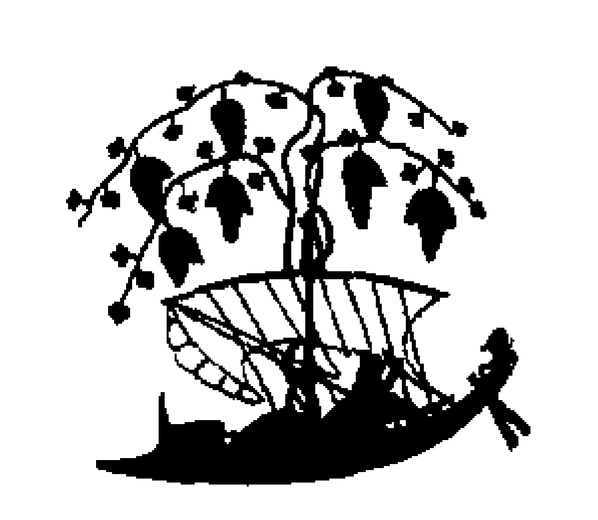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34年7月。叶芝原注说："'超自然的歌'中的隐修士瑞夫是一个虚构的圣帕垂克的批评者。他的基督教信仰像许多早期爱尔兰基督教信仰一样，可能来自埃及，与基督教前思想相仿。"(1935，《校刊本》857页)圣帕垂克(385—461)是最早去爱尔兰传播基督教的罗马传教士，爱尔兰的主保圣徒。波伊拉：爱尔兰传说中莱因斯特国王梅斯格德拉与北爱尔兰女神布安之子；据格雷戈里夫人所著《缪阿瑟姆呐的库胡林》，波伊拉"属于茹德瑞格(译按：北爱尔兰英雄群体之一)一族，虽然他仅占有极少土地，但他是北爱尔兰王国的继承者，无论男女老少，谁见了他都喜爱，因为他非常会说话，他们都叫他'蜜嘴波伊拉'。"艾琳是他的爱人。据叶芝叙事诗《波伊拉与艾琳》，"波伊拉与艾琳是一对恋人，但是爱神安格斯希望他们在他的国度，在死者中间幸福，便给每人讲了一个关于对方之死的故事，于是他们心碎而死"。叶芝1934年7月24日致信莎士比亚太太："我脑子里还有一首诗，说的是一个修士半夜在去世很久的一对恋人的墓上读祈祷书，那天正是他们的周年忌日；当夜他们(的灵魂)在墓地上空交合，他们的拥抱不是部分的，而是全身起火发光；他就借着那光亮读书。"

面对翻开的书本，所以你问我在做什么。
点校和整理我的传说，把它带到远方
给那些从未见过这削了发的头
也从未听见过这喑哑了九十年的嗓音的人们。
关于波伊拉和艾琳你无须说什么，
人人都知道他们的传说，人人都知道苹果树
和紫杉树[1]的什么样的枝叶、什么样的枝节
覆盖他们的遗骨；而说些谁也没听说过的事。

赐给他们以如此死法的奇迹
把从前是筋骨的东西变成了
纯粹的物质；当这样的身体交合时，
无所谓此处的接触，也无所谓彼处的接触，
也没有紧张的欢乐，而是全体与全体结合；
因为天使的交媾是一团光，[2]
闪耀之际二者都仿佛迷失、消融于其中。

在此，在苹果树和紫杉树的颤抖
之上的黢黑的天空中，

① 波伊拉与艾琳死后，一棵紫杉树和一棵苹果树分别从他们的葬身之处生长起来；他们相恋的故事则写在用紫杉和苹果木做的板子上。
② 此说出自瑞典神秘主义者伊玛纽埃尔·斯韦登堡(1688—1772)。



在此，在他们的周年忌日，
他们初次拥抱的周年纪念日，
那对被悲剧净化了的恋人
急急扑人彼此的怀抱；我这双
被清水、药草和孤独的祈祷锻炼得
像鹰眼般犀利的眼睛都不堪那亮光的炫耀。
虽然那亮光有些被树叶割破，形成
一个圆圈落在草地上，但是在其中
我翻动我的圣经书页。

## 二、瑞夫驳斥帕垂克[1]

一个抽象的古希腊谬论使这人发了疯癔，
一个完全是男性的三位一体。男人、女人、孩子（女儿或儿子），
这就是所有自然或超自然的故事流传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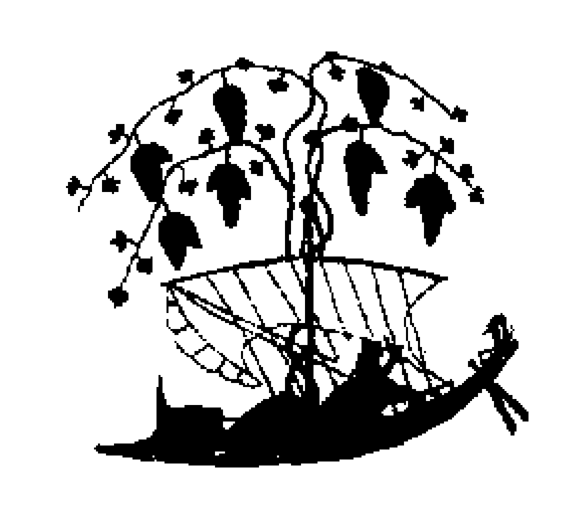
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被用完全相同的环结合在一起。
一如人类，一如野兽，一如蜉蝣生育，神祇也生育神祇，
因为那“伟大的绿宝石书板”[2]说，形而下的事物是复制。

然而一切都必须复制复制品，一切都繁衍它们的种类；
在它们的情热的大火消沉下去，被肉体或心灵浇熄时，
那变戏法的自然登场，她的蜿蜒的躯体缠绕在它们的怀抱里。

---

① 叶芝1934年7月24日致信莎士比亚太太，说此诗的主旨是“我们生育是由于我们的爱不完美”。

② 1541年出版的关于炼金术的中古拉丁文著作，伪托是古埃及著作神海尔梅斯·垂斯梅基斯图斯（埃及名“托斯”）所作。



那生着镜片鳞甲的蛇是多重性，
但那成双奔驰在地上、水里或空中的一切分享那仅只三位的神，
只要它们能像他一样爱，它们就能生育它们自身。

### 三、瑞夫在出神状态

即使你一字也不懂又有什么关系![1]
无疑我所说或所唱是我断断续续
听来的句子。我的灵魂已经找到了
有其自身原因或依据的一切快乐。
神灵与神灵在性交的痉挛中生出了
神灵。有阴影落下。我的灵魂忘却
那些来自寂静中的动情的叫喊声;[2]
日子的正常循环必定要重新运行。

---

① 叶芝曾在家里对一些朋友朗读“瑞夫驳斥帕垂克”一诗。读毕,他问他们懂不懂,其中一位(可能是毛德·冈)回答:“不,我一个字也不懂。”

② 此诗描写诗人自己的交欢之感。叶芝于1934年接受回春手术,性能力大大恢复。



## 四、那　里[1]

那里，所有的桶箍都紧紧衔接，
那里，所有的蛇尾都遭到咬啮，[2]
那里，所有旋锥体都交汇合一，
那里，所有行星都坠入太阳里。

---

① 叶芝《幻景》体系中之第13圆锥体，实为球形，为完美自足之境界。普罗提诺用以指神圣球体："太阳，那里，是所有星星；每颗星又是所有星星和太阳。"柏梅说，那里，"生命向内缠绕趋向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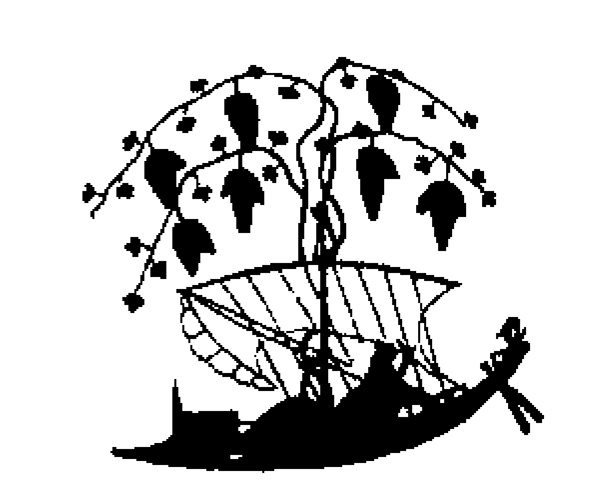
② 蛇头衔蛇尾是神秘主义的完美之象征。

## 五、瑞夫认为基督教之爱不足

为什么我应该寻求爱或研究爱?
它属于上帝,超出人类智力所及;
我以极大的勤奋把仇恨研究,
因为那是我自己所控制的一种激情,
一种能把灵魂中不是心境
或感觉的一切清除的扫帚。

为什么我憎恨男人、女人或事件?
那是我妒忌的灵魂发出的一束光线。
摆脱了恐惧和欺骗,它能够
发现不纯的杂质,能够显示最终
在所有这类东西逝去后灵魂会怎样行动,
在这类东西诞生前灵魂怎样能够行走。

于是我获得解放的灵魂自身将学习
一种更黑暗的知识,在仇恨中背离
人类所曾有过的各种关于上帝的构思。
思想是一件衣服而灵魂是一位新娘,
她无法在那破烂和花饰之中隐藏:



对上帝的仇恨可以把灵魂引向上帝。

在午夜钟声响起时灵魂无法忍受
一套肉体的或精神的内部装修。
在她的主人给予之前她能得到什么!
在他展示之前她能看到哪里!
在他让她知道之前她能有何知识!
在他活在她血液里之前她怎能生活!

## 六、他 和 她[1]

随着月亮悄然升起
她必悄然升起，
随着惊惶的月亮逃逸
她也必然逃逸：
“他的光早已把我刺瞎，
要是我胆敢停止。”

她随月亮歌唱而歌唱：
“我是我，是我；
我的光变得愈亮，
我就愈远地逃躲。”
听到那甜美的呼喊，
万物都瑟瑟抖颤。

① 叶芝于1934年8月25日致信莎士比亚太太，说此诗是写灵魂的：“当然，这是我的中心神话。”“她”指灵魂或人性，随着“他”——月相的变化而演化。



## 七、何等神异的鼓翼声？[①]

他抑制住自己的欲望，几乎停止了呼吸，
以免原始母性遗弃他的肢体，那女孩子不再偎依
在他的胸脯上畅饮欢乐，仿佛吮吸乳汁。

透进抹煞阳光的花园树阴里的是何等神异的鼓翼声？
他的嘴和韧劲的舌沿着四肢和胸脯或那光泽的小腹移动。
什么曾来自森林？什么野兽把它的幼崽已舔舐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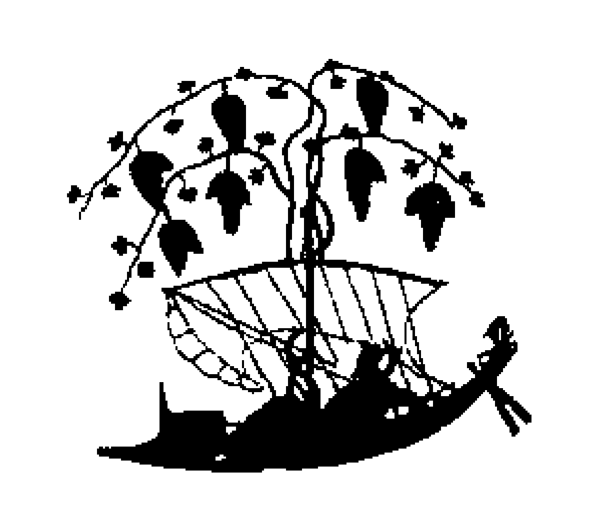
① 此诗写神人之交合，参见“丽达与天鹅”一诗。

## 八、它们从何处来?[1]

永恒即情欲,少女或少男
在他们交欢之始叫喊
“永远复永远”;然后醒来,
茫然不解剧中人所说的台词;
被情欲驱使的狂喜之人唱出
他从未想到过的词句;
那苦行者鞭打顺从的腰股,
却茫然不知那剧作者有何吩咐,
鞭子是哪位大匠所造。它们从何处来,
那打倒了冷淡的罗马帝国的手和鞭子?
什么神圣戏剧通过她的身体开幕,
当改变世界的查理曼[2]投胎的时候?

---

① 此诗问个人情爱和一般历史事件背后有什么神秘的决定力量。
② 查理曼(742—814):初为法兰克国王(768—814),后由教皇列奥三世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800—814)。



## 九、人的四个时期[①]

他曾经与肉体战斗过一场，
但肉体赢了；它趾高气扬。

于是，他又与心较量抗拒；
纯真与和平遂都弃他而去。

然后，他与头脑较量争斗；
他把骄傲的心抛在了身后。

现在，他对上帝之战开始；
夜半钟响时，上帝将胜利。

---

① 此诗作于1934年8月6日。在叶芝的哲学体系中，个人人格和人类文明可划分成四个阶段：1. 地、本能、早期文明；2. 水、情欲、中古骑士时代；3. 风、理智、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末；4. 火、灵魂、文明被仇恨毁灭的时代。

## 十、会　合[①]

假如朱庇特与萨图恩相逢，
木乃伊小麦会有何等收成！[②]

剑是一具十字架；他[③]死于其上：
那女神[④]叹息，在马尔斯的胸上。

---

① 叶芝把星相学上的木星（朱庇特，亦为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和土星（萨图恩，亦为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的会合与一种"相对立的或主观的"天命，火星（马尔斯，亦为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和金星（维纳斯，亦为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的会合与一种"基督教的或客观的"天命相联系。见阿兰·韦德编《叶芝书信集》（伦敦，1954，828页）。

② 见"题埃德蒙·杜拉克作黑色人头马怪图"一诗517页注②。

③ "他"指耶稣基督。

④ "女神"指维纳斯。



## 十一、针　眼

那咆哮而过的流泉
全都出自一个针眼；
未出世的事物，已逝去的事物
仍然驱使它从针眼不停地涌出。

## 十二、须 弥 山[1]

文明被箍起，由多重幻想
置于一条规则，置于和平的幌子
之下；但人生即思想；
他，尽管恐惧，却无法停止
劫掠，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
劫掠，狂暴，灭绝，以便他
可以进入现实的荒凉里：
埃及和希腊，别了，别了，罗马！
在须弥山或埃菲尔士山中，[2]

---

① 1933年，叶芝为印度僧人师利·普罗希大师所著《圣山》一书作序。此诗可能作于那期间。在剧作《大钟楼之王》的前言中，叶芝写道："一首关于须弥山的诗自发地来临，但是哲学是个危险的主题……"（1934—1935；《校刊本》855页）此诗写人类是其自己的创造物的毁灭者，此即文明更替的规律。

② 须弥山：梵语音译"须弥楼"或"须迷卢"（简称"须弥"或"弥楼"或"迷卢"），意译"妙高"。印度教神话中的神山，亦为佛教等宗教所采用，据说是位于宇宙中心的金山，是世界之轴。诸天之神都在此山或附近有各自的乐园，信者死后在那里与他们一起等待转世再生。现实中即指西藏境内冈底斯山脉主峰冈仁波齐峰，藏语义为"宝贝雪山"；印度称之为凯拉斯神山。埃菲尔士山：即喜马拉雅山之珠穆朗玛峰。1885年英人主持的印度测量局以其前局长埃菲尔士（S. G. Everest）的姓氏命名该峰；1952年中国政府将其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尼泊尔则称之为萨迦—玛塔。



在积雪之下的洞穴里过夜，
或在那大雪和严冬的厉风
抽打其裸体之处的隐士们了解
白昼周而复始带来黑夜，黎明前
他的荣耀和碑铭都消逝不见。

# 新　诗[1]

1938

① 1938年5月夸拉出版社初版，共收诗35首。





# 螺　旋[1]

螺旋！螺旋！古老的岩石人面向前凝视；
被思索得太久的事物不再能被思索，
因为美因美，价值因价值而死，
古老的轮廓线已被消蚀而漫灭。
非理性的鲜血溪流污染着大地；
恩皮多克勒斯[2]把万物四处抛撇；
赫克托尔[3]已死，特洛伊现有灯光照耀；
我们旁观者只有在悲剧的欢乐中大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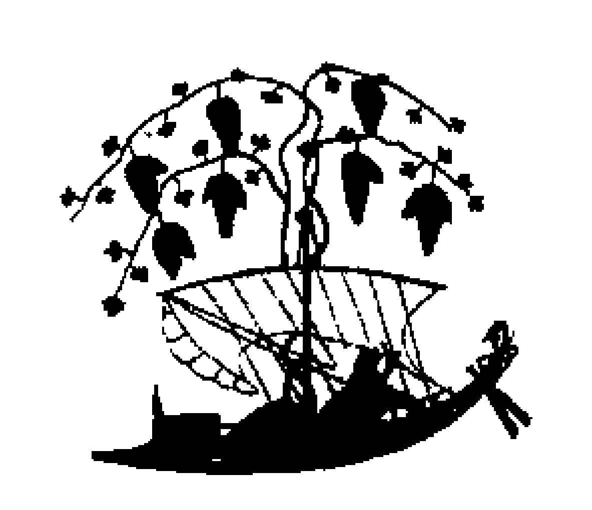
① 此诗可能作于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间。螺旋：见“再度降临”一诗450页注②。

② 恩皮多克勒斯（前493—前433）：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万物由土、水、火、气四大元素和合而成。

③ 赫克托尔：特洛伊英雄，国王普里阿摩和赫卡帕之长子，被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所杀。

尽管麻木的恶梦骑在头顶，鲜血和淤泥
污染了敏感的身体，又有什么要紧？
有什么要紧？不要叹息，不要掉泪，
一个更伟大、更高雅的时代已经逝尽；
为了古墓里彩画的偶像和梳妆匣子
我曾经叹息过，但如今不再伤心；
有什么要紧？从洞穴中传出一个声音，
它所知的一切只是那一个词“欢欣”。

行为和工作变得粗糙，灵魂也变得粗糙，
有什么要紧！那岩石人面所重视的那些
骏马和女人的爱好者，将要
从一座坍塌的陵墓的断石残碣
或鸡貂与猫头鹰之间的黑暗
或任何富有、黑暗的空无中发掘
工人、贵族和圣徒；万物重新
在那过时的螺旋锥体之上运行。



# 天青石雕[1]

（为哈利·克里夫顿作）

我曾听见歇斯底里的女人们
说她们厌恶调色板[2]和提琴弓[3]，

---

① 1935年7月4日，七十岁的叶芝收到友人哈利·克里夫顿赠送的一件生日礼物——一块中国乾隆年间的天青石雕。翌日他写信给女诗人多萝茜·韦尔斯利说：“有人送给我一大块天青石雕作礼物，上面有中国雕刻家雕刻的山峦、庙宇、树木、小径和正要登山的隐士和弟子。隐士、弟子、顽石等是重感觉的东方的永恒主题。绝望中英雄的呼喊。不，我错了，东方永远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因此对悲剧一无所知。是我们，而不是东方，必须发出英雄的呼喊。”叶芝最初的构思侧重于东、西方对待悲剧的不同态度，但1936年7月25日诗成之后，它的主题更加丰富了。叶芝在写给韦尔斯利的信中说此诗“几乎是我近年来所作的最好的作品”（《致多萝茜·韦尔斯利谈诗书信集》）。

② 调色板、提琴弓和诗人分别代表视觉艺术、音乐和文学，它们为热衷于政治的人们所鄙弃，面临毁灭的危险。叶芝作此诗时，欧洲正笼罩着对可能爆发的战争的恐慌。

③ 同上。

厌恶那些永远快乐的诗人们①，
因为人人皆知，否则也应该懂：
假如不采取激烈的手段，
飞机和飞艇就将会出动，
像比利王那样投下炸弹②
直到这城市被摧毁夷平。

人人都在扮演各自的悲剧，
那边傲然走着哈姆雷特，那边是李尔王，
那是奥菲莉娅，那是考娣莉娅；③
然而，假如竟有最后一场，
巨大的幕布即将落地，
假如他们在剧中的显要角色还值得，
他们就不会中断台词而啜泣。
他们知道哈姆雷特和李尔是快乐的；④
快乐改变着一切恐惧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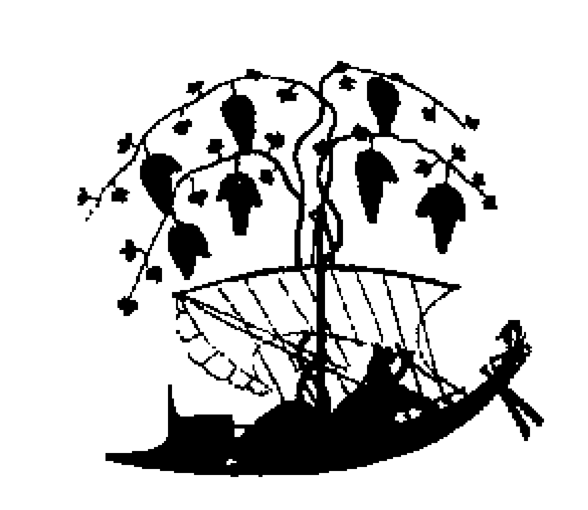
---

① 见713页注②。

② 在1690年的波义尼战役中，英王威廉三世击败詹姆斯二世。有民谣描述他使用炸弹的情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威廉二世曾使用齐卜林飞艇空袭伦敦。比利是威廉的昵称，故此处一语双关。

③ 10—11行 均为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笔下的悲剧人物。

④ 格雷戈里夫人说："悲剧对于死者来说必定是一种快乐。"因为他们找到又失去了人们所追求的一切。



人人都曾努力、找到和失去；
场灯熄灭；天堂之光照进头顶：
悲剧被表演到极致。
尽管哈姆雷特彷徨，李尔怒狂，
所有的吊装布景同时降落
在成千上万座舞台之上，
悲剧也不能再发展一分一毫。

他们来过：或徒步，或驾船，
或骑马，或骑骡，或骑驴，或骑骆驼，[①]
古老的文明遂面临刀剑。
于是他们和他们的智慧[②]走向毁灭：
伽里玛科斯[③]刻石如刻铜，
他雕琢的衣纹，当海风吹袭
这角落之时，仿佛飘飘飞动，
如今他的作品没有一件完好矗立；
他那棕榈树形的细长灯罩
也仅仅矗立了一昼夜；

① 指埃及人、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② 指古希腊人及其文明。
③ 前五世纪希腊雕刻家，发明以旋凿雕刻衣纹，曾为雅典守护神庙制作一盏金灯及一个棕榈树形的青铜长灯罩。

一切都倾覆又被重造，
重造一切的人们是快乐的。

天青石上雕刻着两个中国佬，
身后跟着第三人，
他们头顶上飞着一只长腿鸟，[①]
那是长生不老的象征；
第三位无疑是仆人，
随身携带一件乐器。

石上每一片褪色的斑痕，
每一处偶然的凹窝或裂隙
都像是一道河流或一场雪崩，
或依然积雪的高坡峻岭，
虽然杏花或樱枝很可能
熏香了半山腰上那小小凉亭——
那些中国人正朝它攀登；我乐于
想像他们在那里坐定；
在那里，他们凝望山峦和天宇，
注视着一切悲剧的场景。

① 指仙鹤。



有一位请奏悲悼的曲子；
娴熟的手指便开始弹拨。
他们的眼边布满皱纹，他们的眼里，
他们古老的、炯炯的眼里，充满快乐。

# 仿日本诗[1]

极其稀奇一件事：
我已活了七十年；

（欢呼春天繁花开，
因为春天又来临。）

我已活了七十年，
没做褴褛讨饭人；
我已活了七十年，
七十年来少与老，
今始欢乐而舞蹈。

① 叶芝在1936年12月下旬将此诗寄给女诗人多萝茜·韦尔斯利时附信解释说："我是根据一首咏春的日本俳句的散文翻译作出此诗的。"（《W. B. 叶芝致多萝茜·韦尔斯利论诗书信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116页）



# 曼妙的舞女[①]

那少女去那里跳舞，
在那花园中落叶缤纷，
新剪修的柔滑草坪上；
逃离她苦涩的青春，
避开她周围的人群，
或摆脱笼罩她的乌云。
啊，舞女，曼妙的舞女！

假如陌生人从那座房子
前来把她领走，可别说

① 此诗作于1937年1月。玛格特·儒多克(1907—1951)：本名玛格特·柯利斯，英国演员、诗人，著有诗集《柠檬树》(1937)；叶芝为之作序。叶芝曾说她的诗艺越来越糟，劝她停止写诗。她因此想自杀，那么她的诗就有可能传世。一天她冒雨跳进海里，又想到她热爱生活，遂开始在海滩上跳舞。翌日，她去了巴塞罗那，在那里发了疯。

她发起疯来很快乐；
把他们悄悄拉到一侧；
让她跳完她的舞，
让她跳完她的舞。
啊，舞女，曼妙的舞女！



# 三丛灌木[①]

米歇尔·德·布尔代叶神父《我的时代的历史》中记载的一件事。

贵妇有一回对情郎说，
“没有谁能够依赖
缺乏适当资粮的爱；
假如爱人已经离开，
你又怎能唱那些情歌？
小伙子，我应受到责怪。”
　　哦亲亲，哦亲亲。

“在你房间里别点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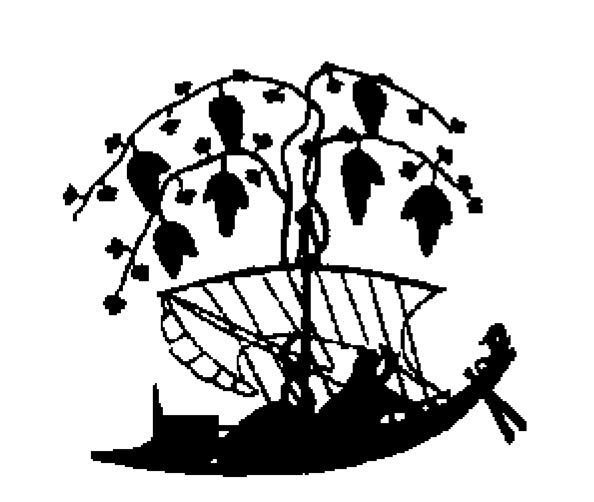
---

① 此诗作于1936年7月，是根据多萝茜·韦尔斯利（见“致多萝茜·韦尔斯利”一诗741页注①）的一首谣曲所作的改写，其本事来源系虚构。

那娇美的贵妇叮嘱，
“我好在夜半更深时
偷偷爬上你的床铺，
要是我看见自己偷情，
我想我就会倒地死去。”
　　哦亲亲，哦亲亲。

“我秘密地爱着一个人，
亲爱的侍婢，”她说，
“我知道我必倒地而死，
假如说他不再爱我，
可除了倒地而死我又能如何，
假如我失去了贞洁？”
　　哦亲亲，哦亲亲。

“所以你得去躺在他身边
让他以为是我在那床上，
也许我们都一样，
在没有灯烛的地方；
也许我们都一样，
一旦把身上都脱光。”
　　哦亲亲，哦亲亲。



可是没有犬吠；夜钟鸣响；
听着那钟声，她会说：
“我这个主意真不错，
我的情郎看上去很快乐；”
却又长叹一声，如果那侍婢
整天都显得昏昏欲睡。
　　哦亲亲，哦亲亲。

“不，不是另一首歌，”他说，
“因为一年以前
我的情妇第一次
在半夜来到我的房间，
当钟声开始鸣响的时候
我必须躺在被单中间。”
　　哦亲亲，哦亲亲。

“一首大笑、大叫、神圣的歌，
一首色情的歌，”他们说。
可有人曾听过这样一首歌？
没有，除了那天他们听见过。
可有人曾跑过这样一回马？

没有，直到他跑过。
　　哦亲亲，哦亲亲。

可是当他的马把一只蹄子
陷入一个兔子洞时，
他一头栽到地上而死去。
他的情妇全都看在眼里，
立时便倒地而死，因为她
以她的灵魂把他热爱。
　　哦亲亲，哦亲亲。

那侍婢活了很久，
照管着他们的坟墓，
并在那里种了两丛灌木，
以便它们长大后
就好像生自一条根，
它们的玫瑰花也混在一处。
　　哦亲亲，哦亲亲。

在她衰老临死的时候，
牧师来到了她的身旁；
她做了彻底的坦白忏悔。



久久地他盯着她的脸庞，
哦，他是个善心人，
理解她的情况。
　　哦亲亲，哦亲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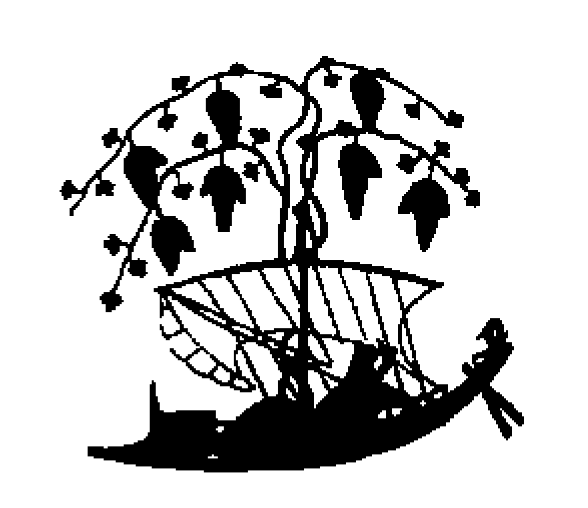
他吩咐他们把她抬去，葬在
她女主人的男人一侧，
并在她的墓上种下一丛玫瑰。
现在活着的人在那里
摘玫瑰时，谁也不会
知道它的根茎始于哪里。
　　哦亲亲，哦亲亲。

# 贵妇的第一支歌[①]

我转身四顾，
像一只表演的哑巴动物，
既不知我是什么
也不知要去何处，
我的语言被锤炼
成一个名字；
我在恋爱中，
而这是我的羞耻。
伤害灵魂者
为我灵魂所爱慕，
还不如一个
四条腿的动物。

---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1月20日。叶芝称“它本身并不很好，但会强化(“三丛灌木”的)戏剧性”(《W. B. 叶芝致多萝茜·韦尔斯利论诗书信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105页)。



# 贵妇的第二支歌[1]

什么样的男人即将前来
隈躺在你的双脚之间？
我们除了女人还是什么！
沐浴；使你的身体香甜；
我有一柜柜干品香料
可以用来点缀床单。
　　　　愿主怜悯我们。

他将爱我的灵魂，仿佛
肉体全然不存在；
他将爱你的肉体，
不受灵魂的干扰；
爱填充爱的两个部分，

① 此诗作于1936年7月。

却保持他的实体完好。
　　　　愿主怜悯我们。

灵魂必须学习一种
适合我胸房的爱；
肢体则学习一种与所有
高等动物共同的爱。
假如灵魂会看肉体会触，
哪一个更有福气？
　　　　愿怜悯我们。



# 贵妇的第三支歌[①]

假若你和我的真情郎相遇，
他在你的双脚间弹奏乐曲，
请不要妄说灵魂的坏处，
也不要以为肉体就是全部，
因为我是他白天的女人，
了解肉体有更多的弊病；
但是为了名誉请劈分他的爱情，
直到二者都不享有足够的一份，
好让我听见——假如我们竟吻成
对位的毒蛇似的嗞嗞声——
你；假如手竟摸索大腿，
辛劳的一切诸天都会叹息。

① 此诗作于1936年7月。

## 情郎的歌[①]

鸟雀向往天空，
思绪向往我所不知的地方，
精子向往子宫。
此刻同样的休息降落
在心意，在巢窠，
在绷紧的大腿上。

① 此诗作于 1936 年 11 月 9 日。



# 侍婢的第一支歌[①]

怎么搞的，这流浪汉
此刻沉陷于休养——
陌生人与陌生人——
在我冰凉的胸上。
还剩下什么可企盼，
既然陌生的夜已到来；
上帝的爱已把他蔽遮，
使他免受一切灾害，
欢乐已使他变得
虚弱得像条虫豸。

---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1月。

# 侍婢的第二支歌[1]

由于床笫的欢乐，
迟钝得像条虫；
他的棍子及其突出的头
疲软得像条虫；
他那已逃走的魂魄
盲目得像条虫。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1月。



# 一亩草地[①]

图画和书籍仍在；
一亩地青草
用以养气和运动；
如今体力衰耗；
夜半，一幢老屋，
毫无动静，除了一只鼠。

我已不为外物所动。
在这生命的尽头，
松弛的想像力
或消耗着骨头
和破布的头脑之磨
都不能使真理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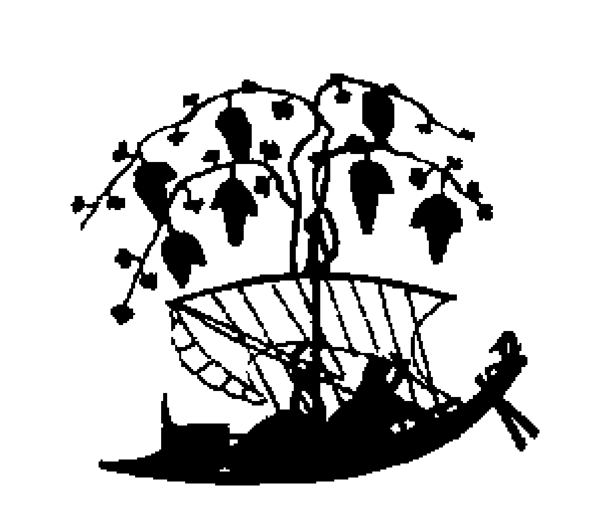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1月叶芝晚年在都柏林居住的河谷别墅。

请赐予我老年人的狂热。
我必须为自己重铸
一颗为米开朗琪罗[1]所熟知，
能够穿透重重云雾，
或受了狂热的激动，
能够把僵尸撼醒的心灵，

一颗老年人雄鹰似的心灵，
直到我成为泰门和李尔[2]
或那位击打墙壁，
直到真理听从召唤的
威廉·布雷克[3]，
否则就会被人类忘却。

---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画家、雕塑家。
② 泰门和李尔：分别是莎士比亚悲剧《雅典的泰门》和《李尔王》中的人物。
③ 威廉·布雷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



# 那又怎样

他在学校里选择的伙伴们认为
他必定会成为一位名士；
他也有同感，生活蹈矩循规，
苦功排满了他的二三十岁；
“那又怎样?”柏拉图的鬼魂唱，“那又怎样?”

他所写的一切都被人读到，
若干年以后他赢得了
足够的金钱满足他的需要，
足够的朋友一直真诚相交；
“那又怎样?”柏拉图的鬼魂唱，“那又怎样?”

他所有更快乐的梦想都成真实——
妻子、女儿、儿子、一座小旧房，

种植着李树和甘蓝的田地，
诗人和才子们在他周围聚集；
“那又怎样?”柏拉图的鬼魂唱，“那又怎样?”

“工作完成了，”年老时他自思，
“按照我少年时的设想；
让傻瓜们发怒吧，我丝毫不曾偏离，
而使某种东西达到了完美；”
可是那鬼魂更大声地唱“那又怎样?”



# 美丽高尚的人物

美丽高尚的人物；欧李尔瑞①的高贵的头颅；
在艾贝舞台上的先父，他面前是狂热的群众。②
“这国度辈出圣徒，”掌声停息后又说，
“石膏圣徒；”他美丽而顽皮的脑袋向后一甩。
身体支撑在桌子之间的斯坦迪士·欧格莱蒂③
向一群醉醺醺的听众说着无意义的大话；
坐在她那镶金桌子前的奥古斯塔·格雷戈里，④
她的八十春秋正临近；“昨天他威胁我的生命，

---

① 约翰·欧李尔瑞(1830—1907)：爱尔兰爱国者。

② 叶芝的父亲约翰·叶芝(1839—1922)于1907年2月4日在艾贝剧院公开辩论会上为约翰·米灵顿·辛格的剧作《西部浪子》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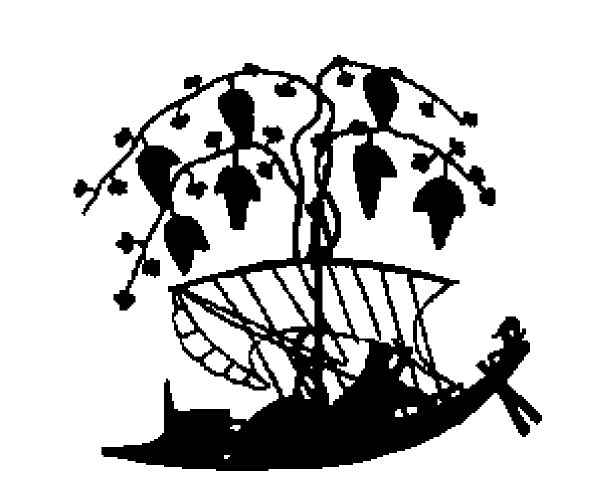
③ 斯坦迪士·詹姆斯·欧格莱蒂(1846—1928)：爱尔兰历史学家兼小说家。

④ 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爱尔兰作家，叶芝密友。她在1922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她的一个佃户威胁说要用暴力获取库勒庄园的部分土地的事件。(《格雷戈里夫人日记》柯林·史麦斯公司1978版337页)

我告诉他每晚六点至七点我都坐在这桌前，
百叶窗拉起着；”在厚斯车站等火车的毛德·冈，[1]
那腰背挺直头颅高傲的帕拉斯·雅典娜：
所有奥林匹斯山神[2]；一件永不再为人知的事情。

① 毛德·冈(1866—1953)：叶芝恋人。此处写的是她在1891年8月4日，即拒绝叶芝的第一次求婚的翌日。

② 奥林匹斯山神：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大神。



# 一个发疯的少女[①]

那发疯的少女在海滩上舞蹈，
即兴创作着她的音乐，她的诗歌；
她的灵魂与它自身分裂，
上升，下落到她不知的什么地方；
躲藏在一艘汽船的货物中间，
她的膝盖跌破；我宣称那少女
是一个美丽高尚的人物，或一个
英勇地失去，又英勇地寻获的事物。

无论什么样的灾难发生，
她都站在不顾死活的音乐中缠绕
缠绕，缠绕；她怀着胜利的喜悦，
在放置水斗和货筐的地方，

① 此诗作于1936年5月，原题“在巴塞罗那”。

不是发出普通的清晰可懂的声音，
而只是唱："啊，渴望大海的饥饿的大海。"①

① 引语摘自英国诗人、演员玛格特·儒多克(1907—1951)"我几乎品尝出神极乐"一文。她在巴塞罗那患精神分裂，从窗口跌落，摔折了膝盖骨，于是爬进一艘船的货舱，开始唱"渴望大海的，饥饿的大海……"(见《柠檬树》伦敦1937年版，8—9页)



# 致多萝茜·韦尔斯利[①]

伸向那树林里没有月光的中夜，
仿佛那只手能达到它们林立之处；
它们不过是著名的古旧室内陈设，
摸起来令人愉悦；握紧那只手，
仿佛要把它们拉得更近些。
　　　　　　　　　　　　　内心
充满了夜晚的那最感性的静寂
（购得地平线，陌生的狗便安静）[②]，
上楼去到你满是书籍的卧室等待，
膝头上没有书，也没有人在那里，
只有一只丹麦大狗，无月可吠，

① 此诗作于1936年8月。多萝茜·韦尔斯利（1889—1956）：英国诗人、韦灵顿公爵夫人、叶芝晚年的朋友。

② 多萝茜·韦尔斯利曾购置了数英亩土地，把该地区原住居民连同他们的狗一起逐出。

此刻正躺倒沉睡。

是什么在登楼梯？

决不是平庸女人们所想得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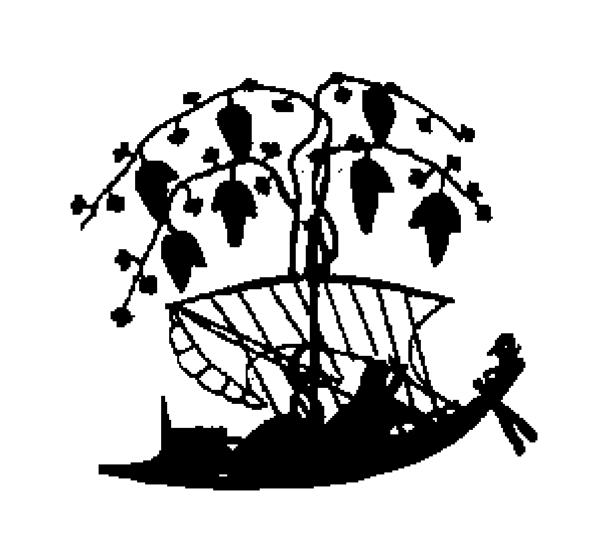
如果你不负我的期望！既不是满足

也不是满意的良心，而是某些古代

著名作家误写讹传的那伟大的家族——

个个高举火炬的骄傲的复仇三女神。[1]

① 希腊神话中专司惩罚犯罪之人的女神，为克洛诺斯和夜女神的女儿。



# 克伦威尔的祸害[①]

你问我找到了什么，我漫游得广阔而遥远，
除了克伦威尔的宅邸和克伦威尔的凶残的人马一无所见，
那些恋爱的人们和跳舞的人们都被打入泥土，
那些魁伟的汉子、剑客和骑士们他们在何处？
有一个得意洋洋到处流浪的老乞丐——
在基督被钉死以前他的先辈服侍过他们的先辈。[②]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还有什么可说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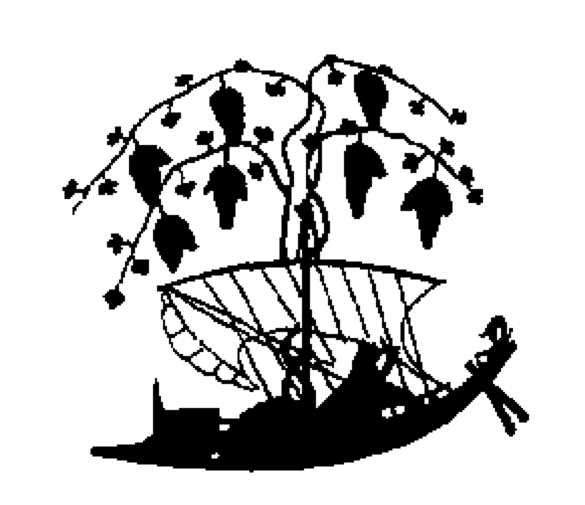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间。1649—1650年，英国护国主奥利佛·克伦威尔(1599—1658)曾率兵征伐爱尔兰。

② 在波义尼战役(1690)之后，占了上风的新教权势被强加给天主教的爱尔兰。叶芝在“帕内尔的葬礼”一诗的“注解”中写道：“在社会的底层，但几乎都不在其中，农民们继续做着他们的中世纪的梦；盖尔语诗人们则歌唱被放逐的天主教贵族；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唱：‘在基督被钉死以前我的先辈服侍过他们的先辈。’”(《校刊本》833页)

一切邻居的满足和随和的交谈都已成过去，
但是抱怨也没有丝毫用处，因为金钱的吵闹仍在继续。
向上爬的人必定踩在他的邻居的身上，
我们和所有的缪斯则什么也算不上。
他们有自己的学校教育而我对他们的学校教育置之不理，
他们怎会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死亡时辰的人所知道的事？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还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还有另一种知识被我的心所毁坏，
就像古老的寓言里的狐狸把那斯巴达少年[①]的知识毁坏，
因为它证明事物既可能存在又不可能存在；
那些剑客和贵妇们依然能够交好往来，
能够付给诗人一首诗的报酬，聆听琴弦的音韵；
虽然他们都已长眠地下，我依然是他们的仆人。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还有什么可说的？

① 伪托为古希腊哲学家兼传记作家普鲁塔克(46－120)所著《十演说家生平》中关于雅典政治家吕库尔古斯(前390－约前325)的生平一章里所述的一个故事：一个斯巴达少年偷了一只狐狸藏在衣下，宁肯让狐狸咬死也不让人搜身定罪。



我在夜半时分偶然发现一所宏大的宅院，
大门通明开敞，所有的窗户都灯光灿烂，
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也对我表示欢迎；
但是我在一处古老的废墟里醒来，四周风声凄冷；
在我定神四顾之后，我不得不走出去，
到那些懂得我的言语的狗和马中间去。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还有什么可说的？

# 罗杰·凯斯门特[1]

（马罗尼博士著《伪造的凯斯门特日记》读后）

我说罗杰·凯斯门特
做了他必须做的事，
他死在绞刑架上，
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生怕他们会在时光的
法庭前面被击败，
他们诉诸作伪的伎俩，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1月。罗杰·凯斯门特：见“十六个死者”一诗437页注①。在他受审和上诉期间，有谣言纷传他有描写他的同性恋活动的日记。在《伪造的凯斯门特日记》（都柏林和康克，1936）一书中，美籍爱尔兰医生兼作家威廉·J·马罗尼（1881－1952）声称那些日记是由英国人伪造的，而英国驻美国大使塞西尔·阿瑟·斯普灵－莱斯爵士（1859－1918）和当时在美国讲学的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诺伊斯（1880－1958）曾帮助传播谣言，致使美国公众舆论反对凯斯门特。



给他的好名声抹黑。

一个作伪证者站起来准备
证明他们的伪造真实；
他们把赝品拿出给全世界，
这才是新鲜事；

因为作为他们的大使，
斯普灵一赖斯必须耳语窃窃，
于是演说家们得知了，
还有一大批写作者。

汤姆和狄克来呀，所有
把它广播远扬的人们快来，
离开伪造者和他的书桌，
抛弃作伪证者一派；

来在大庭广众中发言，
以便给这位被置放
在生石灰里的最勇敢的人
做一些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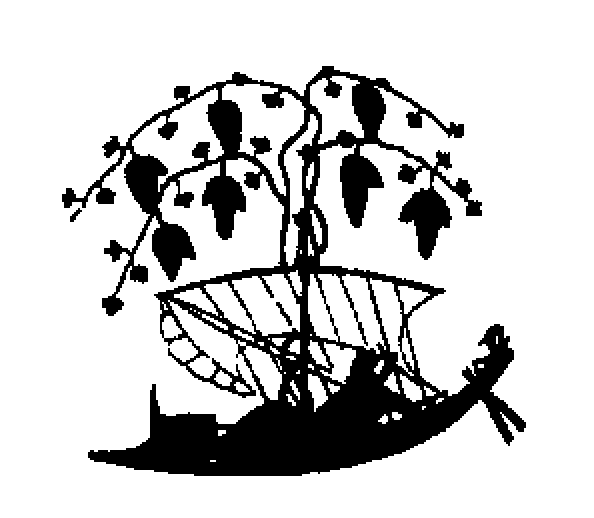
#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1]

哦，是什么弄出那突然的噪音？
是什么站立在门口？
它从未渡过那海洋，只因
约翰牛[2]与那海洋是朋友；
但这不是那往昔的海洋，
这也不是那往昔的海岸。
是什么发出那嘲笑的喧嚷，
那海洋的嚣喧中的嚣喧？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敲门。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0月。见“十六个死者”437页注①和“罗杰·凯斯门特”746页注①。

② 英国的拟人化绰号，出自约翰·阿布斯诺特的《约翰牛传》(1712)。



约翰牛一直代表议会，
一只狗必有走运时，
国民以为他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知道在酒席
或宴会上如何演说，
以使所有人都信赖
大不列颠帝国，
和基督的教会。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敲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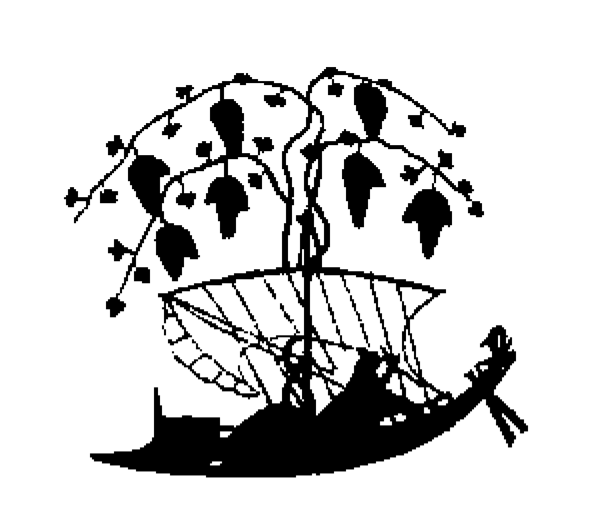
约翰牛去了印度，
所有人都必须对他注重，
因为有历史证明
没有一个别的品种
曾有过类似的遗传，
或像他一样吃过那么多奶，
一座房屋周围不会有好运，
假如它缺乏诚实。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敲门。

我在一座乡村教堂四周闲逛，
发现了他的家族墓地，
抄录出我在那宗教的幽暗中
能够辨识的文字；
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名人；
但名望和美德都腐朽。
围过来，亲爱而苦命的人们，
围过来发出一声大吼；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敲门。



# 欧拉希利族长[1]

请歌唱欧拉希利族长，
不要否认他的权利；
请在他的名字后加上“族长”；
请承认他永远建立
那名号，不管所有那些
历史学家怎么说；
他自己写出那个词语，
他给自己命名以鲜血。
　　　　　　天气怎么样?

请歌唱欧拉希利族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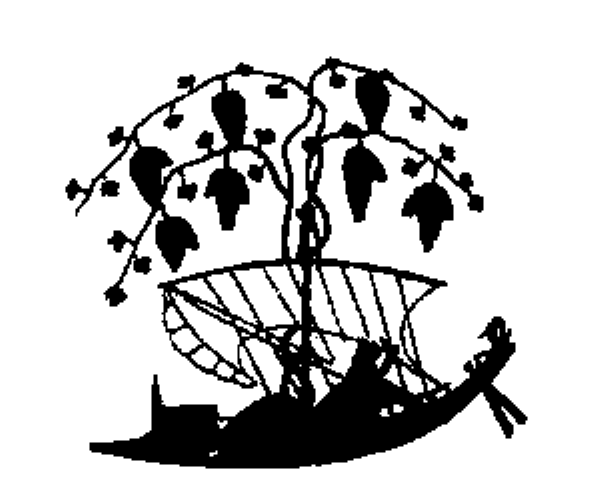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37年1月，每节末尾的叠句原作“赞颂那骄傲者”。欧拉希利族长(1875—1916)：即欧拉希利氏族的首领，在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遇难。

他那么没有头脑，
竟告诉皮尔斯和康诺利
他愿出一大笔钞票
使所有的柯瑞人①
免于那场疯狂的战斗②；
他自己会到那里，
只要赶半夜的路。
　　　　　　天气怎么样？

“要不是有个赶路人听说了
我没有听说的事，
我就不会得到这消息，
我是不是这么一个胆小鬼？”
于是他严厉地注视着
皮尔斯和康诺利，
“因为我帮着拧紧了钟表，
所以我来听它鸣响报时。”
　　　　　　天气怎么样？

---

① 欧拉希利部族世居柯瑞郡。
② 欧拉希利族长在邮政总局所在的亨利大街中弹，那里是当时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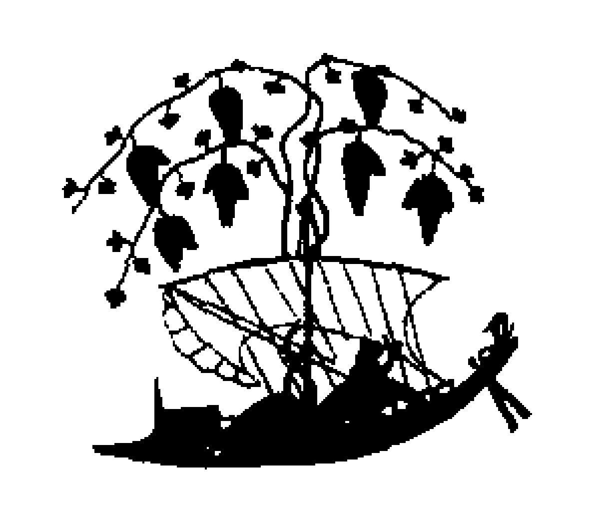
剩下的可以歌唱的
只有他遇到的死亡——
在亨利大街边某处
一家门洞下横躺；
发现他的人们发现
在他头上方的门扇上
有“欧拉希利族长死于此处，
愿他安息”的鲜血写的字样。
天气怎么样？

# 帕内尔派，来聚集在我周围[1]

帕内尔派，来聚集在我周围，
赞颂我们被选中的人，
双腿挺立站直片刻，
尽量站直只要你能，
因为不久我们就要躺在他被安置之处，
他现在长眠在地底；
来斟满所有那些酒杯，
把酒瓶轮流传递。

这里有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
我还有更多的原因，
他与英格兰的强权战斗，
拯救了爱尔兰的穷人，

① 此诗作于1936年9月8日。见“致一个幽魂”一诗256页注①。



无论一个农夫会有什么好处，
他都使之全部成真；
这里还有另一个缘由，
帕内尔爱一个女人。

这里还有最后一个缘故，
他是那么一种人，
每一个唱歌的人
都把帕内尔记在心，
因为帕内尔是个骄傲的人，
再没有更骄傲的人走在世间，
而一个骄傲的人是个可爱的人，
所以把酒瓶轮流递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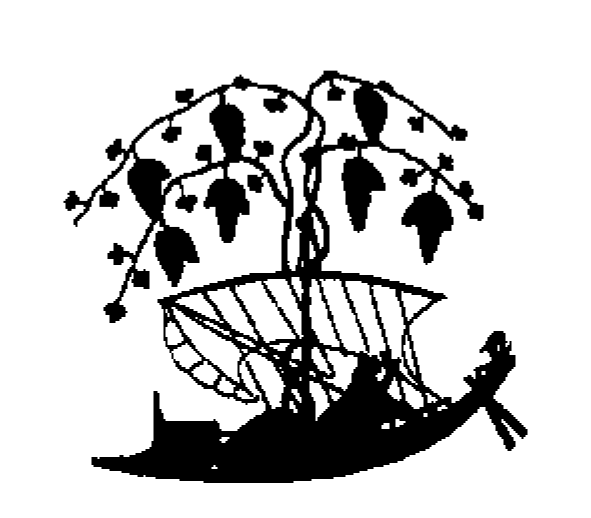
那制造悲剧故事的
政党和主教神父，
一个出卖了妻子①然后

---

① 指威廉·亨利·欧什阿上尉(1840—1905)。叶芝在《帕内尔》(载《随笔1931—1936》,都柏林,1937)一文中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作家亨利·哈瑞森(1867—1954)所著《为帕内尔辩护:揭开面纱》(伦敦,1931)一书"无可辩驳地证实……欧什阿上尉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的私通;他为了金钱和其他实际利益出卖他的妻子;为了两万英镑,假如帕内尔能筹集到那笔钱,他就准备让离婚诉讼不利于他自己,而不是帕内尔……"

又背叛的丈夫；
但是活得最长的故事
是在酒杯上传唱，
帕内尔爱他的祖国，

帕内尔爱他的姑娘。



# 狂放的老坏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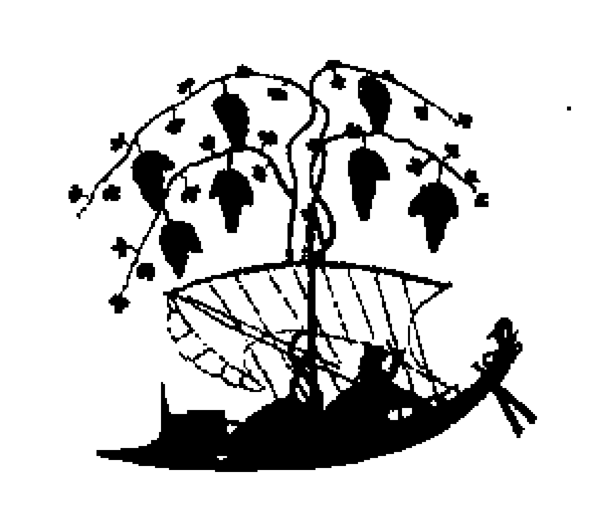
“因为我痴恋女人，
所以我痴恋山阿，”
遍游上帝所辖之地，
那狂放的老坏蛋说，
“不要死在家里的草荐上，
让那些手把这双眼睛闭合，
这就是我，亲爱的，
向天国里那老头要求的一切。”
破晓和一节蜡烛头。

“你的话语都很亲切，亲爱的，
不要吝啬其余的一切，
谁能知道何年何月，亲爱的，
一个老人的气血变冷却。

我有任何年轻人都没有的东西，
因为他爱得太多。
我有能够穿透心窝的话语，
可他除了触摸会做什么?”
　　　　　　破晓和一节蜡烛头。

于是她对手拄粗棍，
那狂放的老坏蛋说：
“爱情是给还是不给
不是由我说了算的。
我把爱全都给了一个更老的人，
那在天国里的老者。
忙于捻动他的念珠的手
永远不能把那双眼睛闭合。”
　　　　　　破晓和一节蜡烛头。

“走你的路吧，哦，走你的路，
我选择另一个对象，
那些熟谙夜幕的
下到海滩上的姑娘；
给渔夫们说些下流的闲话，
给渔家少年跳一个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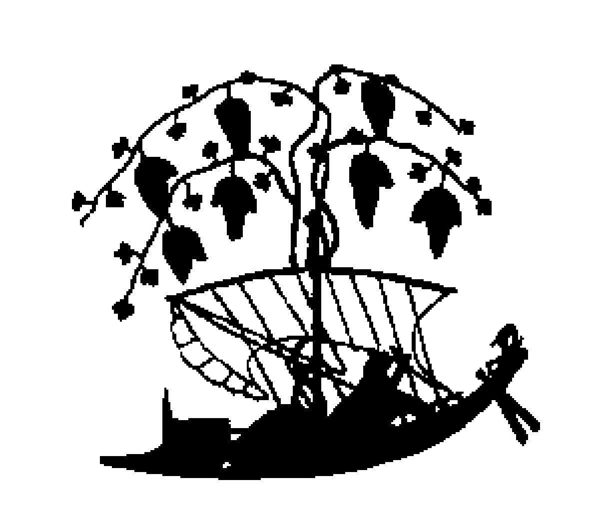
当夜幕垂挂在海面之上时，
他们拒绝上床铺。”
破晓和一节蜡烛头。

“在黑夜里我是个青年人，
但在白天里是个狂放的老者，
能够让一只猫发笑，或者
能够凭借天生的常识探测
从久已逝去的时代起
就隐藏在她们的骨髓里，
不为睡在她们身边的所有
那些长瘊子的后生所知的东西。”
破晓和一节蜡烛头。

“我知道，一如很少人会知道，
所有人都生活在苦难中，
不论是他们走上流的道路
还是满足于待在下层，
不论是水手弓身在他的划艇上，
还是织工弯腰在他的织机上，
不论是骑士在马背上直坐，
还是孩子在子宫里躲藏。”

破晓和一节蜡烛头。

“一些闪电的溪流
来自天国里的那老人，
会焚尽那苦难，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谁都不否认。
可我是个粗鲁的老人，
我选择其次，
在一个女人的胸脯上
我把那一切暂时忘记。”
破晓和一节蜡烛头。



# 伟大的日子

为革命欢呼，更多大炮轰击；
骑马的乞丐鞭打走路的乞丐；
革命的欢呼和大炮再次到来，
乞丐们换了位置，鞭打却仍继续。

# 帕内尔[1]

帕内尔沿路走来，他对一个欢呼的人说：
“爱尔兰将获得自由，而你将仍旧砸石头[2]。”

① 见“致一个幽魂”一诗256页注①。
② “砸石头”：意思是做乞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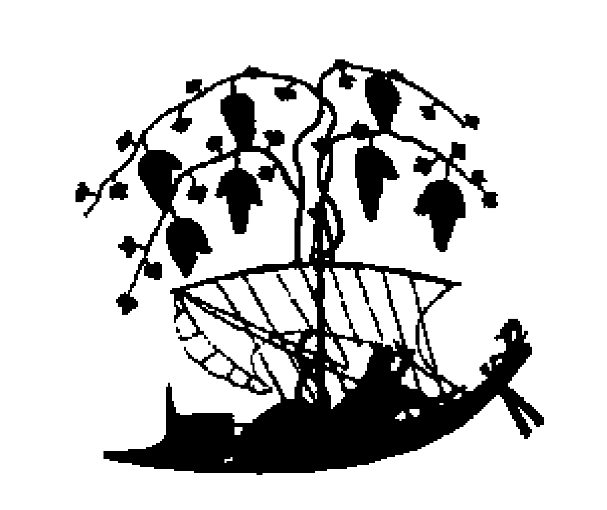
# 失去的东西

我歌唱失去的东西，惧怕赢得的东西，
我漫步在一场重打一遍的战役中，
我的王是失去的王，我的人是失去的战士；
双脚也许会向那升起和降落飞奔，
它们永远踩踏着那同一块小石子。

# 刺　激①

你认为可怕的是情欲和愤怒
竟然向我的暮年殷勤献舞；
我年轻时它们不算什么祸殃；
如今还有什么刺激我歌唱？

① 此诗作于1936年10月7日，最初发表于1938年3月的《伦敦信使报》。叶芝1936年12月4日致信多萝茜·韦尔斯利称"我的诗全都出自愤怒或情欲"；12月9日的信附以此诗，称之为他的"最后辩解"。12月11日，叶芝又将此诗寄给艾瑟尔·曼宁，冠以"某些事情逼得我发疯；我的舌头失去了控制"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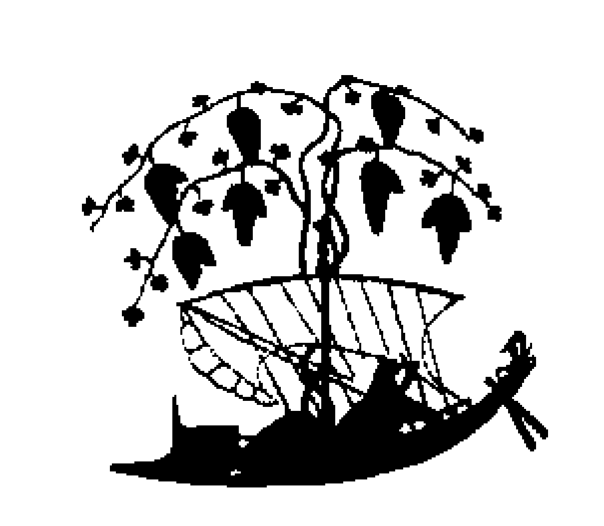


# 一个醉汉对清醒的赞美

来，围着我漂亮的婊子摇摆，
使我不停地舞蹈，
好让我仍旧是个清醒的人，
尽管我往往喝饱。
清醒是一件珍宝，
我确实非常羡慕；
所以请使我不停地舞蹈，
虽然醉鬼躺倒且打呼噜。
哦，注意脚步，哦，注意脚步，
不停地舞蹈像海浪翻滚，
每一个跳舞的人脚下
都有一个坟墓里的死人。
不要忽起忽落，我的靓妞儿，
是个美人鱼，不是个婊子；

一个醉鬼就是个死人，
所有的死人都是醉鬼。





# 朝圣者

我只吃面包喝淡奶，斋戒了大约四十天，
因为与身穿破布或丝绸，身披乡土披肩
或巴黎大氅的姑娘传瓶轮饮，曾令我神昏智迷；
女人们有什么用处，因为她们会说的一切只是
呋儿得喽儿得咯哩噢。

我脚踏着砾石走遍德戈湖①中的圣岛周遭；
我五体投地在所有的圣迹供养龛②前祈祷；
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老人；尽管我整天都祈祷，
但是我旁边的那个老人，他什么也不说，除了

① 多呐戈尔郡和费尔玛纳郡交界处一小湖，是爱尔兰最重要的朝圣地，人称"圣帕垂克的炼狱"，据传圣帕垂克曾在那里禁食斋戒，看见另一个世界的幻景。
② 指表现耶稣受难的系列图画或雕塑，通常为十四幅或座，天主教会称之为"苦路十四处"。

呋儿得喽儿得咯哩噢。

大家都知道世上死者全都滞留在那附近，
假如母亲要寻儿子，她不会有什么好运；
因为那炼狱[1]的烈火已经把他们的形骸尽行吞噬；
我对上帝发誓我问过他们，他们所说的不过是
呋儿得喽儿得咯哩噢。

我在船上时一只毛蓬蓬的巨大黑鸟出现；
从翅尖到翅尖它伸展开来足有二十尺宽，
噼噼啪啪扇动着翅膀，它大大地一番卖弄炫耀，
但是我还是不停地问，那船工能说什么，除了
呋儿得喽儿得咯哩噢。

如今我待在酒吧里，身子倚靠在墙壁上，
那么来吧，身穿破布或丝绸，身披大氅
或乡土披肩，和博学的情郎或随便什么人一起，
因为我可以把一切都放下，我所要说的不过是
呋儿得喽儿得咯哩噢。

① 在天主教神学中，炼狱是注定要升入天国的灵魂死后涤除污秽的处所。



# 马丁上校[①]

## 一

上校外出去航海，
他与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交谈，
与基督徒和不信教者交谈，[②]
因为他懂得所有语言。
“哦，没老婆的男人算什么?”他说，
于是他航海回家来。
他拉开门闩上楼去，

---

① 此诗作于1937年8月10日。理查德·马丁(1754—1834)：爱尔兰议会成员(1776—1800)，戈尔韦郡志愿军上校。此诗是根据他的一段轶事而写的。叶芝早在1910年就知道这故事，他在当时的一次演讲中引述了它，声称“是由一个戈尔韦牧羊人讲给他听的”(都柏林《电讯晚报》1910年3月4日)。

② 据格雷戈里夫人收入《基尔塔坦历史书》(伦敦，1926)中的版本，上校“去遍游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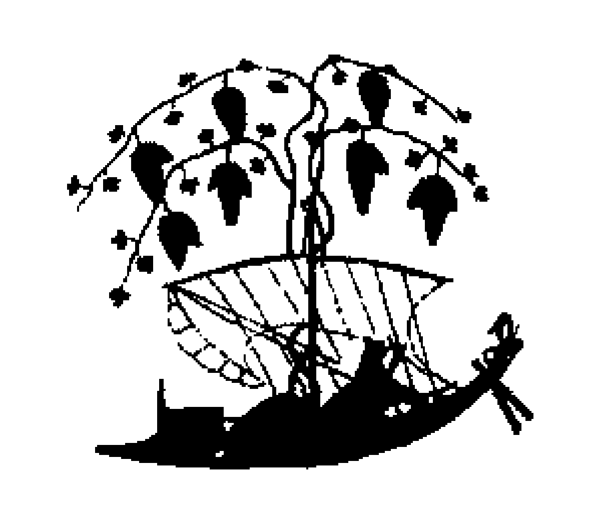
却发现一间空屋子。
上校外出去航海。

二

“我多半时间把她留在乡下，
她相当孤寂，
虽然她也许在那里，”他说，
“但她也许在城里，
在那里她也许十分孤寂，
因为谁说得准呢，”他讲，
“我想我将会找到她
在一个小伙子的床上。”
上校外出去航海。

三

上校碰见一个小贩，
商量好彼此把衣服换调，
又在戈尔韦一家店里
买了最豪华的珠宝，
并不用针线穿串，



却把珠宝放进行囊，
在他手上缠一条皮带，
把行囊搭在背上。
上校外出去航海。

四

上校敲响那阔佬的门，
“很遗憾，”女佣人说，
“我的女主人看不见这些东西，
只因她还在床上卧着，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么豪华的珠宝首饰。”
“全都拿去给你的女主人，”
他把珠宝放到她手里。
上校外出去航海。

五

他走进去，她走上去，
两人都登上楼梯来，
啊，他是一个聪明人，

因为他穿着他的拖鞋，
等他们来到楼梯的最上层，
他率先冲跑在了前面，
他发现他的妻子和那阔佬[1]
舒服地躺在一张床里面。
上校外出去航海。

六

阿西兹法庭[2]的法官
听他讲完那故事，
判给他三桶金币[3]
作为损害赔偿费。
上校对他的仆人汤姆说：
“套一辆驴车，
拉上金币走遍全城，
把它们扔到每个角落。”
上校外出去航海。

---

① “阔佬”是索荷的约翰·佩垂。
② 可能是戈尔韦郡的一个巡回法庭。事实上该案是于1797年在伦敦市政厅由肯扬勋爵裁决的。
③ 马丁被判获得一万英镑赔偿。



## 七

在所有街道的拐角处
都站着一个拿枪的汉子，
那阔佬已付给他们丰厚的报酬，
让他们把上校射死；
可是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枪，
所有人都听见他们发誓说
他们决不能刺杀这样一个人，
他为穷人做了这一切。
上校外出去航海。

## 八

“你难道一个金币也没留，汤姆？
你可有三桶呀，”他说。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老爷；”
“那么你老死之前会受穷的。”
他确实受穷了；因为我的爷爷
看到了故事的结尾，
看见过汤姆靠岸边的海草

勉强维持着生计。

上校外出去航海。



# 桂冠诗人的楷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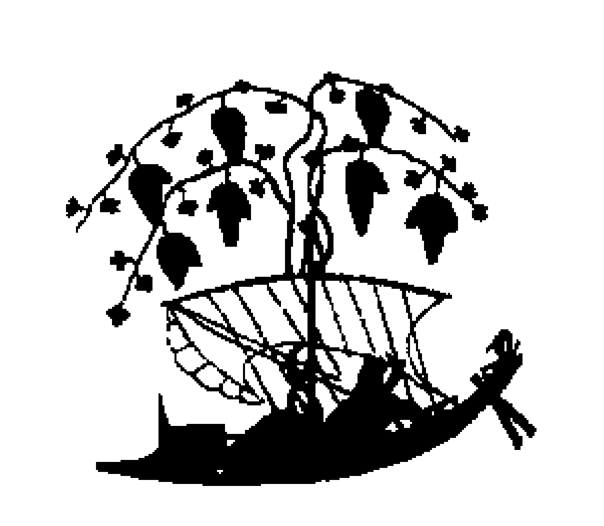
从中国到秘鲁的宝座上
坐过各种各样的皇帝，
被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
赞颂为既伟大又仁慈；
那又有什么要紧，假如
这样的人们为了国事
竟然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

① 桂冠诗人是享受英国皇室薪俸而为其庆典场合提供颂诗的诗人的称号。当时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1878—1967）为庆祝英王乔治六世（1895—1952）登极写了一首“为国王的在位祈祷”（《泰晤士报》1937年4月28日）。乔治之继位是因其兄爱德华八世（1894—1972）为娶瓦丽斯·辛普森太太而逊位的结果。叶芝此诗作于1937年7月，原题“结婚颂”，是为爱德华八世逊位而作的。叶芝称：“假如我被聘为桂冠诗人，这就是我愿意写的东西，这也许说明为什么我没有被聘为桂冠诗人。”（《W.B.叶芝致多萝茜·韦尔斯利论诗书信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141页）

有人夸赞乞丐王和黑白
恶棍的王，他们统治
是因为一条强壮的右臂
把所有人置于恐惧里，
无论醉醒都悠闲地生活——
无人否认他们的权力——
并且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诗神默然，当社会名流
欢呼一个现代王权时：
那些能被买或卖的喝彩，
那傻瓜们管理的科室，
那火漆封印，花押签名。
为这样的事正人君子
谁愿意让他的爱人等待？
　　让他的爱人等待？



# 古老的石十字架[①]

政治家是随和之人，
他说谎靠硬背死记；
记者编造他的谎言，
扼住你喉咙威胁你；
那就呆在家里喝啤酒，
让邻居们去选举，
　　在那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那身披金色胸甲的人说。[②]

---

① 此诗作于1937年4—6月间。

② 叶芝在《凯尔特的曙光》一书中题为“竺姆克利夫和罗西斯”的故事中写道：“在竺姆克利夫有一个很古老的墓园。《四大师编年史》中有以下关于一个死于871年的名叫德纳哈赫的士兵的诗句：‘一个康族的虔诚士兵躺在竺姆克利夫的榛木十字架下。’不很久以前，一个老妇人在夜间转身要进入墓园去祈祷，看见面前站着一个身披铠甲的男人，问她要到哪儿去。当地贤达说，那是‘康族的虔诚士兵’以他古老的虔诚仍然在守卫着墓园。”（《神话集》伦敦：麦克米兰，1959年版，92—93页）

因为这个时代和下个时代
都产生于阴沟之中；
没人能分辨一个快乐的人
和任何过路的不幸者；
如果愚蠢与优雅相联系，
就没人知道哪个是哪个，
　　在那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那身披金色胸甲的人说。

但是缺乏音乐感的演员
确实最令我怒气冲冲，
他们说拖步、咕哝
和呻吟更符合人性，
不知道什么非尘世的材料
旋绕一个壮观的场景。
　　在那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那身披金色胸甲的人说。



# 灵媒

诗歌，音乐，我热爱过，然而
由于来到我的灵魂里
逃避床笫混乱的
那些新近的死亡者，
或在一条环带中旋转的
那些投生或未投生者，
我把身体俯向铁锹[1]
或用一只肮脏的手摸索。

或那些投生或未投生者，
因为我不愿召回
一些由于未投生

① 多萝茜·韦尔斯利和叶芝夫人都爱好园艺和通灵术。

而不成其为个体者，[1]
而宁愿复制某一个动作，
用土或沙把它铸模，
我把身体俯向铁锹
或用一只肮脏的手摸索。

一个老鬼的思想是闪电，
追随即死亡；
诗歌和音乐我已放逐，
但是根、芽、花
或泥土的愚蠢
却无任何取索。
我把身体俯向铁锹
或用一只肮脏的手摸索。

---

① 根据叶芝《幻景》一书中的象征体系，第一月相和第十五月相属于超自然化身，因为它们分别是完全客观（纯阴）和完全主观（纯阳）的，不可能产生人类生命。



# 那些形象①

假如我叫你离开
心灵的洞穴如何？
在阳光和清风里
运动锻炼更适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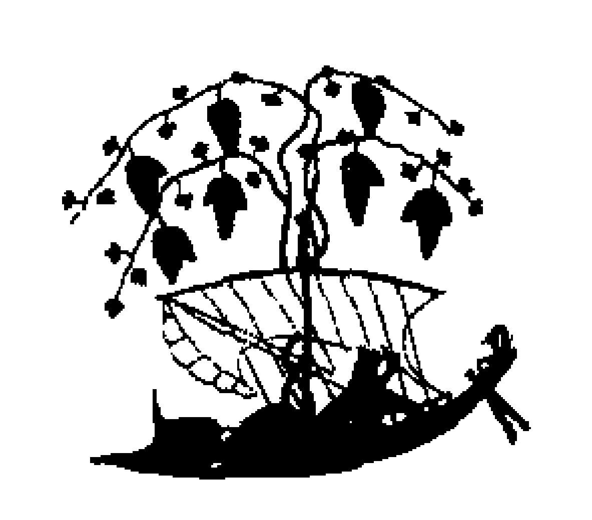
我从来不曾叫你
去莫斯科或罗马；
放弃那乏味劳作②，
把缪斯们唤回家。

去寻觅那些形象：

① 此诗作于1937年8月。
② “乏味劳作”指参加政治活动。当时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令欧洲知识分子担忧，而苏俄的社会主义成就令他们兴奋和幻想。

它们构成狷狂人，
构成狮子和处女，
构成娼妓和孩童。

去在半空中发现
一只展翅的鹰隼，
认清那五种形象，
它们使缪斯歌吟。



# 重访市立美术馆[1]

## 一

在我周围，三十年的图画形象；
一场伏击战；水边的朝圣者们；[2]
受审的凯斯门特，被围栏半挡，[3]
法警看守；狂傲凝视的格瑞菲斯；[4]
凯文·欧希金斯的面容[5]带有
一种温和的疑问表情，无法掩藏
一个不会后悔或休息的灵魂；

① 此诗作于1937年8—9月间。所写的是都柏林市立现代艺术美术馆。

② 第一幅画可能是希安·济廷(1889— )的《西部的人们》；第二幅是约翰·拉佛瑞爵士(1856—1941)的《圣帕垂克的炼狱》。

③ 拉佛瑞所作《犯人上诉法庭》。

④ 拉佛瑞所作《阿瑟·格瑞菲斯》；格瑞菲斯(1871—1922)：爱尔兰政治领袖。

⑤ 拉佛瑞所作《凯文·希金斯》。

一个跪倒接受祝福的革命士兵。

二

一位举手祝福三色旗的修道院住持
或大主教[①]。“这不是，”我说，
“我青年时代的僵死的爱尔兰，而是
诗人们想像的爱尔兰，可怕而欢乐。”
在一个女人的肖像前我突然伫立；
妆扮成她那威尼斯风格，美丽而温和。
我在差不多五十年前与她相逢，
在一间画室里一起度过二十分钟。

三

内心遭到感情的袭击，我晕了过去，
我的心恢复了知觉，眼睛却还紧闭；
无论我看到哪里，我都目睹
我的不朽或速朽的形象；

① 拉佛瑞所作《军旗的祝福》。



奥古斯塔·格雷戈里[1]之子；她姐姐之子
休·雷恩[2]，所有这些的“惟一生父”[3]；
活着和临死的黑泽尔·拉佛瑞[4]，那故事
似乎某个民谣歌手已把它全部唱毕。

## 四

曼西尼所作的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像，
“伦勃朗以来最伟大者，”据约翰·辛格说；
确实是一幅伟大的热情奔放的肖像；
可是能够展现那全部骄傲和谦和的
任何细节的那杆画笔现在什么地方，
我感到绝望，时光也许会再次产生
令人赞许的女人或男人的样板，
却无法带来那完全同样的优点。

① 英国画家查尔斯·鄯农(1863—1937)所作《罗伯特·格雷戈里》。
② 可能是萨镇特所作《休·雷恩》。
③ 此处引语出自威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一版的献辞。
④ “活着的”黑泽尔·拉佛瑞(死于1935)可能指拉佛瑞的《拉佛瑞夫人肖像》；“死去的”肖像是拉佛瑞的《未完成的和谐》。

## 五

我的中世纪的双膝在弯曲下来之前缺乏健康，
但是在那女人身上，在那荣誉居留了
如此之久的家庭里，一切都觉得缺乏。
没有子女时我曾想“我的子女会在这里找到
植根深固的东西，”却从未预见其结局，
现在那结局到来了，我没有哭泣；
没有狐狸能够弄脏獾子清扫的洞穴[1]——

## 六

(一个出自斯宾塞和普通语言的意象。)
约翰·辛格、我和奥古斯塔·格雷戈里认为
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说或所唱
都必须来自与土壤的接触，由于那
接触，类似安泰[2]的一切都茁壮成长。

---

① 典出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1552? —1599)的长诗《时光的废墟》216—217 行:“他如今去了，正当狐狸钻进/獾子清扫干净的洞穴。”

② 在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与大地女神之子、巨人安泰与大地接触时才强壮有力。



在现代惟有我们三人曾经把一切
重新降低下来接受那惟一的检验
——贵族和乞丐的梦想。

七

这是约翰·辛格，那“忘记了人类语言”①，
扎下了根的人，一张严肃深沉的脸。
要评判我的人们，你们不要仅仅评判
这本书或那本书，请到这悬挂着
我的朋友们的肖像的空旷地方来看看；
在他们形象的轮廓线中追寻爱尔兰的历史；
思索人的光荣多半在何处开始和结束；
说我的光荣就是我有过这样的朋友。

① 叶芝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所作《约翰·米·辛格》；引语依据辛格的诗作《序曲》第7行：“只半记得人类的语言。”

# 你满足吗

我呼唤那些把我叫儿子，
孙子，或曾孙的人们，
呼唤叔舅、姑姨、叔祖父或舅祖母
来评判我做过的事情。
我把古老的腰身赐赠的东西
写进了文字，可曾把它败坏？
被死亡赋予精神的眼睛能判断，
我不能，但我不满足。

那在斯来沟的竺姆克利夫
树立起古老的石十字架的人，①

① 约翰·叶芝(1774—1846)：斯来沟郡竺姆克利夫教堂的教区长，诗人叶芝的曾祖父。



砀郡的那位红头发教区长，①
一个骑马的好人，
桑迪蒙特的柯贝特家族②，那位有名的人
老威廉·波莱克斯芬③，
走私者米德尔顿④，以往的巴特勒家族，
半传奇式的人们。

年老体衰时我也许可以待在
一些好伙伴中间，
我，一直不喜欢工作，
微笑着面对大海，
或者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论证
罗伯特·布朗宁借一个与诸神
交谈的老猎人⑤之口所表达的意思；
但是我不满足。

---

① 威廉·叶芝(1806—1862)：砀郡莫埃拉教区牧师，诗人叶芝的祖父。

② 罗伯特·柯贝特(？—1872)，叶芝的舅祖父，与其母格瑞丝·阿姆斯特朗·柯贝特(1774—1861)及其姨母珍妮·阿姆斯特朗·克伦德宁居住在都柏林郊区桑迪蒙特堡。叶芝出生于该地。

③ 威廉·波莱克斯芬(1811—1892)：叶芝的外祖父，富有的船主兼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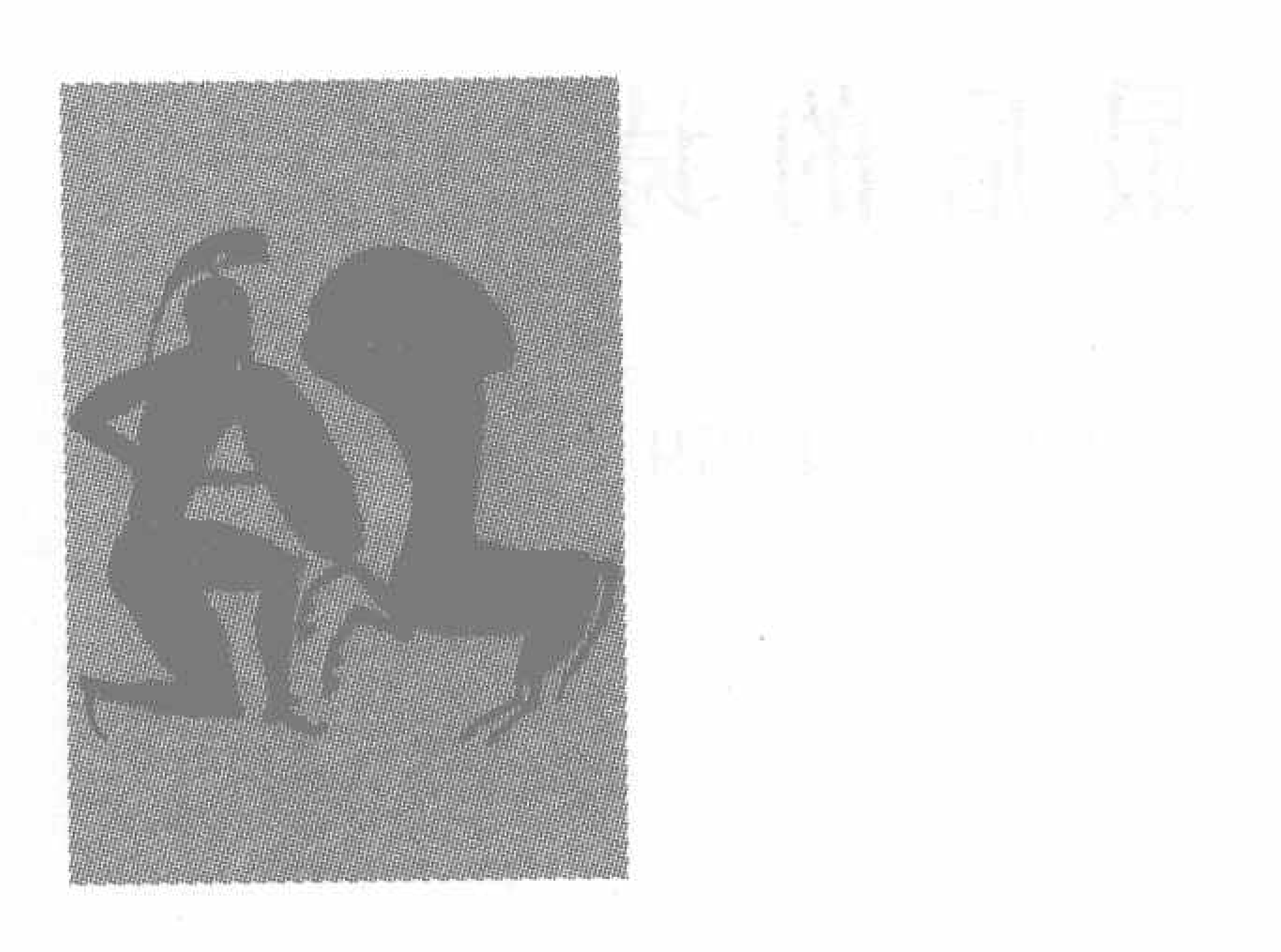
④ 威廉·米德尔顿(1770—1832)：叶芝的外曾祖父，船主兼商人，也许兼营走私。

⑤ 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在长诗《宝琳》(1833)中有"……一个与诸神交谈的/老猎人……"(323—324 行)。

# 最后的诗[1]

1938—1939

① 此辑的内容和顺序均依照一份未标题手稿的目录(其中还包括诗剧《炼狱》和《库胡林之死》),共收诗19首。其中8首在叶芝生前发表于期刊,6首发表于死后,其余5首初见于《最后的诗和两个剧本》(都柏林:夸拉出版社,1939)。





# 布尔本山下[1]

## 一

以那些圣贤[2]所言起誓——
在阿特拉斯女巫[3]所知，
那马莱奥提克湖[4]滨，
圣贤曾开言，令晨鸡啼鸣。

以那些骑者，那些女人起誓——
他们的形容超凡绝世；

---

① 布尔本山位于爱尔兰西部斯来沟郡，斯来沟镇北。此诗被一般编辑者排在叶芝诗集的最后，是叶芝一生思想的总结，表达他对今生和来世的信念，带有预言性质。

② 指古埃及救世主的传道使徒。

③ 用雪莱《阿特拉斯的女巫》典故。女巫能洞察事物的真实性，乃灵魂之象征。

④ 今名厄尔马亚湖，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南。

那面孔白皙瘦长的一群
面带一种不朽的神情，
曾赢得过情热的完成；
如今踏着寒冬的黎明
他们驰过布尔本山下。[1]

以下是他们所示意的精华。

## 二

多少回人死而复生，
在种族和灵魂的永恒
这两极之间轮回；
古老的爱尔兰早已知此。
无论是寿终正寝于床榻，
还是横遭残暴死枪下，
人最为惧怕的却是
与亲爱者短暂别离。

---

① 传说布尔本山上有超自然存在的幻影，爱尔兰神话中许多事件也发生在此山上。此节与前一节代表叶芝信仰体系的两个重要来源：一是东方的神秘宗教，一是爱尔兰民间迷信。



铁锹锋利，肌肉强健，
尽管掘墓人苦作不断，
他们也不过将下葬的尸体
重新抛回人类的精神里。

三

“主啊，给我们时代降下战争！”
听到过米切尔[1]祈祷的人们，
你们深知当话都说尽时，
当一个人疯狂战斗之时，
久瞎的眼中有物坠落，
他完善了残缺的心魄，
悠然伫立一时片刻，
放声大笑，心气平和。
连那聪明绝顶之人亦因
某种暴力而变得紧张万分，
在他得以完成定数，熟练
业艺或选定终身伴侣之前。

---

① 约翰·米切尔(1815—1875)：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因从事反英斗争而被捕。引语来自他的《狱中日志》。

## 四

诗人和雕塑家，请努力，
也勿让时髦的画家偏离
他的伟大祖先们的业绩；
把人类的灵魂引向上帝，
让他把摇篮填充得恰当。

我们的力量始于度量：
一位古板的埃及人[①]构思的形式，
那温文的菲狄亚斯[②]造就的形式。

在西斯廷教堂的穹顶，
米开朗琪罗留下了证明；
那里惟有半醒的亚当[③]
能撩拨周游世界的女郎，

---

① 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205—约 269)据说生于埃及的吕科波利斯。他反对柏拉图的艺术是摹仿之摹仿说，认为艺术能直接回到万物之源理念；艺术作品具有独立性，能补自然美之不足。

② 菲狄亚斯(前 490—前 432)：希腊著名雕刻家。

③ 意大利画家米开朗琪罗·波那罗蒂(1457—1564)在梵帝冈西斯廷教堂穹顶绘制著名的“创世纪”一画，其中有裸体的亚当。



直到她禁不住欲火中烧；
证明那秘密运作的头脑
早有一个意图确定在先：
冒渎神圣而使人类完善。

在衬托上帝或圣徒的背景里，
十五世纪画家①用色彩添置
供灵魂自在栖息的花园；
那里一切目光可遇的东西，
鲜花、绿草、无云的天际，
都肖似实在或仿佛的形式，
当时眠者已醒却仍在梦里，
待到只剩下床架和床垫，
梦魂散尽时，依然断言：
天堂的大门曾经开敞。

螺旋转动不休；
那更伟大的梦幻逝去之后，

---

①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初期画家（或特指达·芬奇）崇尚宗教美，这与前一节崇尚人体美的艺术风格形成对照，二者各代表传统的一面。

卡尔佛、威尔逊、布雷克和克劳德[1]
为上帝的子民准备了安息之所，
帕尔莫[2]的名言；但在那以后，
混乱降临在我们的思想上头。

## 五

爱尔兰诗人，把艺业学好，
歌唱一切优美的创造；
鄙弃时兴的那种从头至足
全然不成形状的怪物，
他们不善记忆的头和心
是龌龊床上卑贱的私生。
歌唱田间劳作的农民，
歌唱四野奔波的乡绅，
歌唱僧侣的虔诚清高，

① 爱德华·卡尔佛(1799—1883)：英国画家。理查德·威尔逊(1714—1782)：英国画家。威廉·布雷克(1757—1827)：英国诗人兼版画家。克劳德·洛兰(1600—1682)：法国画家。他们代表传统艺术的继承者。

② 塞缪尔·帕尔莫(1805—1881)：英国画家。他曾评论布雷克为维吉尔作品的英译本所作的插图说："它们像那位卓越的艺术家的所有作品一样，拉开了肉体的帷幕，窥见了所有虔诚勤勉的圣徒享受过的、那留给上帝的选民的安息之处。"(《塞缪尔·帕尔莫传及书信》伦敦 1892 年版，15—16 页)



歌唱酒徒的放荡欢笑；
也歌唱快乐的公侯命妇——
经过峥嵘的春秋七百度，①
他们的尸骨已化做尘泥；
把你们的心思抛向往昔，
以使我们在未来岁月里可能
依然是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

## 六

在光秃的布尔本山头下面，
叶芝被安葬在竺姆克利夫墓园；
古老的十字架矗立道旁，
邻近座落的是一幢教堂，
昔时祖上曾在此住持讲经。②
不用大理石，也不用传统碑铭，
只就近采一方石灰岩石，

① 自十二世纪爱尔兰被诺曼人征服至二十世纪。

② 叶芝的曾祖父约翰·叶芝(1776－1846)在 1811－1846 年间任斯来沟郡竺姆克利夫(盖尔语，义为"柳焰之山脊")教堂教区长。叶芝遗骸于 1948 年 9 月 17 日迁葬于竺姆克利夫，墓碑上镌刻着此诗末尾的三行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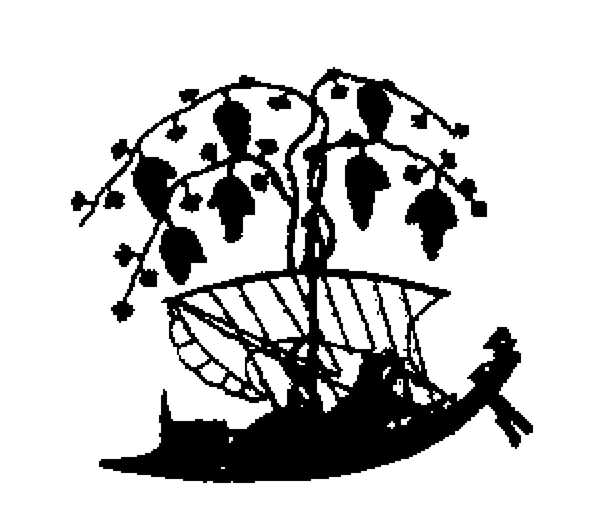
遵他的遗嘱镌刻如下文字：

冷眼一瞥[1]
生与死。
骑者，去也！

1938.9.4

---

① 在叶芝1938年8月15日致多萝茜·韦尔斯利的信中，此行之上原来还有一行"提缰，提气"。



# 给同一叠句配的三首歌

## 一

你可以叫我吵闹的浪子，
但曼年是我的名字，
我狠揍平庸的家伙，
认为这并不可耻。
庸人养庸人，
蠢人生蠢人，
所以我跟十来个交手时，
把他们的脑袋乱敲一顿。

翻 山 越 岭 驰 骋 着 勇 猛 的 骑 士。

所有曼年都出自曼南南[1]，
虽然在处处海岸都富有，
但他从不睡在四壁之内，
他就是有如此性格，
却也不曾锻打烧红的铁，
也不曾焊补炒锅或鏊锅；
他的欢呼和他的怒叫
最令流浪之人快乐。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假如疯珍妮[2]能推迟衰老，
欢闹的时光能够重来，
假如那老神仙能再度雄起，
我们就畅饮一两杯，
出门去把我们的领导权
强加给乡村和城镇，
把班配的佳偶扔到床上，
而把其余的全打昏。

---

① 见“他叫爱人平静下来”一诗133页注①。
② 见“或许可谱曲的歌词”组诗623页注①。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 二

我名叫亨利·米德尔顿[①]；
我拥有一小块领地，
建在风吹雨打的绿地上
一幢被人遗忘的小房子；
我擦地板，整床铺，
我下厨房，换碟子，
只有邮差和园丁小伙儿
有我老旧大门的钥匙。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虽然我把他们锁在大门外，
但我怜悯所有的年轻子弟；
我知道他们从周围的人那里
学到什么样的恶魔玩意：

---

① 叶芝的一个表亲，曾独居在斯来沟郡罗西斯岬角的一所据说闹鬼的房子里。

他们酗酒，他们白天赌博，
他们夜晚偷盗；
那些人的智慧早已消亡，
年轻人又怎能走正道？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身穿一件时髦大衣
在绿地上散步的时候，
忆起长舌的妇女
和古怪老头的谈话，
便自觉振作和健壮；
没有一个居高的领航者
知道我已活了这么久长。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 三

所有演员，来聚集在我周围：



来赞颂一九一六[1]，
那些曾在邮政总局里
或市政大厦周围战斗，
来自剧场和美术馆
或彩绘布景前的人们，
赞颂再次前来的每一个人，
赞颂倒下的每一个人。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谁是那天第一个中弹的人？
是演员康诺利，
他在市政大厦附近死去；
他有良好的风度和嗓子；
他缺乏技艺训练的年月，
但往后也许会成为
彩绘布景前面
一个著名、卓越的人材。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

① 见“1916 年复活节”一诗 413 页注①。

有些人根本不曾想到胜利，
却走出去奔赴死亡，
要让爱尔兰的精神更伟大，
让她的热情高涨；
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因为帕垂克·皮尔斯说过，
在每一代人之中
爱尔兰的鲜血都必须洒落。①

翻山越岭驰骋着勇猛的骑士。

① 24—26行 见“1916年复活节”一诗432页注②。血祭是皮尔斯著作中常见的观念。叶芝曾回忆：“有一年我从伦敦到戈尔韦度夏，途经都柏林时，有人说：‘即将发生动乱——皮尔斯正在全爱尔兰巡回宣讲血祭——他说每一代人都必须抛洒鲜血。’”（叶芝：《现代爱尔兰：对美国听众的讲演，1932—1933》，戴柯提斯·布莱德佛编《爱尔兰文艺复兴：马萨诸塞评论散文、回忆录和书信集》，都柏林，1965）



# 黑　塔[①]

假如说那古老黑塔中的好汉——
虽然他们不过像牧羊人一样吃喝，
钱也花光，酒也变酸——

并不缺乏战士所需的一切，
假如说他们都是立过誓的人物，
那些旗帜就不会进入。

在那坟墓中死者笔直挺立，[②]
但是大风起自海岸；
大风咆哮时死者摇颤，

① 此诗完成于1939年1月21日，是叶芝所作的最后一首诗。

② P·W·乔伊斯在《古爱尔兰社会史》(伦敦，1903)中解释说："有时国王和诸侯的尸体以直立姿势入葬，全副武装，面朝敌人的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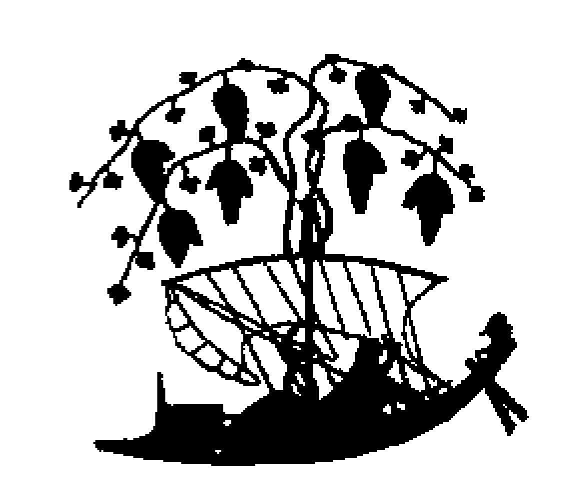
老骨头在山上战栗。

那些旗帜前来行贿或恫吓，
或悄声说，在自家
君王被遗忘之后还关心有何
君王建立统治的人是傻瓜。
如果他久已逝去，
你为何对我们还如此畏惧？

在那坟墓中淡淡月光滴沥，
但是大风起自海岸。
大风咆哮时死者摇颤，
老骨头在山上战栗。

当我们拖拽横卧沉睡的人们之时，
塔中那必定在晨露中
攀上爬下捉小鸟儿的老厨子
发誓说他听见了那伟大君王的号角声。
可是他是个爱撒谎的家伙；
我们谨守誓约立正警戒！

在那坟墓中黑暗变得更黑，



但是大风起自海岸。
大风咆哮时死者摇颤，
老骨头在山上战栗。

# 得到安慰的库胡林[①]

一个身负六处致命伤的汉子，一个
威名赫赫的汉子，大步走在死人堆里；
一双双眼睛自树枝间凝望，然后隐没。

于是一些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尸衣
来而复去。他倚靠着一棵树，
仿佛在对创伤和鲜血凝神沉思。

一袭在那些鸟儿似的东西中间似乎
享有权威的尸衣前来，丢下一捆
亚麻布。三三两两的尸衣匍匐

爬上前来，因为那汉子凝然不动。

① 库胡林：见“库胡林与大海之战”一诗59页注①。



这时那携来亚麻布者开口说起
“你的生活可变得更美好，如果你肯

“遵从我们的古老律条，制作一件尸衣；
主要是由于我们所仅知的东西，
那些武器的铿锵声令我们恐惧。

“我们穿针引线，所有人都必须一起
做我们要做的一切。”那汉子纫好针，
捡起身边最近的一块布，开始缝制。

“现在我们来唱歌，尽量唱得最好听，
但首先必须告诉你我们是何等货色：
全都是被亲属屠杀或逐出家庭，

任其在恐惧中死去的有罪的懦弱者。”
他们唱起来，却无人的曲调和歌词；
虽然一切都像先前一样大家一起做，

但他们改变了嗓子，而有了鸟儿的嗓子。

1939.1.13

# 三支进行曲[1]

## 一

牢记所有那些著名的世世代代，
他们抛下身躯喂肥豺狼，
他们抛下家居喂肥狐狸，
逃往遥远的国度，或躲藏
在山洞、裂谷或岩穴里，
把爱尔兰的灵魂捍卫。

安静，安静，能够说什么？
我父亲唱过那支歌，
但时光改正旧的过错，那一切已结束，让它淡漠。

① 此诗作于 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1934 年 2 月 27 日间；于 1938 年 12 月改写。



牢记所有那些著名的世世代代，
牢记所有沉没在他们的鲜血中的人，
牢记所有死在断头台上的人，
牢记所有逃走的人，站着的人，
站着，把死亡当做一首
古老手鼓上的曲调来接受。

安静，安静，能够说什么？
我父亲唱过那支歌，
但时光改正旧的过错，
那一切已结束，让它淡漠。

失败，那段历史变成了垃圾，
那伟大的往昔全变成了傻瓜的胡闹；
后来的人将会把欧丹内尔[1]嘲笑，
把对两个欧尼尔[2]的回忆嘲笑，

---

① 可能指莱德·休·欧丹内尔(1571—1602)，他曾在以金塞尔战役(1601—1602)告终的起义中抗击英国人。

② 可能指休·欧尼尔(1550—1616)——他曾率领爱尔兰起义军抗英，后逃离爱尔兰；和他的侄儿欧文·柔·欧尼尔(1590—1649)——他曾指挥基尔肯尼联盟，在1646年6月的本布伯战役中击败苏格兰人。

嘲笑埃梅特，嘲笑帕内尔，[1]
嘲笑所有倒下的著名人士。

安静，安静，能够说什么？
我父亲唱过那支歌，
但时光改正旧的过错，
那一切已结束，让它淡漠。

## 二

士兵以敬礼他的长官为荣，
信徒向他的主奉献屈膝，
有些人下赌注于一匹纯种的母马，
特洛伊则赌海伦，特洛伊崇拜过而今已死；
伟大的国在天上昌盛繁荣，
一个奴隶向一个奴隶俯身鞠躬。

是什么越过山关隘口在行进？
不，不，我儿，尚未；

---

① 罗伯特·埃梅特（1778—1803）：爱尔兰爱国者，曾于1803年策动一次未遂起义。帕内尔：见“帕内尔”一诗762页注①。



那是一个虚渺的所在，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践踏着草丛。

我们知道恶棍可能会玷污什么，
它所屠杀的高尚的纯朴，
难道我们不是出生于农家小屋，
那里的人们只要肚子吃饱就会宽恕。
我们过的生活更可怖，
内心里又怎能宽恕？

是什么越过山关隘口在行进？
不，不，我儿，尚未；
那是一个虚渺的所在，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践踏着草丛。

要是在那绝顶上一无所有怎么办？
哪里是那些统治人类的首领们？
什么摧折了一棵里面一无所有的树？
一股大风，呵，一股行进的风，
行进，风，还有任何古老的曲调，
行进，行进，它怎样奔跑？

是什么越过山关隘口在行进？
不，不，我儿，尚未；
那是一个虚渺的所在，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践踏着草丛。

## 三

祖父在绞刑架下面歌唱：
“请听，先生们，女士们，以及全人类：
金钱好，姑娘也许更好，
但是有力的痛击使心灵快慰。”
在那里，站在大车上，
他发自内心地歌唱。

强盗们抢走了他的古老的手鼓，
他却摘下月亮
奏出一支曲子咚咚响；
强盗们抢走了他的古老的手鼓。

“我有过一个姑娘，可她跟别人跑了，
我有过金钱，但一夜丧失净尽，
我有过畅饮，但美酒把我带往忧伤，



惟有一个强大的好事业和痛击令人欢欣。”
那里的人们齐声和应：
“唱下去，唱下去，亲爱的人。”

强盗们抢走了他的古老的手鼓，
他却摘下月亮
奏出一支曲子咚咚响；
强盗们抢走了他的古老的手鼓。

“金钱好，姑娘也许更好，
无论发生什么无论谁被打倒，
惟有一个强大的好事业”——
绳索猛地一抽，
他不再唱了，因为他的喉咙太小了；
但是他死前蹬了蹬脚，
他那样做是出于骄傲。

强盗们抢走了他的古老的手鼓，
他却摘下月亮
奏出一支曲子咚咚响；
强盗们抢走了他的古老的手鼓。

# 在塔拉宫殿中[1]

我赞颂的一个男人那次在塔拉宫殿中
对横陈在他膝上的女人说："静静躺着，
我的一百岁就要过了。我想，
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我想，
老年的冒险历程开始了。
我曾经对许多女人说过'静静躺着'，
且给予她们女人所需要的一切：
房子、好衣服、情欲、也许还有爱情，
但从未要求过爱情；如果我要求，
我就真的老了。"
于是，那国王
走到那神圣大殿中，站在金犁耙之间，

① 此诗作于1938年6月。塔拉：山名，在米阿斯郡境内，是古爱尔兰尤伊内尔王朝历代君王加冕之地和王国首都所在地。



为了让所有侍从和偶然聚集的群众
都能听见，大声地说道：
“我曾经爱过上帝，但如果我要求
上帝或女人的回报，死亡的时刻就到了。”

他命令——他的一百零一岁即将结束——
掘墓人和木匠修造陵墓和棺椁，
眼见陵墓深邃，棺椁牢固，
遂召集起宫中的男女老幼，
然后躺进棺椁中，停息而逝。

# 雕　像[1]

毕达哥拉斯[2]设计了它。人们为何凝视?
他的数字虽然活动或仿佛活动在
大理石或青铜里，但是缺乏性格。
可是出于对孤单床铺的想像的爱
而苍白的少男少女们知道它们是什么，
知道激情能够把足够的性格带来；
夜半时分在某个公共场所把活人的
嘴唇按在一张用锤规测量的面孔之上。

不；比毕达哥拉斯更伟大，因为是
那些用锤子或凿子把这些算数
塑造得就像天然肌肤一样的工匠，

① 此诗作于1938年4月9日。
②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2—前507)是黄金分割律的发现者。



而不是那些在撒拉米斯划动于
万头涌动的浪涛之上的战船排桨,[1]
摧毁了亚洲所有模糊的庞然大物。
欧洲逐退了那浪涛,当菲狄亚斯[2]
给女人以梦想,给梦想以镜子之时。

一个形象渡过万头涌动的波涛,坐在
热带的凉阴之下,渐渐变得浑圆迟滞,[3]
不是因吃苍蝇而消瘦的哈姆雷特,而是
一个向往中世纪的梦想者。[4] 空虚的眸子
深知知识徒增虚幻,深知
镜中之镜像即全部的展示。
当铜锣和螺号宣告祝福的时刻到来时,

---

① 希腊人于公元前480年在撒拉米斯战役中击败了波斯人。

② 见"布尔本山下"一诗796页注②。

③ 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大帝征服印度西北部,给传统的佛像雕塑艺术带去了希腊影响。

④ 在《帷幕的颤动》(1922)中,叶芝曾提到"一个无须理智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尽管它沉湎于各种幻想:中世纪的梦想者。它是'仙女的傻子……山一样宽广狂野',是坚定的欧洲形象,还半记得佛陀的寂然不动的禅定,与那摇摇晃晃、憔悴的忍饥挨饿的沉思形象毫无共同之处,后者由于我们舞台上的某些哈姆雷特形象而只能充填心目。"(《自传》伦敦,1955,141—142页)

革里毛金[1]便爬向佛陀的空寂。

当皮尔斯把库胡林[2]召唤到他身边之时，
什么阔步穿过了邮政总局？什么才智，
什么计算、数字、尺度，作出了响应？
我们，生于那古老的宗派里，却被抛掷
到这污浊的现代潮流之上，被其无定形、
多孳生的狂怒摧毁了的爱尔兰人，
登上我们固有的黑暗吧，以便我们可以
摸索一张用锤规测量的面孔的轮廓。

---

① 革里毛金：猫的名字，常带有恶毒的含义，如见于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者。

② 皮尔斯：见"1916 年复活节"一诗 432 页注②。库胡林：见"库胡林与大海之战"一诗 59 页注①。叶芝曾告诉一友人说："库胡林之所以在最后一节里是因为皮尔斯及其部分追随者崇拜他。政府在重建的邮政总局里安置了一尊库胡林的雕像以纪念此事。"(《书信集》911 页)都柏林邮政总局是 1916 年复活节起义的发生地。



# 作为德尔斐神谕的消息[①]

## 一

那里，躺着所有金肤的老家伙，
那里，银色的露滴
和浩淼的海水为爱情叹息，
风也叹息。
勾引男人的尼娅芙在草地上
倚在乌辛身边叹息；[②]

① 德尔斐是古希腊城市，其中的阿波罗神殿以神谕灵验著称。普罗提诺的学生波尔菲瑞(223—304)在《普罗提诺传》中叙述了他请阿弥琉斯求问神谕，以获知普罗提诺的灵魂在死后的命运之事。神谕说他将象征性地回归，经过生命之海，受到冥界乐土判官们的欢迎，并受到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不朽的唱诗班的众神的喜爱。此诗即描写普罗提诺在乐土所见。

② 古爱尔兰诸神称为图阿莎·德·妲南，即妲奴女神的部族。尼娅芙是妲奴部族中的美女。她曾把武士兼诗人乌辛诱引到她们的国度“青春之乡”。

那里，高大的毕达哥拉斯[1]在他的
爱情合唱队中间叹息。
普罗提诺[2]到来，四下张望，
胸上沾着咸涩的浪渍，
在欠伸了片刻之后，
也像其他人一样躺下来，叹息。

##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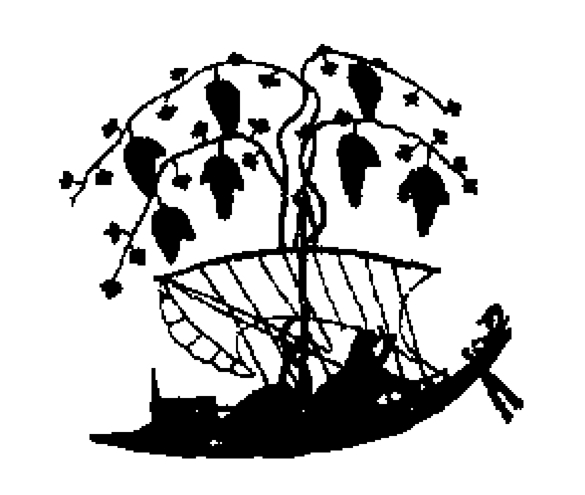
各自骑在一只海豚背上，
扶一片背鳍稳坐，
那些天真者再度经历死亡，[3]
他们的伤口再度绽破。
狂喜的海水因他们的喊声
美妙和陌生而大笑，
以它们祖传的样式舞蹈；
野性的海豚上下蹿跳，
直到一处为峭壁掩蔽的海湾，

---

① 毕达哥拉斯(前582—前50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音程的数理基础的发现者。

② 普罗提诺(204—270)：希腊哲学家，生于埃及，是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

③ 13—15行　见“拜占庭”一诗601页注①。



抛下它们背上的负担；
爱情合唱队在那里涉水相迎，
献上其神圣的桂冠。

三

被山林仙女剥光衣服的细瘦少年，
珀琉斯对忒提斯凝眸注目，①
她的四肢像眼皮一样娇嫩，
爱情使他泪眼模糊。
但是忒提斯用肚子倾听。
从潘②的洞穴所在之处
到层层峭壁之下，
泻落难以忍受的音乐之瀑。
丑陋的羊头、粗野的手臂出现，
肚皮、肩膀、屁股，
闪亮似鱼；众山林仙女与半羊怪
在那水花里交媾。

① 在希腊神话中，阿耳戈英雄之一珀琉斯捉住山林仙女忒提斯并与之成婚。爱尔兰国家美术馆藏有浦森的油画《珀琉斯与忒提斯结婚》。
② 潘：赫尔墨斯之子，山林、畜牧及繁殖之神，人身而羊腿，头上生角。

# 长足虻[1]

为使伟大战役不失败，
文明不至于沦丧，
让狗儿安静，把马驹拴在
一根远远的柱子上。
我们的主将凯撒[2]在营帐里，
那里摊开着一幅幅地图，
他的双眼茫然无睹，
一只手托着头颅。

像一只溪水上的长足虻，

① 此诗作于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4 月间。长足虻：双翅目长足虻科昆虫。形小，蓝或绿色，有金属光泽。捕食较小的昆虫，见于阴湿的沼泽周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② 盖尤斯·尤力乌斯·凯撒·奥克塔维亚努斯(公元前 63—公元前 14)：古罗马第一位皇帝。



他的心思游动在静寂之上。

为使那高不见顶的塔楼遭焚，
人们怀念那面庞，
假如你必需，请极轻地走动
在这寂寞的地方。
她[①]，一分妇人，三分孩子，以为
没有人窥视；她的双脚
练习着一种从街头学来的
流浪者的滑步舞蹈。

像一只溪水上的长足虻，
她的心思游动在静寂之上。

为使怀春少女发现
她们心目中的第一位亚当，
请关起教皇的圣堂大门，
把那些孩子阻挡。
在那里，脚手架上
仰躺着米开朗琪罗。

---

① 指年轻时的特洛伊的海伦。

动静轻如鼠爪弄出的一般，
他的手来回移动着。[1]

像一只溪水上的长足虻，
他的心思游动在静寂之上。

① 21—28行 指意大利画家米开朗琪罗·波那罗蒂(1457—1564)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穹顶绘制著名的壁画“创世记”，其中有裸体的亚当。



# 一尊青铜头像[1]

这里在入口的右侧，这尊青铜头像，
人的，超人的，一只鸟儿的圆眼睛，
其余的一切，枯萎，木乃伊般死僵。
何等伟大的墓畔游魂掠过遥远的天空
（尽管其余皆死，有物会在那里留停；）
在那里找不到什么可使它对自身的空虚
稍减歇斯底里症式的恐惧？

从前绝非墓畔游魂；她的形体丰满，
好像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光明，
然而又是个极温柔的女人；谁能分辨
她的哪个形体正确地显示了她的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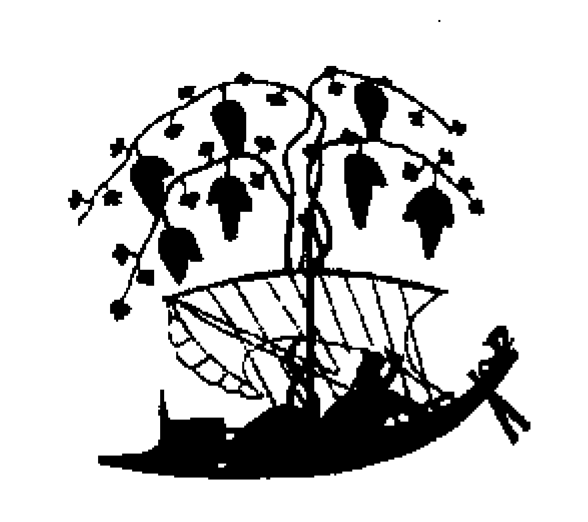
① 在都柏林市立美术馆陈列的劳伦斯·坎贝尔所作毛德·冈镀铜石膏头像。

抑或也许性情可以混合而成——
渊博的麦克塔伽特[①]这样认为；且在瞬间
只一口便咬住了生与死的极端。

但甚至在崭新光洁的起点标杆处，
我都看得出她体内的野性，我想，
一个必须经历的幻景充满恐怖，
吓破了她的灵魂。近似性把想像
带到了那样的高度，它在那里抛出
那不是它自己的一切，我变得狂放不羁，
到处流浪，低唤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否则我就认为她是人圣超凡者；
仿佛一个更严厉的眼光透过她的双眼
旁观这污秽的世界在衰败堕落，
旁观细瘦的树木变茂盛，茂盛的树木变枯干，
祖传的珍珠都被扔进了猪圈，
英雄的梦想遭到小丑和无赖的嘲弄，
诧异有什么剩下可以让大屠杀救拯。

① 在《存在的本质》(剑桥，1921)一书中，哲学家麦克塔伽特(1866—1925)讨论了“复合物质”的本质，试图论证“一切物质都是复合的”。



# 一炷香

那所有的骚动都来自何处，
来自空坟还是圣处女①之腹？
圣约瑟②心想这世界将消亡，
却喜欢他手指散发的馨香。

① 圣处女即耶稣之母马利亚。
② 圣约瑟是马利亚的丈夫。

# 呼唤猎犬的声音

只因我们喜爱光秃的山丘和矮小的树林，
最不愿意选择一成不变的平原地面，
及其办公桌或铁锹的乏味，只因
这么多年以来有一条猎犬作伴，
所以我们的声音传得远；尽管沉睡酣然，
少数人还是半醒半更新他们的选择，
叫喊，宣告他们隐秘的名字——“猎犬之声。”

我挑选的女人们说话声音甜美低调，
然而也叫喊。她们都是“猎犬之声”。
我们从远处挑选了彼此，知道
什么样的恐怖时刻来考验灵魂，
并以那恐怖的名义服从召唤，
而且理解——还不曾有谁理解——



那些在血泊中醒来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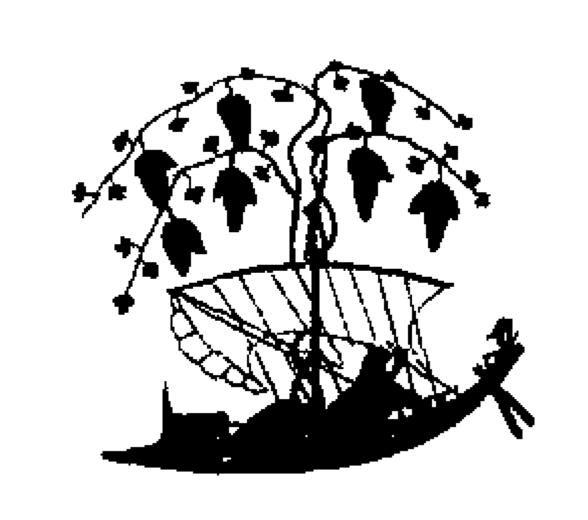
有朝一日我们将在黎明前起身，
发现我们苍老的猎犬聚在门前，
完全清醒后知道狩猎已在进行；
再次跌跌撞撞跟踪那暗黑血斑，
跌跌撞撞直到猎物倒毙的海岸边；
然后是清洗和包扎起伤口，
在猎犬的环绕中间把凯歌高吼。

# 约翰·金塞拉对玛丽·穆尔太太的哀悼[①]

## 一

枪击或绞索带来一个
　　血腥而突然的结局，
死神夺去人想保留的东西，
　　或留下人所愿失去。
他本可以占有我的妹妹，
　　我的一大群表姐妹，
可是什么也满足不了那老傻瓜，
　　除了我亲爱的玛丽·穆尔；
别人谁也不知道如何使男人
　　在桌前或床上快意。

① 此诗作于1938年7月，原题“一个健壮的农夫对死亡的抱怨”。约翰·金塞拉和玛丽·穆尔太太均为虚构的人物。



我能为漂亮妞儿做些什么，
　　既然我的老鸨儿已死？

##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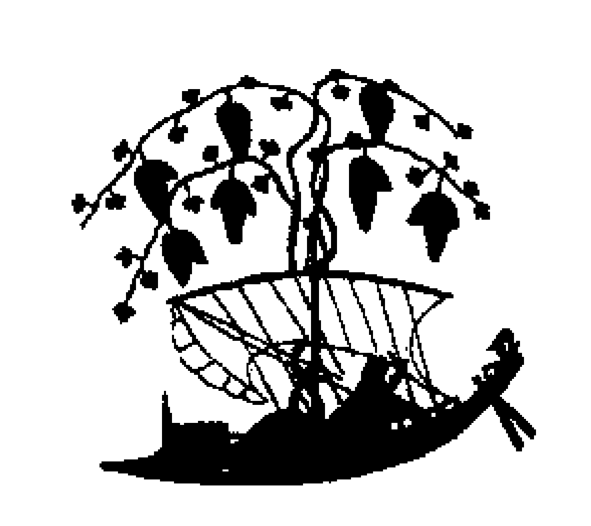
虽说在讨价还价时比任何
　　老犹太人都难缠，
她一旦讲定，我们便大笑欢谈，
　　倒空了许多坛罐；
哦！惟有她有许多故事——
　　尽管不适合牧师听闻——
可保持人的灵魂活跃
　　或驱除衰老和愁闷，
而年老时她给她说过的一切
　　又披上了一层表皮。①
我能为漂亮妞儿做些什么，
　　既然我的老鸨儿已死？

① “给故事披上一层皮”是爱尔兰成语，义为润饰，使之可信。

## 三

我曾经在教堂里听说
　　要不是亚当的罪愆,[1]
伊甸乐园应当依然存在,
　　而我也会在那里边。
那里没有期望会落空,
　　没有惬意的习惯会结束,
没有男人变老,没有少女变冷,
　　只有朋友常伴着朋友走;
那里没有为了半分钱的争吵,
　　人们从树上摘面包吃。
我能为漂亮妞儿做些什么,
　　既然我的老鸦儿已死?

① 见"亚当所受的诅咒"一诗 182 页注①。



# 高　谈①

缺少高跷的游行队伍②没有什么可引人注目。
假如说，我太爷爷有过高达二十尺的一副，
我的不过十五尺，现代就没人踩得更高了，
怎奈世间某无赖把它们偷去修篱笆或烧了。

因为花斑马、链牵熊、笼中狮只会拙劣表演，
因为孩子们要求长腿爹爹踮起他的木头脚尖，
因为楼上的女人们要求有一张脸在窗口嬉闹，
好让在补旧袜跟的她们惊叫，我便操起凿和刨。

① 此诗作于1938年7—8月间，最初发表于当年12月的《伦敦信使报》和《国民》上。

② 叶芝曾写道，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结束后，“我们都从高跷上下来了”。他在致多萝茜·韦尔斯利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开始踩偷来的马戏团高跷了。”

我乃玛拉基·高跷杰克[1]，我所学都已不拘形式，
从护肩到项圈，从高跷到鹬鸟，从父亲到孩子。

全是比喻，玛拉基、高跷及一切。一只北极黑雁
高高飞翔在辽阔夜空之中；夜幕撕裂，曙光迸溅；
我，穿过那极新鲜的昼色，阔步前行，阔步前行；
那些庞大的海象露出它们的牙齿，大肆嘲笑黎明。

① 玛拉基（"我的使者"）是《旧约·玛拉基书》的假定作者；圣·玛拉基（1095—1148）是爱尔兰著名圣徒；玛拉基·穆里根是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在小说《尤利西斯》（1922）中给叶芝的朋友奥利佛·圣约翰·郭伽蒂（1878—1957）取的化名。但此处很可能是叶芝虚构的一个人物。



# 鬼　影[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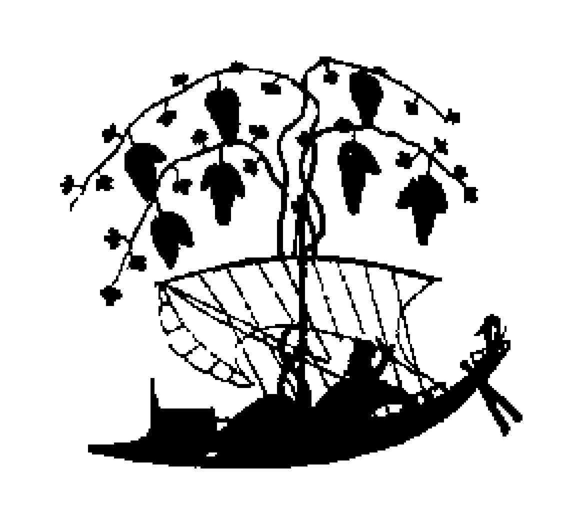
因为调侃嘲弄安全无害
所以我谈论起一个鬼怪；
我不屑于费力说服，
或对理智之人显得道理充足，
不信任那寻常的眼光，
无论它是狡黠还是狂妄。
我看见过十五个鬼影；
最坏的是一具衣架撑着一件衣裳。

我还不曾发现什么事物
有我长期经营的半独居的一半好处，

① 此诗作于1938年3—4月间，最初发表于1938年12月的《伦敦信使报》。鬼影：叶芝于1938年1月在马约卡岛病后做的一系列梦中所见死神。

我可以和某个朋友
半夜不眠，而他具有
当我玄而又玄之时，
他却不动声色的本事。
我看见过十五个鬼影；
最坏的是一具衣架撑着一件衣裳。

一个人变老了，他的欢乐
也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深刻，
他空虚的心终于充实，
但他需要那全部力气，
因为渐渐浓厚的夜幕
敞开她的神秘和恐怖。
我看见过十五个鬼影；
最坏的是一具衣架撑着一件衣裳。



# 圣　诞

什么女人在那里怀抱婴儿？
又一颗流星射中一只人耳。①

什么使那衣饰如此闪亮光滑？
不是别人，正是德拉克洛瓦②。

什么使那天花板隔潮防水？
兰多③的油毛毡在房顶上盖。

---

① 叶芝在对另一首有关圣母(《圣母》)的诗作的解释中说："我记得有关天使报喜的拜占廷风格镶嵌组画，上面有一条线连着一颗星和圣处女的耳朵。她通过耳朵接受上帝的话，一颗星坠落，一颗星诞生。"(1933)

② 费尔迪南·维克多·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法国画家，浪漫派领袖。

③ 瓦尔特·萨维支·兰多(1775—1864)：英国作家。

什么把苍蝇和蛾子拂去?
欧文[1]和他那荣耀的饰羽。

什么把无赖傻瓜轰出去?
塔尔玛[2]和他的雷霆霹雳。

为什么那女人惊恐万分?
那眼神中可会含有悲悯?

---

① 亨利·欧文爵士(1838—1905):英国著名莎剧演员。
② 弗朗索瓦·若瑟·塔尔玛(1763—1826):法国悲剧演员。



# 人与回声[①]

人:在一个名叫奥特[②]的裂谷中,
在崩裂的石崖下,我暂停
在正午的阳光从来不
曾照到的一个洞穴底部,
向那岩石喊出一个秘密。
既然我现在已年老多疾,
我所说和所做过的一切
就都变成一个疑问,使得
我夜复一夜不能成眠,
永远也得不到正确答案。

① 此诗作于1938年7—10月。
② 斯来沟郡境内克瑙克纳瑞山腰上的一个峡谷。

是否我的那部剧本①曾驱使
一些汉子出去让英国人枪毙?
是否我的文字曾给那女子②
晕眩的头脑施加太大压力?
是否我的发言本可以阻止
造成一幢宅第③毁圮的动力?
一切都显得是罪恶,直到
我夜不能寐宁愿躺下死掉。

**回　声:**躺下死掉。

**人:**　　　　　　　那是逃避
精神理智的伟大劳役,
而逃避也属徒劳。短剑④或
疾病都无法带来解脱,

---

① 指叶芝剧作《凯瑟琳·尼·胡里汉》(1902)。在《爱尔兰英语文学和戏剧简史》(伦敦,1936)中,爱尔兰作家斯蒂芬·桂因(1864—1950)写道:"《凯瑟琳·尼·胡里汉》对我的作用是,我在回家的路上自问,这样的剧本是否该上演,除非是准备让人们走出去开枪或被枪杀的。"

② 可能指玛格特·儒多克,见"曼妙的舞女"一诗719页注①。

③ 可能指库勒庄园。格雷戈里夫人1932死后,房子失修,后被卖给一承包人,1942年被拆毁。

④ 自杀的象征。参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他可能用一把出鞘的短剑/结果自己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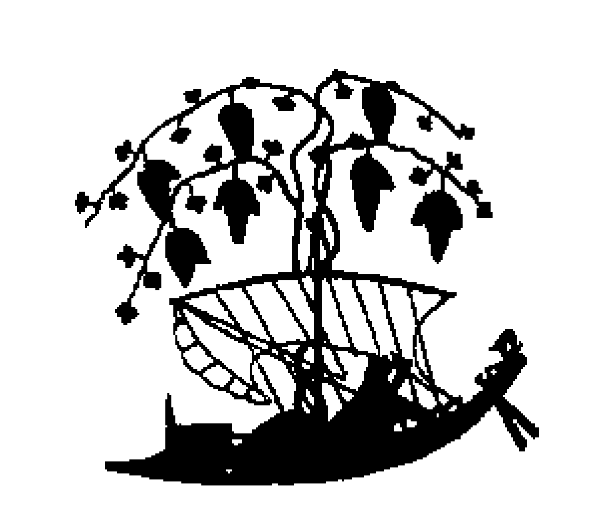


也不可能有功德伟大如此，
能清除人的污行秽迹。
当人还能保有他的肉体时，
醇酒或爱欲使他麻醉昏睡；
醒来时，他感谢上帝
让他拥有肉体及其愚蠢行为，
但肉体消亡后，他不再沉睡，
直到他的理智渐渐确知
一切都排列成一个清晰景象，
并探求我所探求的思想，
然后立等对其灵魂的判决；
诸事都做完后，把一切
遣散出理智和眼界，
最后沉入黑夜。

**回　声**：沉入黑夜。

**人**：　　　　　　　　呵，岩石的声音，
我们能否在那伟大的夜里欢欣？
除了在此地彼此面对着，
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但噤声，因为我丢失了那主题，

其乐趣或黑夜不过像一场梦忆；
在那高处，一只鹰或枭自天际
或崖顶俯冲而下，搏击；
一只受伤的兔子发出惨叫；
它的叫声把我的思绪搅扰。



# 驯兽的逃逸[1]

## 一

我寻求一个主题但徒劳无功，
六七星期来我天天寻它不断。
或许最终，只有成为衰颓之人，
我才必将心满意足，虽然
冬去夏来直到垂暮之龄，
我的驯兽都在人前表演，
那些踩高跷的男孩，那锃亮的马车，
狮子和女人，还有上帝知道的一切。

① 这是一首关于诗思枯竭的诗。驯兽喻指叶芝早期作品中的形象。

## 二

除了列举旧的主题我更有何能？
首先是那海上骑士乌辛被牵着鼻子
穿越了三座魔岛，寓言的幻梦，
虚幻的欢乐，虚幻的战斗，虚幻的休憩，
心灵受苦的主题，或仿佛如此的类型，
倒可以装点古老歌谣或宫廷献艺；
是我让他驰骋，可什么令我挂心？[①]
我，渴望他那仙女新娘的酥胸！

其次，一个反真理充斥在戏剧中，
“女伯爵凯瑟琳”是我给它取的名；[②]
她，醉心于怜悯，放弃了灵魂，
可专横的上天却插手把它救拯。
我想我的爱人[③]定会毁掉自己的灵魂，

① 叶芝早期叙事诗《乌辛的漫游》(1889)中有英雄乌辛被仙女尼娅芙诱往青春之岛、黑塔之岛和遗忘之岛的情节。

② 叶芝早期剧作《女伯爵凯瑟琳》(1892)叙述女伯爵凯瑟琳为拯救爱尔兰饥民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最终被上帝拯救的故事。

③ 指毛德·冈。



同样狂热和仇恨也把它奴役蹂躏，
这便产生出一个幻梦，一转瞬
这梦本身占据了我全部思想和爱情。

还有，当傻子和瞎子窃取面包时，
库胡林却在与无羁的大海拼搏[①]；
种种心灵的神秘，然而归根结底，
还是那梦幻本身使我着魔：
人物性格被一种事业与世隔离
而专注于目前且把记忆掌握。 
占据我全部爱情的是演员和舞台
而不是他们所象征的那些东西。[②]

三

因为是在纯净的心境中成长完善，
那些形象绝妙，却自何处肇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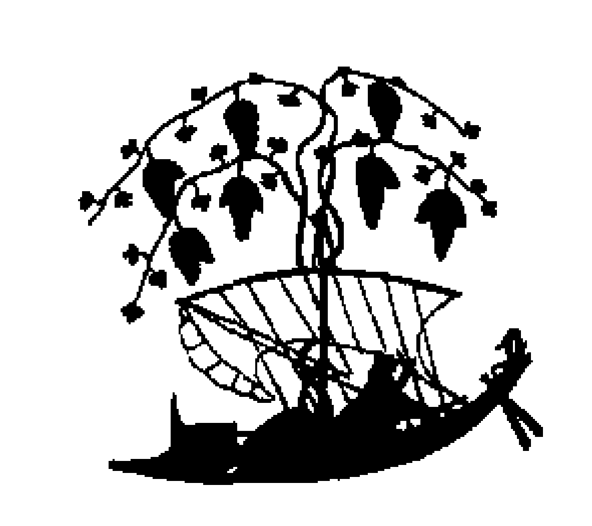
① 叶芝早期剧作《波伊拉海滩》(1903)叙述英雄库胡林因误杀亲生儿子而发疯的故事。当库胡林与海浪搏斗之时，剧中的傻子和瞎子却溜到烤炉边偷面包吃。

② 叶芝在1906—1914年间任艾贝剧院经理，忙于日常事务，而忽视了精神生活。

街上清扫的垃圾或一大堆破烂，
旧水壶、旧酒瓶、一只破罐子，
废铁、残骨、破布、那柜上收钱的
长舌妇。既然我的梯子已丢失，
我只得躺倒在所有梯子起始之处，
在这心灵的污秽的废旧物品铺。①

---

① 叶芝述及的形象都存在于精神世界，始于内心（情感），因此无法接近。他于是被撇在经验（理智）的垃圾中，不再有梦来救赎。



# 政　治[1]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在政治术语中展现其含义。"

——托马斯·曼

那女孩站在那里,我怎能
集中思想
在罗马或俄罗斯
或西班牙的政治上?
这儿倒有一位多识之士明白

① 1938年3月,《耶鲁评论》刊登了美国诗人阿奇波尔德·麦克利什的《诗歌中的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一文。文中赞扬了叶芝诗里的"公共话语",但暗示他应当把这种话语用于写政治题材。叶芝即于5月23日作此诗作答。他说此诗所据并非"一个真实事件,而是片刻的冥想"。原题作《主题》。作为题记的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那句话也转引自麦克利什的文章。

他谈论的是什么；
那儿还有一位既博学
又有思想的政客；
也许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关于战争和战争警报；
可是啊，但愿我再度年轻，
把她搂在我的怀抱。

# 附 录



# 附　录



# 颁奖词

瑞典学术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

佩尔·哈尔斯绰姆

早在他刚刚步入青春年华之时，威廉·巴特勒·叶芝就作为当之无愧的诗人脱颖而出。他的自传向人们表明，甚至当他还只是个孩子的时侯，诗人的内在驱动就决定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他就朝着由他的情感和理智生活所指示的方向有机地成长起来。

他出生于都柏林一个艺术家家庭，如此，美自然成了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他显现出了艺术的才华，他的教育也专注于满足这方面的倾向，而几乎不为获得传统的学校教育费心尽力。他基本上是在英国——他的第二祖国——接受教育的，然而他的决定性发展是与爱尔兰相关的，主要是与康瑙特的相对保护完好的凯尔特地区有关，他的

家庭在那儿拥有度夏别墅。在那里他汲取了民间信仰和民间故事中富于想像的神秘主义，那正是他的人民的最显著的特征。在高山和大海的原始自然环境中，他热情忘我地致力于捕捉它的精神实质。

自然的精神本质对他来说决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因为凯尔特民族的自然崇拜，即对现象背后生气勃勃的个性力量的存在的信仰，仍然为大多数爱尔兰人所保留，它抓住了叶芝的想像并且满足了他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宗教需求。当他最接近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时，在对自然界生命的热心观察中，他独特地专注于拂晓各种鸟儿的和唱和黄昏里星光闪烁时蛾子的飞舞。这个孩子对白昼的节奏极为熟悉，他能准确地根据这些自然特征来判断时间。由于与晨间和夜晚的各种音响有过如此密切的交流，日后他的诗就包含了其中许多最具魅力的特征。

成年后不久，他就放弃了在艺术方面的训练以便献身诗歌，他对诗歌的爱好最为强烈。但是在艺术方面的训练显著地贯穿着他的整个写作生涯，表现在他崇尚形式和个人风格的强烈之中，甚至更多地表现在对问题的有悖常理的大胆的解决。在此过程中，他那敏锐但却零碎的哲学思考探求着能满足他自己独特天性的需要。

八十年代末叶芝移居伦敦，当时他所进入的文学界并没有给他提供多少有益的东西，但至少为他提供了在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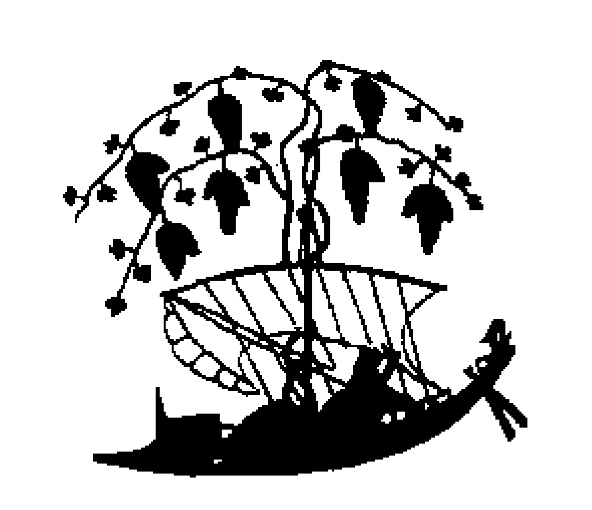
伙伴，这对好斗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格外珍贵。伦敦文学界充满了对不久前盛行的时代精神的厌倦和反叛，这种时代精神即教条的自然科学和自然主义艺术的精神。叶芝对此所抱的敌意几乎比任何人的都根深蒂固，他是一个全然注重直观和梦幻的人，一个不屈不挠的唯灵论者。他不仅仅为自然科学的狂妄自信和处处模仿现实的艺术的偏狭所烦扰，更对人格的崩溃和源自怀疑主义的冷漠产生了恐惧，对一个世界中想像力和情感生活的枯竭感到惊骇，这个世界充其量只信仰朝向那神圣乐土的集体而自动的进展。事实表明他对极了：人类借助这样的教育所能达到的"天堂"，我们有怎样的优势来享用，这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甚至更为美好的各式乌托邦社会思想，以倍受世人推崇的诗人威廉·莫里斯为代表，也没能吸引像青年叶芝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后来，他找到了与他的人民交流的途径，他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爱尔兰人民，早在孩提时代他就与他们有过密切的接触。他在爱尔兰民族中所寻求的不是被现代需求刺激起来的民众，而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精神本质。他希望唤醒它，使之变成更为自觉的生命。

身处伦敦知识界的骚乱之中，一切爱尔兰民族所特有的东西对叶芝来说都依旧是珍贵的。他每年夏天回家乡小住，对爱尔兰民谣和民俗作全面的研究，于是就更培养了这

种感情。他较早期的抒情诗几乎无一不是建立在对这些事物的印象上的。他的早期诗歌立即在英国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因为新的素材对想像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它接受了一种形式；尽管不乏独到之处，这种形式与英诗的某些高尚的传统仍有着紧密的联系。凯尔特语和英语的融合，在政治领域内从未得到过有效的实施，而在这诗歌的想像世界中它却变成了现实——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精神意义的表征。

不论叶芝曾读过多少英国文学大师的作品，他的诗歌自有其新的特点。韵律和格调都改变了，似乎它们已被迁移到另一片天空里——黄昏中凯尔特海滨的那片天空。与现代英诗相比，叶芝的诗具有更多歌的成分，曲调更为忧郁，且节奏和缓。尽管有一定的自由，这种节奏却像梦游者一般步履平稳。我们得到暗示，在这和缓的节奏下面还存在着另一种节奏，和风吹拂和自然力永恒的脉动。当这种艺术达到最高峰时，它便具备了绝对的魔力，但是却不易把握。它的确常常是相当晦涩的，要理解它还需费一番心思。这种晦涩部分在于实际内容的神秘主义，但也许同样在于凯尔特人的气质。凯尔特人的气质的显著特点似乎是热情、细腻和渗透力，而不是清晰明了。然而那个时代的倾向可能也起了相当的作用：象征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主要被吸收来完成寻找大胆适用的词语的工作。



叶芝与一个民族生活的联系使他避免了他那个时代风行的追求美的努力中常见的贫乏空泛。在他周围，以他为中心和领袖，在伦敦文学界他的爱尔兰同胞团体中兴起了一个被称为“凯尔特复兴”的强大运动，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民族文学——爱尔兰英语文学。

这个团体里最出色、最多才多艺的诗人当数叶芝。他的鼓舞人心和振奋精神的个性使这个运动得以兴旺发展，他为当时分散的各方力量提出一个共同的目标，鼓励那些先前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新生力量。

接着，爱尔兰剧院也诞生了。叶芝的积极宣传同时创造了一个舞台和一批观众。首场演出上演的是他的剧作《女伯爵凯瑟琳》。这部剧作具有浓郁的诗意，紧接其后的是一系列诗剧，全部题材都取自爱尔兰古代英雄传奇。其中最精彩的有《黛尔德》(1907)——爱尔兰的海伦的命运悲剧，有《绿盔》(1910)——奇特的原始荒野中一个轻快的英雄神话；首屈一指的是《国王的门槛》，在这部剧中，简单的素材里弥漫着具有罕见的崇高和深刻的思想。那场关于国王宫中的吟游诗人地位和身份的争吵在此提出了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在我们的世界里有多少精神的东西仍然适用，它们将以真正的还是虚假的信仰而被接受呢？为了这些主张，剧中的主人公甘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一切使人生美好有价值的诗歌的至尊地位。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能发表

这样的宣言，但是叶芝能够：他的理想从未暗淡过，他的艺术的严肃性也是如此。在这些剧作中，他的诗歌确定了稳健的风格并达到了一种罕见的美。

然而，更令人心醉的是他在《心愿之乡》(1894)中的艺术，它具有游仙诗的一切魔力和春天的全部清新，曲调清晰又好似梦幻。从戏剧角度上讲，这部作品也实属他的上乘之作。如果他没有创作那部散文短剧《凯瑟琳·尼·胡里汉》的话，那么《心愿之乡》就堪称他的诗歌之花。《凯瑟琳·尼·胡里汉》既是他的最为纯朴的民俗戏剧，也是他的最符合古典主义标准的完美之作。

在此，叶芝比在任何作品中都更有力地触动了爱国主义的心弦。该剧的主题是爱尔兰世世代代为自由而做的斗争；主要角色是爱尔兰本身，被拟人化为一个四处流浪乞讨的妇人。但是我们听到的决不是简单的仇恨的声音，剧中深深的悲怆比其它任何一首类似的诗都要克制。我们听到的只是这个民族感情中最单纯最高尚的部分；对白极少，动作也尽可能地简单。整部作品是不含任何虚假的杰作。这个主题是从叶芝的梦境中得来的，保留着来自上苍的馈赠的虚幻表征——这在叶芝的审美哲学中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关于叶芝的创作还有许多可谈的，但是提到他近年来所走过的戏剧道路也就足够了。由于它们奇特非凡的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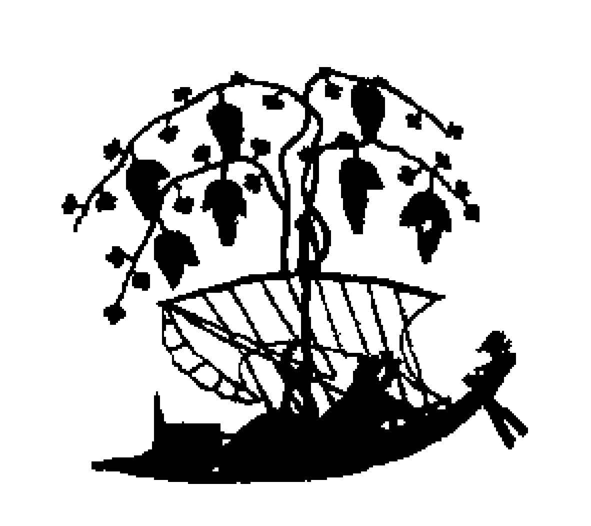
材，他的剧作常常是浪漫的，然而它们通常都努力追求形式的简洁。这种古典主义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胆的拟古主义；诗人寻求获得存在于一切戏剧艺术之初的那种原始可塑性。他做了大量精深敏锐的思考，以使自己摆脱现代舞台的束缚。现代舞台的布景干扰了想像力所唤起的情景，现代舞台上的脚灯必然会夸张戏剧的特征，现代观众也要求看到现实的幻影。叶芝希望把诗人的想像原原本本地写进诗歌里，他模仿希腊和日本的模式赋予这种想像以某种形式。于是他重新使用了面具，并为演员们配合简单音乐的动作提供了极大的伸缩余地。

这些如此简单化了的剧作达到了严格的风格统一，题材仍旧取自叶芝所偏爱的爱尔兰英雄传说。在这些剧中，叶芝往往能达到某种迷人的效果，不仅仅表现在高度浓缩的对白上，也表现在具有浓厚抒情格调的合唱里。然而，这一切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无法断定所得到的成就是否足以补偿所做的牺牲。尽管这些剧作本身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但它们可能比早期的作品更难得到观众的认可。

在他的最清晰、最优美的抒情诗以及这些剧作中，叶芝取得了其他诗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他成功地保持了与本族人民的联系，同时又坚持最具贵族气派的艺术技巧。他的诗歌作品产生于危险重重的孤高的艺术环境中，但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美学信条。他那热情如火、孜孜以求的个性始

终追随这种理想，成功地使自己摆脱了美的空虚。他始终遵循着早年促使他成为祖国的诠释者的那种精神，他的祖国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有人为它代言。用“伟大”一词来概括如此一生的工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柯彦玢　译）



# 受奖词

威廉·巴特勒·叶芝

在我全部的创作生涯中，我总是对这个斯堪的那维亚民族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我非常年轻的时侯，我花费了数年时间与一位朋友合作，写了第一部阐释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哲学的著作。布莱克最初是贵国伟大的斯韦登伯格的信徒，接着他进行了激烈的反叛，而后是半反叛半信奉。为了解释某些晦涩难懂的段落，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屡屡求助于斯韦登伯格的著作，因为在他神秘的作品中，布莱克总是倾向于夸张、晦涩、似非而是。然而后来，他影响了英国想像思维的最后四十年，正如在此之前四十年里柯尔律治的影响一样。在他的诗歌中，他始终是斯韦登伯格的解释者和反对者，在他的绘画理论中也常常如此。近年来，我出于对斯韦登伯格本人的兴趣，开始研究他的著作，当我应

邀访问斯德哥尔摩时,我正是从他的传记中查找到有关资料的。同时,如果没有易卜生和边尔生的戏剧,就不会有我们爱尔兰的戏剧。而今天你们把这巨大的荣誉授予了我。三十年前,一些爱尔兰作家聚集在各类团体里,开始无情地批判他们本国的文学。他们的梦想是:把爱尔兰文学从地方主义的偏狭中解放出来,他们或许就能得到欧洲的承认。这些作家对我助益匪浅,几年后加入到我们运动中来的那些作家对我助益更大。这些男女作家现在和我一样衰老年迈,当我回到爱尔兰时,他们将从这一巨大的荣誉中看到那个梦想的实现。我内心深知,假如他们不曾存在的话,我根本没有资格领受这份荣誉。

(柯彦玢　译)



# 拙作总序[①]

威廉·巴特勒·叶芝

## 一、首要原则

诗人在他的以生活的悲剧为素材的最佳作品中总要写他个人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生活，悔恨，失恋或纯粹的孤独。他从不对什么人直言，就像在早餐桌上与某人交谈那样，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变幻不定的场面。但丁和弥尔顿写神话传说，莎士比亚则写英国历史或传统骑士故事中的人物。诗人从来就不是那个偶然的、缺乏条理的、坐在那儿用早餐的人，甚至当他看起来与本人最相像的时侯，无论当他是雷利，当着君王的面撒谎的时侯，还是雪莱，“一根神经

① 此文是为从未出版的叶芝作品全集所作的序。

上蠕动着人世间那些感觉不到的压迫”的时侯，或是拜伦，正如“利剑刺破剑鞘”，“灵魂磨穿了胸膛”的时侯。他已再生为一种思想，某种意料中的完美之物。小说家或许可以描写自己偶然的经历，他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事件，但诗人却不可以。他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典型，与其说是典型不如说是激情。他是李尔王、罗密欧、俄底浦斯、蒂利希阿斯①；他是戏剧中的人物，甚至他所热恋的女人也是罗莎琳②、克娄巴特拉，而决不是黑夫人③。他是他自身经历的幻觉场景的一部分。我们敬重他，因为自然变得明白易解了，而且如此它也变成了我们的创造力的一部分。《六问奥义书》④说：“当心迷失于自我的光辉中时，它不再梦想；它仍然存在于肉体之中，但却迷失于幸福之中。”《唱赞奥义书》说：“智者在‘自性’中寻觅那些活着的或死去的人，去求取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天地无所知，因为它们不创造任何东西，我们无所不知，因为我们创造了一切。

---

① 蒂利希阿斯：希腊神话中受智慧女神雅典娜神示的懂鸟语的底比斯盲卜者。

② 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女主人公。

③ 传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奉献对象。

④ “奥义书”：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用散文或韵文写成。自公元前600年起次第成书，共108部，是后代各派印度哲学的依据。《六问奥义书》和《唱赞奥义书》是其中的两部。



## 二、题　材

正是通过芬尼亚运动老领导人约翰·欧李尔瑞[1],我才找到了我的创作主题。他长期的铁窗生涯,他的为期更长的流放生涯,他的出众的才智,他的学识,他的自尊,他的正直,一个在小商店和小农场里孕育起来的完美的贵族,吸引了一群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我当时年仅十八九岁,在《仙后》和《悲伤的牧羊人》的影响下,已经创作了一部田园剧,在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影响下,我写了两个剧本,一个适合在高加索山脉的某地上演,另一个适合在月球的火山口演出。我知道我的思想既不明确又缺乏条理。他给我看托马斯·戴维斯[2]的诗歌,说它们并非什么好诗,但在他年轻的时侯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谈到了与戴维斯交往的其他诗人和《民族报》,大概还借给我一些他们的诗集。它们不是什么好诗,这一点我甚至比欧李尔瑞看得更清楚。我只读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厌恶十八世纪那种干

---

① 约翰·欧李尔瑞(1830－1907):芬尼亚运动领导人,因参加1863年的武装暴动而被流放到巴黎长达十五年之久。叶芝年轻时曾深受他的影响。

② 托马斯·戴维斯(1814－1845):诗人,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838年曾被传唤到爱尔兰法庭,是《民族报》和爱尔兰青年党的创始人之一。

巴巴的修辞学书。但是，这些诗人具有一种我过去赞赏现在仍然赞赏的品质：他们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个人，他们代表某一个民族或试图代表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讲话，在他们的身后还延续着世世代代。尽管只是偶然地，就像年轻人了解事情那样，我知道我应该厌恶那种被乔纳森·斯威夫特比喻为蜘蛛从肚子中抽丝所结的网的现代文学。我过去憎恨观念文学，而现在仍以与日俱增的厌恶憎恨它。假如我的无知允许的话，我要寻回荷马，还有那些与他同桌宴饮的人们。我要像所有的人那样大声哭泣，像所有的人那样开怀大笑，“青年爱尔兰”诗人们在不写纯政治性文章时也有同样的愿望。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研究公众和适合他们的语言需要耗费毕生的精力，而一旦研究出来却可能得不到普遍的认可。后来，有人，不是欧李尔瑞，向我谈起斯坦迪什·欧格莱蒂[1]和他对爱尔兰神话传说的诠释。欧李尔瑞还把我介绍给欧卡瑞[2]，可是我的那种孩子气的惰性使我无法承受他那未经整理和解释的历史学著作。

在《民族报》创刊的前一代，爱尔兰王家学术院就开始

---

① 斯坦迪什·欧格莱蒂(1846—1928)：爱尔兰小说家，记者，著有《爱尔兰的历史：英雄的时代》(1878)，对爱尔兰文学的复兴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② 尤金·欧卡瑞(1796—1862)：盖尔语学者，著有《爱尔兰人的礼仪和习俗》。



了对爱尔兰古代文学的研究。此项研究是创建议会的新教贵族的礼物，同样也是《民族报》及其学派的礼物，尽管戴维斯和米切尔[①]是新教徒；它也是天主教中产阶级的礼物，他们当时正在筹建爱尔兰自由邦。学术院说服英国政府出资赞助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以便绘制一份英国和爱尔兰的正式地图。学者们，包括那个大学者欧多诺凡[②]，被派去挨个走访所有的村庄，记录下村庄的名称和它们的神话传说。也许这是此类工作能够圆满完成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人们的记忆还完好无损，采集者本人也许听到过报丧女妖[③]的声音或亲眼见过报丧女妖；爱尔兰王家学术院及其大众读者以同样的热情欢迎异教徒和基督徒；认为圆形塔楼是波斯拜火教的纪念物。极少有正统派感到吃惊；天主教徒被打垮吓倒了。我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叔祖——某位被遗忘的大师为他绘制的肖像画现在还挂在我卧室的墙上——一个爱尔兰教区长，有时会夸口说他能绝对恰当地用渎神的或下流的言语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有些郡县在被调查之后

---

① 约翰·米切尔(1815—1875)：爱尔兰革命者，"联合爱尔兰人"的创始人。曾被驱逐出境，逃亡到美国，1872年返回爱尔兰，任国会议员；著有《狱中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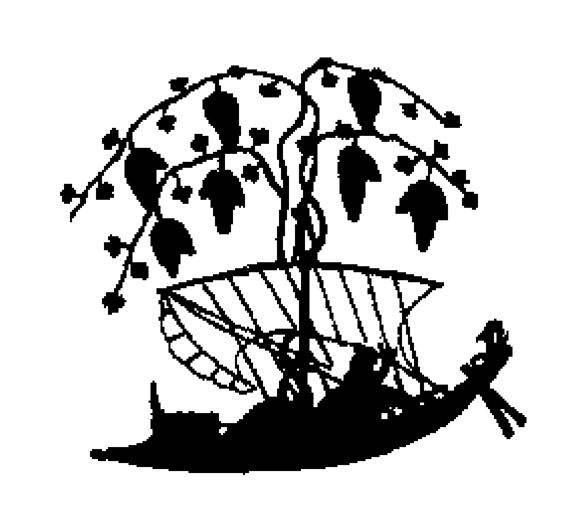
② 约翰·欧多诺凡(1809—1861)：盖尔语学者，是《四位大师的编年史》的编者。

③ 报丧女妖：爱尔兰及其他凯尔特民间故事中的女妖，在夜间哀号或尖声叫嚷，预告她所到的家庭中即将有一个人去世。她只造访具有纯爱尔兰血统的家庭。

却没有什么东西出版,英国政府惟恐激起危险的爱国主义情绪,撤回了赞助。大量的手稿还留待出版,其中包括学者间许多生动有趣的来往信件。

在爱尔兰现代文学的发展初期,欧格莱蒂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他能以令我们不敢苟同的狂言让我们高兴起来;他说,总有一天,斯利夫—那—蒙山会比奥林匹斯山更著名。然而他决不是一位我们根据字义所理解的那种民族自治论者,就像他喜欢解释的那样,他反对的是众议院而不是国王。他的堂兄,海伊斯·欧格莱蒂①,不愿加入我们的非政治性团体——爱尔兰文学社,因为他认为该社是一个芬尼亚运动组织。可是他自夸说,尽管他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他却从未与任何英国人交过朋友。他在大英博物馆工作,负责编辑他们的盖尔语书目,并且以十八世纪的狂热翻译我们的英雄传奇故事;他的女主人公"心破碎了",他的男主人公"登上高高的山顶",在那儿"挥动他的标枪",而随后乘船航行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欧格莱蒂兄弟把自己看做旧爱尔兰土地贵族的代表;他们也许,斯坦迪什·欧格莱蒂肯定,认为英国,因为颓败和民主,已经背叛了他们的秩

① 海伊斯·欧格莱蒂(1832—1915):爱尔兰学者,《大英博物馆中的爱尔兰手稿目录》的编者。



序。也正是那个秩序里的另一个成员，格雷戈里夫人[1]，要为《诸神和战斗的人们》和《缪尔辛姆呐的库胡林》中的英雄传说做夏洛特·盖斯特夫人[2]的《麦比诺吉恩》为威尔士英雄传说做过的事情，而后者在美感和风格上都较为逊色。斯坦迪什·欧格莱蒂具有很强的现代观念，他的风格，如四十年前约翰·米切尔的风格一样，是受卡莱尔的影响而形成的。格雷戈里夫人则在她周围的爱尔兰英语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是一种古老而生动的方言，带有部分英国都铎王朝时代的词汇，部分句式是由仍用盖尔语思维的人们规定的。

在斯来沟的农舍里或从罗西斯岬角[3]的水手那里，我曾听到过无数鬼怪的故事，无论是关于新近过世的还是历史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或是那位梅娃女王[4]，她的久负盛名的石冢就立在海湾对面的山上。后来我在大英博物馆读到了四十和五十年代爱尔兰作家写的这类鬼怪故事，但它们不仅没让我感到满意，反而激怒了我，因为它们把这个国

---

① 依莎贝拉·奥古斯塔·格雷戈里(1852—1932)，翻译家和戏剧家，出身在一个富裕地主家庭，是威廉·格雷戈里的遗孀。在认识叶芝之后，她开始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感兴趣，是艾贝剧院的共同创始人之一。

② 夏洛特·盖斯特夫人(1812—1895)：威尔士凯尔特史诗《麦比诺吉恩》的译者。

③ 罗西斯岬角：在爱尔兰斯来沟郡，是叶芝童年时度假的地方。

④ 传说中康诺特的女王，传说她被埋葬在斯来沟的克瑙克纳瑞。

家的梦想变成了笑话。但是，当我和格雷戈里夫人挨家挨户走访农舍，看着她记录她那本题为《幻景与信仰》的杰出集子的手时，我避免毁损幽默。

在整个爱尔兰历史的背后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壁毯，甚至连基督教也不得不接受它，并且置身其中。看着它模糊的褶痕，没人能说出哪儿是基督教的起源，哪儿是巫术祭仪的终结；"在飞禽中有一完美者，在鱼类中有一完美者，在人类中也有一完美者"。我只能以近代学者的那种观点来解释——剑桥的柏基特教授[1]的推荐使我注意到它——圣·帕垂克[2]来到爱尔兰的时间不是五世纪，而是接近二世纪末。大论战还没有开始；复活节日仍然是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日。在混沌初开的一日，诺亚方舟停留在亚拉腊山上，摩西带领古代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连系着基督教和古代世界的脐带也未剪断，基督还是狄俄尼索斯的异母兄弟。刚刚被督伊德祭司们剃度的人会从最近的基督徒邻居那儿学会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却丝毫没有感到不协调。他的孩子们也不会有那种感觉。有组织的氏族削弱了教会组织，他们能够接受修士但却拒绝接受主教。

---

① 弗朗西斯·克劳福特·柏基特(1864—1935)：英国神学家。

② 爱尔兰的主保圣徒和使徒。一般认为他出生于五世纪初，在大约492年卒于爱尔兰。



一个现代人，脑子里装着《金枝》[1]和《人的个性》[2]，在圣·帕垂克的"教义"里找到了许多共同的思想感情，"教义"记载在他的《忏悔录》中。除了基督不久将审判生者和死者的声明中"不久"一词以外，其他内容都是可以接受的。他会重复它，甚至相信它，而丝毫不考虑历史上的基督，或古代的犹大，或任何依照历史猜测和不可靠证据考证出来的事情。我重复它，想起了《奥义书》中的"自性"。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传统，口头的或文字记载的，又增加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片断，犹太神秘哲学的词语——我在多纳瑞尔[3]曾听到过"tetragrammatonagla"[4]这样的词语——中世纪思想的浮游碎片，但不是任何使孤独的心灵反感的东西。甚至与巴洛克艺术和洛可可艺术相对应的宗教学说都不能作为思想而为我们所接受，这可能是由于盖尔语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它以残酷的面目出现。在现代爱尔兰文学的诞生之际，那块壁毯就充满了这个场景，它存在于《万圣之

① 英国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著。
② 杰洛姆·L.辛格著。
③ 多纳瑞尔：爱尔兰柯克县的一个集镇。
④ "tetragrammatonagla"：希伯来人称呼上帝的由4个辅音字母组成的词，是不允许人们读出来的。精通神秘教义的人宣称他们知道上帝的全名，并借以行神迹。

井》的作者辛格[1]的作品中，在詹姆斯·史蒂文斯[2]的作品中，在格雷戈里夫人的全部作品中，在乔治·拉塞尔[3]的所有与《奥义书》无关的作品中，存在于我的除后期诗歌之外所有的作品中。

有时我听说，我所领导的运动是在1916年行刑队的镇压下走向衰亡的，如果说这话的报纸属于爱尔兰，那就是赞扬，如果属于英国，那则是谴责；有时人们又说，那些行刑队使我们的现实主义运动成为可能。即使这种说法正确，那也只是对了一部分，传奇故事在各地正走向衰亡，因为在皮尔斯[4]和他的战友的想像中，“大众的献祭”在这壁毯里找到了红枝英雄[5]。他们走出去赴死，召唤着库胡林[6]：

赫克里斯，在暴风雨中从天国降临
来清扫人世这个肮脏的牛棚吧。

① 约翰·米灵顿·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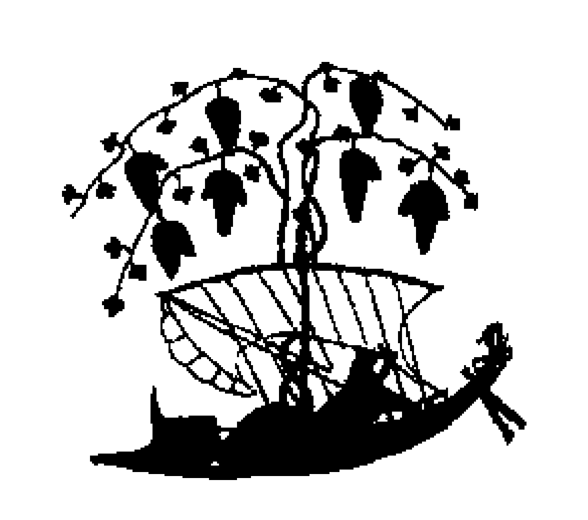
② 詹姆斯·史蒂文斯(1882—1950)：爱尔兰诗人、小说家和播音员，著有《金壶》。

③ 乔治·拉塞尔(1867—1935)：诗人、散文作家和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活跃分子，艾贝剧院的创始人之一。

④ 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1879—1916)：爱尔兰诗人和演说家，因参与1916年起义而被英军枪决，是当时临时政府的总统。

⑤ 盖尔语传奇故事中的一个英雄群体。

⑥ 号称“北爱尔兰的猎犬”，红枝英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讲，1916 年的诗人并不像报界所声称的那样属于我的这个流派。现代天主教教义的普及起源于蜘蛛抱蛋，而非出自耶西[①]的子孙，它使盖尔同盟的人羞怯退缩。他们畏惧凭理智行事的大胆精神，一味拘泥于字典和语法。皮尔斯和麦克唐纳[②]以及其他被枪决的人一定会用盖尔语做或者试图去做我们用英语做过或试图去做的事情。

我们的神话，我们的传奇故事，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同，因为直到十七世纪末他们一直都注重，或许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农民和贵族的平等；荷马是属于那种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甚至在今天，我们古代的王后、我们中世纪的士兵和情侣们都能使一个商贩不寒而栗。我能让我自己的思想，那种或许是在用古代哲学研究现代环境时所感到的绝望，借十七世纪漫游诗人，或想像中的某一位现代民谣歌手之口表达出来。我的思想越深刻，民谣歌手和漫游诗人就越真实可信，越像农民。一些现代诗人主张爵士乐和音乐厅歌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艺术，我们应该以它们为原型来塑造我们的艺术；我们爱尔兰诗人，同样是现代人，不接受任何不能追溯到奥林匹斯山的民间艺术。给我时间和一点青春，我会证明甚至像“约翰尼，我几乎不认识你”这样

---

① 犹太国王大卫的父亲，亦即耶稣基督的祖先。
② 托马斯·麦克唐纳(1878－1916)：爱尔诗人和评论家，因参与 1916 年起义而遭枪决。

的话也能追溯到奥林匹斯山。

在《历史的研究》一书第二卷的附录中，阿诺德·汤因比[①]先生描述了他所谓的泰西基督教文化的诞生和消亡；它在惠特比的西诺德失去了称霸欧洲的机会，在十二世纪，由于“爱尔兰基督教界自始至终拒绝并入罗马教会”，它在教会方面遭到了最终的失败。“在政治和文学领域”，泰西基督教文化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到十七世纪。他还坚持认为假如“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尔兰民族主义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目标的话，那么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各自都会在60或70个民族共同体中找到一个小小的适当的位置，”他们会感到生活多少容易一些，但不再是“一个独立社会中的遗物……古爱尔兰的骑士传奇最终完结了……现代爱尔兰已经下定决心，在我们这一代，为她自己在我们这个平凡的西方世界里找到一个作为自愿的居民的适当位置”。

如果爱尔兰文学按我这一代人所构想的那样发展的话，它可能会设法保留“爱尔兰人”的生活，那就不会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阻碍其中，就不会有他们想像的那些人物，也不会有革命回忆录里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尤其是最后这

① 阿诺德·汤因比(1889—?)：英国历史学家。



类人物，如某些伟大的前辈政治家，帕内尔[1]、斯威夫特、爱德华勋爵[2]，都已经退到壁毯中去了。也许真的某些“爱尔兰人”的特点应该变得更为重要。当格雷戈里夫人请我注释她的《幻景与信仰》时，为了能理解她在戈尔韦记下的那些东西，我开始研究现代招魂术。有几年我常与一些巫师交往，为了挣几个便士，那些巫师在伦敦的各个贫民区为工匠或他们的妻子指点他们与死去的亲人、与雇主以及与孩子的关系；然后我把她在戈尔韦或我在伦敦的所闻与斯韦登伯格[3]的梦幻做比较，而且在我那不甚充分的注释出版之后，我又将这些所闻与印度的信仰做了比较。当我们在林间路过一位老人时，假如格雷戈里夫人不说：“那人可能知道过去的秘密”，那我永远也不会和师利·普罗希大师[4]交谈，或者请他翻译他师父的西藏游记，也不会帮助他翻译《奥义书》了。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库勒的猎场看守在一百年不见鹿迹的湖边听见了鹿的蹄声，为什么一个疯癫

---

① 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议会党领导人；当他与欧什阿太太的关系曝光之后，格莱斯顿、爱尔兰各阶层组织和爱尔兰党都与他断绝了关系。

②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1763—1798)：爱尔兰爱国者，“联合爱尔兰人”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一次未成功的起义中负伤，后死于狱中。

③ 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1688—1772)：瑞典哲学家、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

④ 师利·普罗希大师：印度教僧人。1935—1936年间，叶芝与之合作翻译《奥义书》并为译本作序。

的老牧师说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人下过地狱或上过天堂，意即爱尔兰的山寨围墙把他们都圈住了；死者待在他们生前生活过的地方，或在那附近，他们不追求抽象的乐土或地狱，而是，可以说，退到邻人隐秘的人格中去了。我深信，在两三代人之内，人们将会普遍地认识到机械的理论决不会变成现实。自然界与超自然界是交织在一起的，为避免某种危险的狂热，我们必须研究一门新的科学。到那时，欧洲人也许会在基督身上看到某种魅力，这个基督身后的背景是巫祭而不是犹太教，不是被隔绝在僵死的历史之中，而是流动的、具体的、可感知的。

我生来就带着这样的信仰，带着它生活，也将带着它死去；我的基督，我想是从圣·帕垂克的信条里得出的合理推断，是被但丁喻为比例完美的人体的那个存在统一体，是布莱克的“想像”，是《奥义书》中称为“自性”的东西：这个统一体不遥远，也并非因此是智力所能理解的。它是切近的，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它承担着痛苦和丑陋，“蝾螈的眼睛，青蛙的脚趾”。

潜意识里对这个主题的专注使我写出了《幻景》，它的粗糙的几何图形是一个未完成的注释。“爱尔兰人”通过十六、十七世纪期间的战争保存了他们古代的“沉淀”，那些战争后来变成了灭绝人种的战争。在其《十八世纪的爱尔兰》



一书的开篇，勒基[1]谈到，没有哪一个民族经历过更为惨重的迫害，直到我们自己这个时代，那种迫害仍未完全停止。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仇恨，过去的那种经历总是活跃在我们的心中。有时候仇恨在毒害着我的生命，我责怪自己柔弱无能，因为我还没有把这种仇恨充分地表达出来。仅仅把它置于一个漫游的农民诗人之口是不够的。因而我提醒自己，尽管我的婚姻是我所知的直系亲属中的第一桩英国婚姻，我家庭中所有的人都使用英国名字，我的心灵属于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布莱克，或许还包括威廉·莫里斯，属于我用于思维、说话和写作的英语语言，我所热爱的一切都是通过英语了解的。我的恨以爱来折磨我，我的爱以恨来折磨我。我好似一个西藏僧人，在他初受灌顶之时，他幻想着他被一头野兽所吞食，而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认识到他本人既是吞食者又被吞食。这就是爱尔兰的仇恨和孤独，这种对人生的仇恨促使斯威夫特写作了《格利佛游记》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它仍然使我们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怀疑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

一次又一次人们问我为什么不用盖尔语写作。大约在四五年前，我应伦敦某个社团的邀请去赴一次晚宴。我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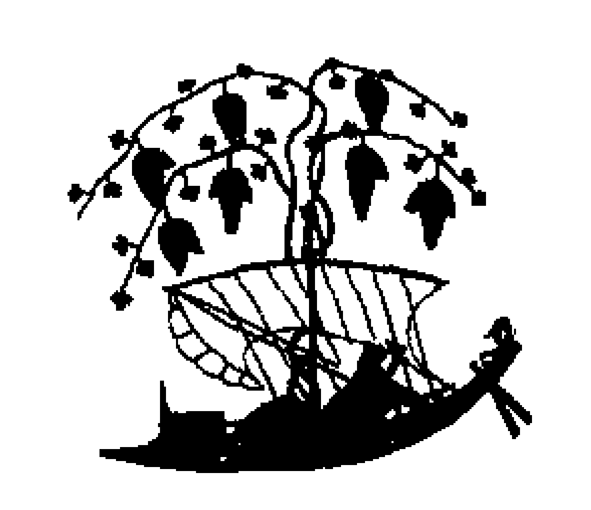
① 威廉·爱德华·哈波特·勒基(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著有《唯理主义的历史》、《英国史》等。

现自己处在伦敦新闻记者、印度学生和外国政治难民的包围之中。一家印度报纸说这是特地为向我表示敬意而举办的晚宴;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不记得了,尽管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自己当时愤怒的感觉。在公共晚宴上,我必须说人们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我必须依惯例致贺辞并接受贺辞;而后他们会谈起难民;从这时起所有人都变得活跃起来,人们开始谈论时事。外国的专制暴政会遭到谴责,甚至对那些糊涂的印度人来说,英国似乎也算是自由的庇护者。我的愤怒在不断地加剧。在埃梅特密谋起义、身亡的那一年,华滋华斯,那个典型的英国人,出版了他致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图桑①,一个圣多明哥黑人的著名的十四行诗:

没有一丝平凡的风
会把你遗忘

他对这次起义的记忆微乎其微,正像对起义前六年中的半绞刑和沥青帽的记忆一样。为了避免有关时事的演讲,我谴责了压迫印度人民的行径。作为文人而不是政治家,我诉说了他们是如何被迫以英语为工具学习一切的,甚

①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图桑·卢瓦杜尔(约1746—1803):1796年作为圣·多明哥岛武装力量总司令解放该岛,当上圣·多明哥国总统。后被法国人俘虏,死在法国监狱中。



至他们自己的梵文，直到他们的第一位智慧发现者因精于模糊抽象的思维而成为笑柄为止。我请求在座的印度作家记住，除了用母语，任何人都无法带着乐感和活力进行思考和写作。我使一群友好的听众对我充满了敌意，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个情景，我仍然坚持己见，气愤不已。我不可能用盖尔语写作，正如那些印度人无法用英语写作一样；盖尔语是我的民族语言，但不是我的母语。

## 三、风格与态度

风格几乎是无意识的。我知道我试图做的事，但却不大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事。现代的那些抒情诗，甚至那些打动了我的抒情诗——《溪流的秘密》，《多洛斯》——似乎也过于冗长，但是爱尔兰人对激流的偏爱可能仅仅是出于懒惰。然而假如彭斯阅读汤姆森①和考珀②的诗歌，他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英国人的头脑是善于思考的、丰富的、审慎的；它也许能记住泰晤士河流域。我打算写短小精悍的抒情诗或诗剧，其中的每一段话都力求简练，靠戏剧张力拼合在一起。而我这样做起来更有信心，因为年轻的英国

① 詹姆斯·汤姆森(1700—1748)：英国诗人。
② 威廉·考珀(1731—1800)：英国诗人。

诗人当时是出于危机时刻的情感而写作，但是他们古老的、行动迟缓的沉思立即又恢复了。而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诗歌追随了我所开创的风格，我努力使诗的语言与热情洋溢、正常的语言相一致。我要用我们在自言自语时脱口而出的任何语言来写作，我们自言自语，我一天到晚都这样，评论着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或任何我们暂时会在其中看见自己的生活中的事件。我有时拿自己与贫民窟里那些疯癫的老妇人相比较。我听见她们在谴责、在回忆，“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见其中某一个说起某个想像中的求婚者，“瞧你这副病歪歪的样子，连个窝都没有”！如果我大声说出我的想法，她们可能也会像这样暴怒撒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创造出一种我自己喜爱的语言；大约是在二十年前，我开始创造它，我发现我需要寻求的不是华滋华斯认为的那种普通人的话语，而是一种强有力的、热情奔放的句法，是句点和诗节的完全一致。由于我需要一种热情奔放的句法来表现热情洋溢的题材，我强迫自己接受那些与英语语言同时发展起来的传统格律。埃兹拉·庞德、特纳[①]、劳伦斯[②]都能写出令人赞叹的自由体诗，但我却写不了。我会失去自我，变得郁郁寡欢，像那些疯癫的老妇人一样。当翻

① 瓦尔特·詹姆斯·瑞德芬·特纳（1889－1946）：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诗人、小说家和音乐评论家，叶芝的朋友。

② D. H. 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



译者仍然在为韵律而烦恼的时侯，“圣经”的译者，托马斯·布朗爵士[①]，那些从事希腊语翻译的人创造了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对非个人的冥想较为自然；而所有个人的东西顷刻间就会腐朽，应该把它包裹在寒冰或咸盐当中。有一次我染上肺炎，处于谵妄状态中，我口授了一封致乔治·穆尔[②]的信。我告诉他要吃盐，因为盐是不朽的象征。清醒之后，我对那封信已毫无印象，但我当时说那话的意思与现在的意思完全一样。如果我用自由体诗的形式，或用任何在其变格范围内保持不变的节奏来写个人的爱情或悲伤，我会在内心充满了自我轻蔑，由于我的自高自大和轻率；而且我也会预料到读者不会感兴趣。我必需选择一种传统的诗节，甚至我所做的改动也必需看起来像是传统的诗节。我把我的感情献给了牧羊人、牧牛人、赶骆驼者、学者、弥尔顿或雪莱笔下的柏拉图主义者[③]、帕尔莫画的那座塔楼[④]。假如你跟我谈什么独创性，我会对你大发雷霆。我是一群人，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什么也不是。古代的盐是最上等的保鲜材料。莎士比亚的主人公们

---

① 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英国医生兼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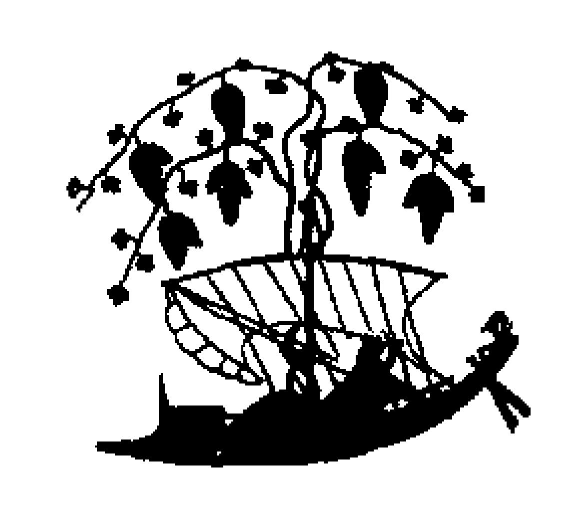
② 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

③ 分别指弥尔顿的长诗《沉思的人》和雪莱的长诗《莱昂与希丝娜》中的主人公。

④ 指英国画家塞缪尔·帕尔莫(1805—1881)为弥尔顿诗集所作的一幅题为“孤独的塔”的插图。

通过他们的外表神态，或通过他们内含隐喻的言谈方式，向我们传达他们视野的突然的扩展，传达他们对死亡临近的狂喜："她从此就该离开人世了"，"千万个热吻，这是可怜的最后一个"，"让你暂时离别幸福"。他们已经变成了上帝或圣母、鹈鹕、"我怀抱里的婴儿"，但是一切都必须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哪一个女演员在扮演克娄巴特拉时哭泣过，甚至连浅薄的舞台监督都从未想到过这种事情。超自然的事物出现了，冷风吹过我们的手，吹拂在我们的脸上，温度下降，而且因为这样的冰冷，我们招致了新闻记者和鉴赏力低下的观众的怨恨。也许在这个或那个细节里存在着令人痛心的悲剧因素，但在整个作品里不存在任何令人痛心的悲剧因素。我曾听见格雷戈里夫人在拒绝上演寄到艾贝剧院的某个以现代手法写作的剧本时说："悲剧对死者来说必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对抒情诗、歌曲、叙事诗来说也是一样的，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都不会因为某一作品令人痛苦而世世代代诵读传唱它。他们为其吟诵悲剧的那位侍女必须以永恒的形式从历史中提升出来，她是四位马利亚中的一个，韵律是古老而熟悉的，想像应该翩翩起舞，必须超越感情而进入到原始的寒冰中去。使用寒冰这个词准确吗？学着我父亲来信中的一句话，我曾夸口说，我要写一首"黎明般冰冷而热情的"诗。

当我用无韵体写诗时，我感到很不满意；我的《女伯爵



凯瑟琳》略带中古色彩，适合这样的节拍，但是用《绿盔》中的民谣调来表现我们的英雄时代却更为恰当，这也许只是我本人的见解。在我对黛尔德①和库胡林的看法中有某些东西抵制文艺复兴及其特有的韵律，我在舞剧中创造一种使无韵诗随着抒情诗节奏变化的形式，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我用无韵诗来表达并分析自己的感情时，我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此时本能，及其传统的歌舞和总体上的和谐，都属于过去。我虽然已被抛出了鲸鱼腹，但我仍然记得从它的肋骨之外传来的声响和摆动。就像保罗·福特②的歌谣中的女王一样，我浑身散发着海鱼的腥味。诗歌的对位结构，借用罗伯特·布里季斯③使用的一个术语，使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体。如果我为了强调它的五音步而反复诵读《失乐园》的第一行，我就置身于民谣歌手之中——“谈到人的最初的**违命**和那**果子**”，但是当我该朗读它时，我将它与另一种强调，热情奔放的散文的强调，交叉起来——“谈到**人**的最初的违命和那**果子**”或者“谈到人的最初的**违**命和那**果子**”；民歌还是民歌，但是它变成了一种幽灵般的声音，一种不变的可能，一种无意识的标准。使我和我的听众为之

① 爱尔兰传说中的美女，被国王康纳哈选中为妃，却与武士奈希私奔；后康纳哈计杀奈希，黛尔德亦随之自杀。

② 保罗·福特(1872—?)：法国民谣和散文诗作家。

③ 罗伯特·布里季斯(1844—1930)：英国桂冠诗人、评论家。

动情的是一种生动活泼的语言，它没有任何规则，只是不能驱除这幽灵般的声音。在得到天启的那一刻，我既清醒又昏昏沉睡，在自动的屈从中不动声色；没有什么韵脚，没有击鼓的回声，没有什么舞步会破坏我内心的平衡。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侯，我写了一首关于舞蹈的诗，其中有这样一个妙句："他们举起双手要夺取天空的睡眠。"如果我坐下来思考一年，我会发现，若不是某些音节的限制，以及接受或拒绝某些省略，我就必须得醒着或者睡着。

女伯爵凯瑟琳可用一段被我放松了的无韵诗来表达感情，这种诗体是根据她的需要而创造的，几乎都不成其为一体了。我认为她是中世纪的人物，因此把她与一般的欧洲运动联系起来。而黛尔德和库胡林，以及爱尔兰传奇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却仍然遗留在鲸鱼的腹中。

## 四、向何处去？

年轻的英国诗人抛弃梦想和情感；他们想出了种种使他们与这个或那个政党联合的主张；他们运用一种复杂的心理学，描写的不是像民谣中的那种行动中的人物，而是人物内心的活动，他们都认为他们有权得到人们给予数学家和玄学家的同样密切的关注。其中较突出的一种观点仅仅解释说人类迄今为止一直在昏睡当中，现在该清醒了。他



们决心表现工厂、大都会，那样他们就可能是现代的。一些年轻人执教于某个风景如画的大教堂城镇，或终身定居在卡普里岛或西西里岛，他们为那种隐喻辩护说，一个乘地铁上班的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它。我非常感激这个流派中的一个人，他应我的请求通读我的作品，他划掉了所有传统的隐喻。可是对我来说，他们似乎也抛弃了作为马拉美[①]艺术的全部的那些梦幻联想。马拉美曾经翻跃过一个前浪。既然他们要表现的不是《奥义书》中所说的“古老的自性”，而是个人的才智，他们有权选择地铁里的那个人，因为他具有客观重要性。他们企图杀死那条鲸鱼，把文艺复兴推向更高的层次；比列奥那多[②]思考得更深刻；他们的诗扼杀了民间的幽灵，但也仍旧是诗。我与“爱尔兰人”融为一体，我期待着一次反文艺复兴，无疑它是推进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没有抱怨；我习惯于《幻景》中对历史所做的那种几何排列。但是为了让自己确信无疑，我超越“习惯”，去做更深刻的思考。当我在半明半暗的天色中伫立在欧康奈尔桥[③]上时，我看着那杂乱的建筑，所有那些电灯招牌，现代的多样性以物质的形式展现在那里，一种模糊的仇

① 斯蒂芳·马拉美(1842—1898)：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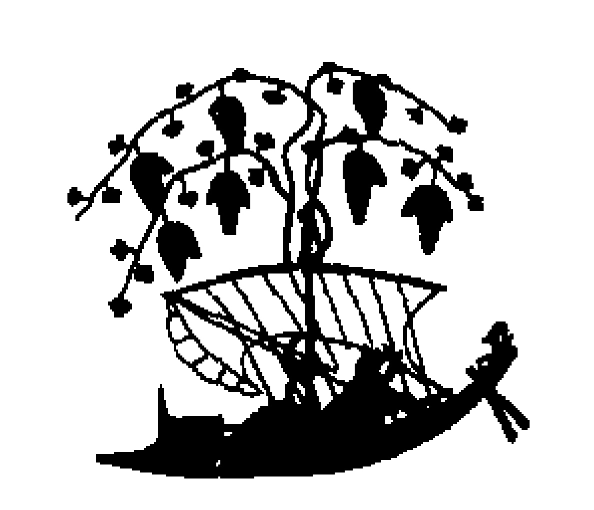
②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艺术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

③ 都柏林利费河上的一座桥。

恨从我的黑暗中油然升起。我肯定在欧洲，哪里有可以领导他人的强有力的人物，哪里就会产生这种模糊的仇恨。在今后五代或更少的几代人中，这种仇恨将会以暴力形式迸发出来，并强施以某种宗族的统治。我无法了解那种统治的本质特征，因为它的对立面还存在。为使它早日来临，我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加剧我的仇恨。我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待在爱尔兰，但我决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和民族是理智的产物，只要你细想一下它们存在的前因后果，它们，正如维克多·雨果在谈论某件事时所说的，还比不上上帝送给红雀筑巢的一片草叶。

1937

（柯彦玢　译）



# 叶芝生平和创作年表

1862 年

W·B·叶芝牧师(祖父)于都柏林桑地蒙堡逝世。

1863 年

约翰·巴特勒·叶芝(父亲)与苏珊·波莱克斯芬在斯来沟结婚。

1865 年

6 月 13 日:威廉·巴特勒·叶芝出生于都柏林市桑地蒙特大道乔治大宅一号。

1866 年

苏珊·玛丽·叶芝(丽丽)出生于斯来沟附近。

1867 年

全家迁居伦敦市瑞金公园菲茨罗伊路23号。经常去斯来沟外祖父母家。芬尼亚党人起义。“曼彻斯特烈士”殉难。

1868 年

伊丽莎白·柯伯特·叶芝(萝丽)出生于伦敦。

1871 年

约翰·巴特勒·叶芝(杰克)出生于伦敦。

1871 - 18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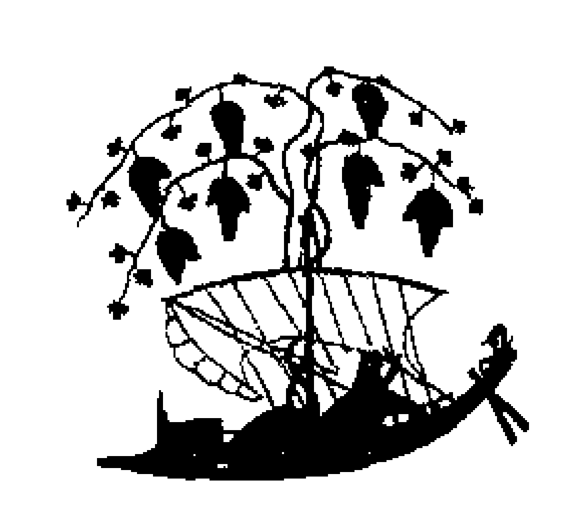
父亲借助于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对叶芝进行“人格”教育。

1874 年

全家移居西肯星顿区伊蒂斯住宅区14号。

1875 - 1880 年

就读于英国汉默史密斯的郭德尔芬小学；回斯莱沟外祖父母家度假。



1876 年

全家迁居契斯威克区贝德福公园伍德斯多克路 8 号。

1877 年

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任地方自治同盟主席。

1879 年

帕内尔领导的爱尔兰民族党建立爱尔兰土地同盟。

1880 年

因土地战争,全家迁回爱尔兰都柏林市厚斯区,以照管基尔达尔的地产。入都柏林的埃拉斯姆斯中学。

1882 年

自认为爱上了远房表姐劳拉·阿姆斯特朗。开始写诗。弗·卡文迪什勋爵和柏克遇刺于凤凰公园。爱尔兰土地联盟被镇压。

1884 年

入都柏林首府艺术学校。与乔治·拉塞尔(AE)同学。父亲因叶芝拒绝上三一学院而失望。

1885 年

两首抒情诗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3 月号上。创立都柏林秘术学会，任主席。结识凯瑟琳·泰南。

1886 年

弃画从文。初遇约翰·欧李尔瑞。开始阅读爱尔兰诗人的作品。初次体验降神会。格拉兹通与帕内尔为争取地方自治而联合。第一个地方自治议案失败。贝尔法斯特发生暴动。

1887 年

全家迁回伦敦。加入布拉瓦茨基夫人通灵学会理事会。初次在英国杂志上发表诗作。成为两家美国报纸(《神意星期日报》和《波士顿导航报》)的文学撰稿人。会见前拉斐尔派艺术家。母亲两度发病。

1888 年

会见威廉·莫瑞斯、乔治·伯纳·萧、威廉·亨利和奥斯卡·王尔德。编写《爱尔兰民间传说故事集》。在斯来沟外祖父母家度夏。家里卖掉地产。

1889 年

轻度虚脱。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出版。在



牛津大学出版社做编辑、抄写工作。与埃德温·艾利斯合编威廉·布雷克诗集。经欧李尔瑞之妹介绍结识毛德·冈。

1890 年

《因尼斯弗里湖岛》发表于《国民观察家》杂志。被通灵学会劝退。加入“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结识弗洛伦丝·法尔。

1891 年

在伦敦创立诗作者俱乐部和爱尔兰文学会。在都柏林创立民族文学社，由欧李尔瑞任社长。小说《约翰·舍曼》发表。向毛德·冈求婚。

1892 年

《凯瑟琳女伯爵及各种传奇和抒情诗》出版。外祖父母逝世。

1893 年

《凯尔特的曙光》和三卷本《布雷克作品集》出版。格拉兹通的第二次地方自治议案在英国下院通过，在上院被否决。道格拉斯·海德创立盖尔联盟。

1894 年

2 月:游巴黎,同阿瑟·赛蒙斯会见魏尔伦。奥斯卡·王尔德被捕。3 月:短篇小说集《隐秘的玫瑰》出版。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经莱奥内尔·约翰生介绍结识其表妹奥莉维娅·莎士比亚太太。秋:与舅父乔治·波莱克斯芬在斯来沟做法术实验。二访利萨代尔庄园。冬:带慰问信访王尔德。

18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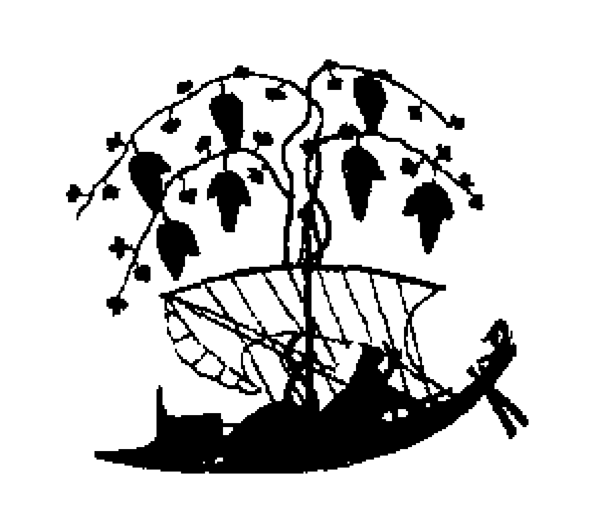
《诗集》出版。编辑《爱尔兰诗选》。移居"圣殿"(伦敦法学学会会所),与阿瑟·赛蒙斯合住。

1896 年

移居沃本住宅楼。与奥莉维娅·莎士比亚私通。为《卷心菜》杂志撰稿。与阿瑟·赛蒙斯游爱尔兰西部。结识格雷戈里夫人。游阿兰群岛。在巴黎遇见约翰·辛格。加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

1897 年

《隐秘的玫瑰》出版。盘桓于库勒庄园;与格雷戈里夫人一同采集民间传说。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与毛德·冈在英国巡回讲演,为纪念伍尔夫·透呐募捐。写作《斑鸟》



（未发表的长篇小说）。都柏林发生抗议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庆典骚乱。

1898年

游巴黎、伦敦、都柏林、库勒、斯来沟。在都柏林毛德·冈家遇詹姆斯·康纳利。与毛德·冈订结“灵婚”。

1899年

爱尔兰文学剧院首次演出彩排。上演《凯瑟琳女伯爵》。诗集《苇丛中的风》出版并获当年最佳诗集“学院”奖。访毛德·冈于巴黎，再度求婚。布尔战争爆发。阿瑟·格瑞菲斯创立联合爱尔兰人（新芬）党。

1900年

母亲逝世。与梅瑟斯发生龃龉，另组“金色黎明”伦敦分会。向毛德·冈求婚。退出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维多利亚女王巡幸爱尔兰。

1901年

与乔治·穆尔合写的《狄阿米德与格拉妮娅》在都柏林快乐剧院上演。在库勒庄园会见休·雷恩。向毛德·冈求婚。

1902 年

爱尔兰民族戏剧社成立，叶芝任社长，毛德·冈、道格拉斯·海德、乔治·拉塞尔(AE)任副社长。毛德·冈主演《凯瑟琳·尼·胡里汉》。在伦敦会见乔伊斯。

1903 年

诗集《在那七片树林中》、文论集《善恶观》出版。诗剧《王宫门槛》写成。开始在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书。率民族戏剧剧团访伦敦，演出《沙漏》、《那锅肉汤》和《凯瑟琳女伯爵》。到美国讲演(40 讲)，在财经上获成功。伊丽莎白·叶芝创办丹·埃默出版社(后改名为夸拉出版社)。毛德·冈与约翰·麦克布莱德结婚。

1904 年

艾贝剧院开张，任经理兼舞台监督。《在波伊拉海滨》和《王宫门槛》上演。在库勒庄园写成诗剧《黛尔德》。

1905 年

《荫翳的水面》在伦敦上演，旋即被改写。

1906 年

爱尔兰民族戏剧社改为有限公司，与格雷戈里夫人



和辛格一起被提名为董事。《诗集 1899—1905》出版。

1907 年

在《西部浪子》风波中为辛格辩护。与格雷戈里夫人及其子罗伯特同游意大利北部。父亲去了纽约。

1908 年

8 卷本《诗与散文汇集》出版，早期作品皆经修改。12 月：访已分居的毛德·冈于巴黎。学习法语。

1909 年

约翰·辛格逝世。编辑辛格的《诗和译作》。遇识埃兹拉·庞德。

1910 年

接受英国王室年金津贴（每年 150 英镑）及自由参加任何爱尔兰政治活动的免罪权。辞去剧院经理职务。在伦敦讲演，为艾贝剧院筹资。5 月：访毛德·冈于诺曼底。《绿盔及其他》出版。与梅宝·狄更生的性关系出现危机。乔治·波莱克斯芬逝世。

1911 年

《为一爱尔兰剧院所作剧》出版。经莎士比亚太太介绍结识乔吉·海德一李斯。同格雷戈里夫人访巴黎。

1912 年

率艾贝剧院演出团访美；因上演辛格的《西部浪子》，演员在费城被捕。在哈佛大学作题为“美的戏剧”的讲演。散文集《玛瑙的切割》在美国出版。在都柏林成立第二个艾贝剧团。与泰戈尔合作翻译孟加拉文《吉檀迦利》。庞德追随叶芝，教他击剑术，并一起朗诵作品。冬：休·雷恩赠画风波。

1913 年

8 月：庞德作为叶芝的秘书同住于苏塞克斯的斯通别墅。关于休·雷恩赠画风波《沮丧中所作诗》发表。

1914 年

1—3 月：在美国和加拿大旅行讲演。同毛德·冈一起调查米尔波奇迹，写出未发表的调查报告。庞德与莎士比亚太太之女多萝茜结婚。诗集《责任》出版。开始对家族史发生兴趣。完成《自传》第一部。第三次地方自治议案得到英国王室批准。8 月 4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 年

受庞德影响对日本能乐剧发生兴趣。《在鹰之井畔》写成并上演，由日本舞蹈家伊藤道男主演。拒绝英国骑士称号。休·雷恩在“露西塔尼亚”号事件中遇难。

1916 年

4 月：都柏林爆发爱尔兰共和兄弟会领导的复活节起义。5 月：15 位领导人遇难（包括毛德·冈的丈夫约翰·麦克布莱德）。写成《1916 年复活节》。访毛德·冈于法国。购置巴利里塔堡。向毛德·冈求婚。在毛德·冈之女伊秀尔特帮助下读法国诗。

1917 年

向伊秀尔特求婚，遭拒绝。10 月 20 日：与乔吉·海德—李斯在伦敦结婚。叶芝太太在苏塞克斯度蜜月期间开始扶乩活动。诗集《库勒的野天鹅》出版。

1918 年

1—2 月：偕妻在牛津。诗剧《埃玛的惟一忌妒》写成。《穿行在宁静友好的月光下》出版。同妻子监修巴利里塔堡。罗伯特·格雷戈里殉难。11 月 11 日：一战停战协定签署。新芬党在大选中获胜。

1918－1921 年

“黑褐之乱”。

1919 年

2 月：安·巴特勒·叶芝出生。夏：迁入巴利里塔堡。拒绝去日本讲学的邀请。

19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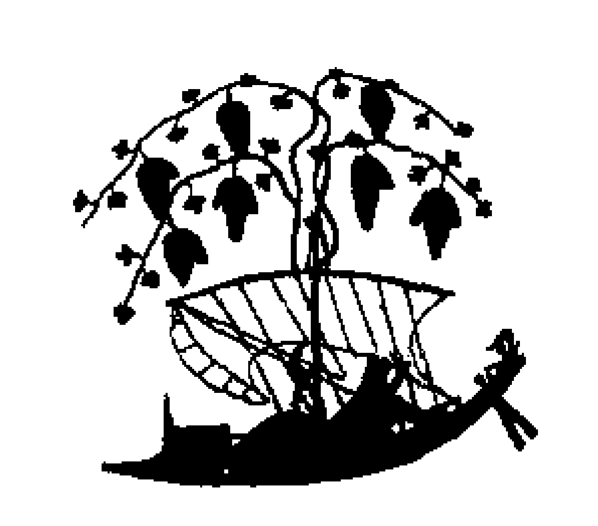
偕妻子去美国旅行讲演。最后一次见父亲于纽约。阅读历史和哲学，为写作《幻景》作准备。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出版。

1921 年

麦克尔·叶芝出生。《四舞剧》、《晚近诗集》出版。12 月：英－爱条约签订。内战爆发。

1922 年

爱尔兰自由邦宪法使内战加剧。第一任总统阿瑟·格瑞菲斯逝世。2 月：购置都柏林梅里昂广场 82 号。巴利里塔堡前桥梁被共和军炸毁。父亲在纽约逝世。自传第二部《帷幕的颤动》出版。9 月：应邀出任自由邦参议员。接受都柏林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23 年

《丽达与天鹅》写成。11 月：获诺贝尔文学奖。写作《瑞典的厚赠》。德·维列拉下令共和军停火。自由邦加入国联。

1924 年

组诗《内战期间的沉思》发表。《随笔集》出版。阅读历史和哲学。患高血压。偕妻子游西西里、卡波里和罗马。

1925 年

访问米兰。在瑞士讲学。在参议院发表关于离婚问题的演说。《幻景》初版。

1926 年

自传第四部《疏远》出版。写成《航往拜占廷》和《在学童中间》。为艾贝剧院改编《俄底浦斯王》。艾贝剧院演出欧凯西的《犁与星》风波。6 月：出任新爱尔兰货币委员会主席。

1927 年

完成《俄底浦斯在科洛努斯》。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患肺充血。健康状况恶化。7 月：爱尔兰司法部长凯文·欧

希金斯遇刺。

1928 年

2 月：移居意大利拉巴罗。参议员任期既满，由于健康原因，拒绝连任。7 月：诗集《塔堡》出版。写作组诗《或许可谱曲的歌词》。

1929 年

夏：在巴利里塔堡最后一次逗留。冬：修改毕《幻景》。写成《拜占廷》。《旋梯》出版。12 月：染上马耳他热病于拉巴罗。

193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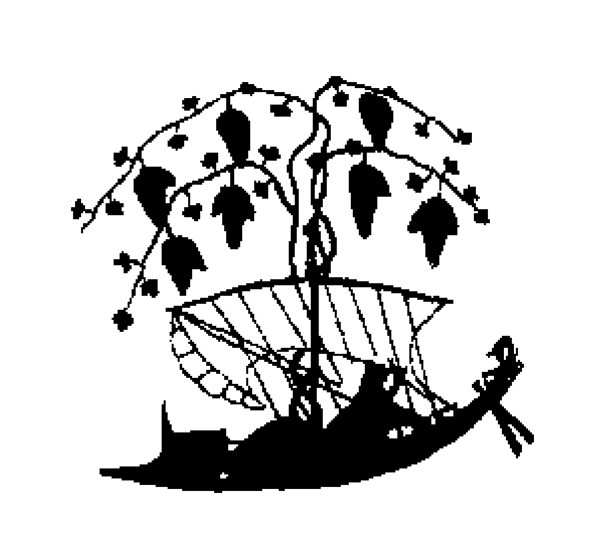
春：在热那亚休养。11 月：《窗玻璃上的字》写成并上演。

1931 年

获牛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最后一次与格雷戈里夫人在库勒庄园度夏。在 BBC 贝尔法斯特台做广播讲演。

1932 年

5 月：格雷戈里夫人逝世。创建爱尔兰文学院。10 月：最后一次旅美讲演，为文学院筹集资金。《或许可谱曲的歌



词》出版。

1933 年

获剑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写成诗剧《大钟楼之王》。《旋梯及其他》、《诗汇集》出版。对欧达菲的蓝衫运动发生兴趣。

1934 年

接受回春手术。6 月：在拉巴罗。初遇多萝茜·韦尔斯利夫人。《轮与蝴蝶》、《剧作汇集》出版。

1935 年

乔治·拉塞尔(AE)逝世。肺出血复发。编辑《牛津现代诗选》。剧与诗集《三月里的满月》、自传第三部《出场人物》出版。70 诞辰庆祝宴会。11 月：同师利·普罗希大师去马约卡岛过冬，协助他翻译《奥义书》。

1936 年

哮喘。6 月：在都柏林拉斯凡汉“河谷”别墅。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作关于现代诗歌的广播讲演。编辑《牛津现代诗选》。共和军被宣布为非法。

1937 年

当选为文艺协会会员。四次在 BBC 播讲。《幻景》修订本出版。《散文 1931—1936》出版。德·维列拉的新宪法通过。

1938 年

《鹭鸶蛋》出版。移居法国南部。随笔与诗集《在锅炉上》写成。1 月:《新诗》出版。8 月:出席艾贝剧院《炼狱》首演并讲话(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奥丽维娅·莎士比亚逝世。毛德·冈来访。完成诗剧《库胡林之死》。写作最后一首诗《黑塔》。

193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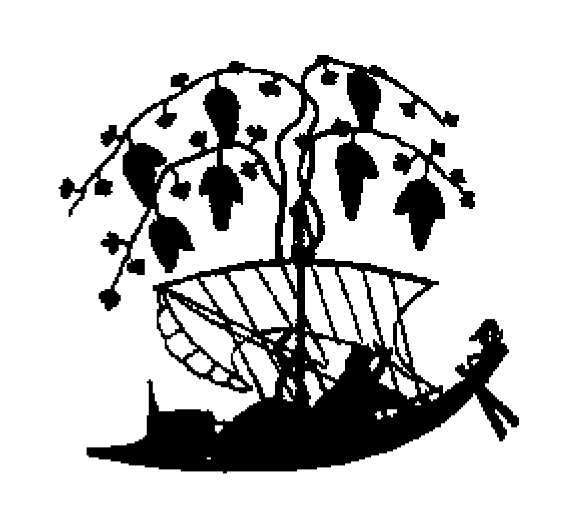
骤病。1 月 26 日逝世于法国开普马丁。28 日葬于罗克布吕呐。6 月:《最后的诗和两个剧本》出版。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 年

库勒庄园被夷平。

1948 年

遗体由爱尔兰海军巡洋舰运回爱尔兰,受到隆重礼遇,



遵照《布尔本山下》一诗所嘱，葬于斯来沟竺姆克利夫墓园。
新的联合政府组成，宣布爱尔兰退出英联邦，成为共和国。

# 傅浩著叶芝研究专著、论文和小品目录

《叶芝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叶芝》,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欧洲文学史·叶芝》(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 年 8 月版。

《叶芝的影响及其后的爱尔兰诗歌》,载《外国文学动态》2001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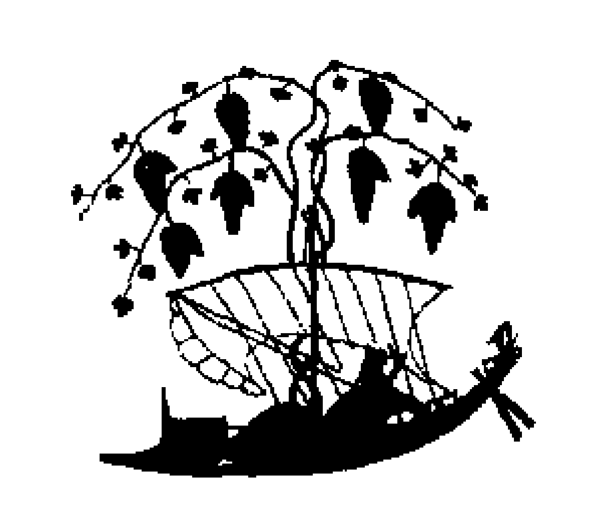
《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文学创作的关系》,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 2 期。

《叶芝的象征主义》,载《国外文学》1999 年第 3 期。

《叶芝的戏剧实验》,载《外国文学》1999 年第 3 期

《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载《外国文学评论》1996 年第 3 期。

《永恒的爱尔兰诗魂》,载《文艺报》1995 年 5 月 6 日第 6 版。



《20 世纪欧美文学史·叶芝》(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身在尘嚣心向净土——叶芝诗＜因尼斯弗里岛＞赏析》,载《名作欣赏》1994 年第 6 期。

《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叶芝》,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 年。

《早期叶芝:梦想仙境的人》,载《国外文学》,1991 年第 3 期。

《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叶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当你年老时＞:五种读法》,即出。

# 修订后记

触目惊心，汗颜无地，一则以忧，一则以喜，这是重新校读旧译，发现不少误译时的真切感觉。旧译有机会重版，得以修订一番，到底是一桩幸事。子曰："闻过则喜"；"有过，勿惮改"。这次改过，只能说在意义、内容上尽量减少了误差，可谓庶几无过矣，但在韵律形式上仍有许多力不从心之处。

叶芝风格典雅，喜用古奥和含义模糊抽象的词语。译文的风格当然反映译者写作的措辞习惯，但我在风格上也有意识地向原文平行靠近。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所译叶芝与所译其他诗人，例如阿米亥的作品，在风格上是有所不同的。叶芝的句法复杂，但又与韵律体式巧妙地重合一致；译文首先要把逻辑关系理顺，然后依据汉语的韵律重新安排分行和押韵，的确很难讨巧。

有论者说：翻译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决定于译者的能力大小。诚哉斯言。这能力应该是综合的，不仅包括两种



语言的知识和训练，还包括各方面的素养和翻译实践经验。还要有自我批判的能力；能够自行发现和改正错误，就说明自己的综合能力提高了，用叶芝的话讲，起码是智慧“随年岁长进”了。此外，还有翻译方针的作用。译者是以忠实于原文为第一原则呢，还是不顾原文，而以译文的华美，甚至超越原文为目的呢？方针指向不同，结果就可能不同。故我在实在无法照顾韵律的时候，决不轻易以辞害义，只好暂时依义译出而已。

努力后仍达不到要求，只能怪自己功力不济，除了态度不够认真，偶有疏忽之外，再无别的借口。

拙译于 1994 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初版，题为《叶芝抒情诗全集》；1996 年重印过一次；2000 年由台湾书林出版公司出版英汉对照的繁体字选本《叶芝诗选》，内容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但经过一次选择和修润。此次全面修订，保留了“全集”的全部内容（除略去英文目录之外），对照原文逐首诗做了修改，原译序有所改动，增补了不少注释。限于学力和时间，目前质量只能及此，倘再有机会，当再做改进。

傅　浩

2002.2.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芝诗集　　下
作者＝傅浩译
页数＝９０９
ＳＳ号＝１２２４５６６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６３６９３６６
出版日期＝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